印光集

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





黄夏年 主编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

印　光　集

黄夏年　主编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印光集/印光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
（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黄夏年主编）
ISBN 7—5004—1833—7

I．印… II．①印… ②黄… III．①印光-僧侣-文集②净土宗-僧侣-研究-文集 IV．B946．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20696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7．25 插页：2
字数：158 千字　印数：1—5 000 册
定价：10．00 元

缘 起

几年前在国内的一次宗教学会议上，几位代表与笔者谈到了中国近现代佛教。交谈中除了提及那些至今仍时时为人们所引述的大家，也还说到了好些当年名噪一时而今已鲜为人知的大德。所有这些人的著述，说起来都是研究中国近现代佛教以至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和文化所不可不读的。他们的意见和观点，大都是几十年前的了，有的已逾半个多世纪，但那怕是今天读来，往往也还有新意，这也许便是人们常说的文化心理的继承性，说得更明白些，从前的人和今天的人所关心的问题，总是有共同之处的。这些人中，有的是僧人，当然是学问僧人，也有的是俗世中的学者，但成就斐然。今天要找到他们在几十年前发表和流传的文字，已经不是很容易的事了。这就萌发了我们搜集并编印《中国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的意愿。今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黄夏年君又在编辑部谈及此事。黄君是《世界宗教研究》的编辑，对于国内佛教学研究动态和佛教史料颇为留意，也有素养。一经取得共识，我们便分头动手做起来。

经过近一年的紧张努力，终于结集完成了这部能够反映近现代佛学研究最高水平的丛书。可以这么说，本丛书中各集子的主人都是在中国近百年来的佛教史或佛学研究史上卓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的文字和思想肯定是会具有长久的意义的。

我们的这套书——《中国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中的作者和论文，大致反映出三个特点。这恰好也正是中国近现代佛教的主要特点之一。

首先，是它们反映出中国近现代佛教学研究已经具有了以往不曾有的科学倾向。佛教自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已有近二千年的历史，其辉煌时代当然是在隋唐时期。宋元以降，说真的，佛法已经呈现式微之相了。到了明清时代，由于封建专制主义臻于烂熟，早就不得不匍匐在王座下的佛教更是失去了真精神。据说清世宗曾经发愿要以十年专治国家，再以后十年专弘佛教。世宗在位十三年，无论如何，当时或是后来时代的佛教“气运”都没有好起来。明代不管怎么说还有四大高僧，入清则似乎“法眼灭矣”。每况愈下的佛教，到了清末，除了忏诵法事、坐香念佛，而义学几绝。只是进入民国以后，佛教才有了几分转机。当时很有一些硕学名家提倡鼓吹佛教三学并且身体力行，为世树立模范。其结果，义学也因之产生了灿然可观的成果。

但此时的佛教义学，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依经作注，由注而释，而是有新的时代精神渗透其间的佛学或佛教学。尤其“五四”运动之后，从事佛学研究的人虽说仍有僧人，但更有成绩的又多是俗世中的学者。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界经过了近世西方人文科学精神的洗礼，有意无意地接过了以实验科学为根柢的研究方法。学者们研究佛教，不能不说是出自一个新的观察角度，又借鉴了外来的研究工具。本文集所辑入的胡适、陈寅恪、汤用彤等人的作品便代表了这样的科学的学术倾向。这一倾向，同样也在著名学问僧人印顺法师等文字中的鲜明表现出来。

其次，从我们这套文集的内容看，又展示出近现代佛教

的另一特点：对佛教作出较大贡献的是在家的俗信徒，称为居士的一批知识分子。象杨仁山、欧阳竟无等等，他们搜求海内外佛教典籍刊行印发；他们建立了佛学教育机构，培养僧俗佛教人材；他们矻矻终年，为维系“一代圣教”作他们力所能及的贡献。他们的那个时代兵燹不绝，民不聊生，他们为自己的事业历尽艰辛而无怨无悔。在他们的身上体现出来的正是玄奘等古德为法捐躯的精神，这种人格力量被鲁迅先生称为“中国的脊梁”。

第三，我们的这套集子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现代佛教的又一特点——它具有强烈的入世性或政治性。这是中国近世社会所遭遇的特殊历史环境所赋予的。看看谭嗣同，可以理解为什么佛教可以在近代社会中，在热切期望中国强盛起来的仁人志士那里成为思想武器。梁启超为谭嗣同《仁学》一书所作的序，便部分地揭示出这中间的因果关系。再看杨度，以往的“筹安会君子”之一，他在拥戴“洪宪皇帝”的活动失败以后，退出政界，虔心研究佛学达十年，但最终他成了中共地下党员。在中国特殊的近现代历史环境中考察这一现象，我们也许会对佛教有新的认识？从佛教僧人方面来看呢，太虚法师一生的活动就更有强烈的政治意味了。太虚决不只是一个博学的佛教义学僧人，他对社会的关注和影响，他的奔走呼吁，使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佛教透出了前所未有气息。我们若读他的文章，就能体会到不得不然的感觉。这是历史的必然，抑或也透出因缘的宿力？当然，这一时期佛教中也有更为传统的人物，比如终生致力于弘扬净土一宗的印光法师。

我们选编本丛书各文集的标准只有两个：一是学术性。所选文章应该是优秀的佛学或者关于佛教的研究著述。二是史

料性。所选文章应该反映佛教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某一特征，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戚戚相关。由此而附带声明一句，所有文章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遣词造句、发言主张当然有其所处时代的风格。除有的文集主人所发的议论与现实严重相悖而不能不删节外，我们一般均作原文照录的处理。愿读者识之。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印光法师与佛学

印光法师（1861—1940），陕西郃阳（今合阳）人。俗姓赵，名绍伊。法名圣量，别号常惭僧。自幼聪慧，随其兄习儒家经典，后改信佛教。清光绪七年（1881）于终南山南五台莲花洞寺落发，以道纯和尚为师。因在湖北莲花寺读得《龙舒净土文》，领知念佛法门，从此身系净土一宗。并于兴安双溪寺受具足戒。光绪十二年（1886）至北京怀柔红螺山资福寺专修净土。同年8月入堂念佛，取号继庐行者，以继承东晋庐山东林寺慧远创导的净土遗风而发愿。后移居北京龙泉寺、圆广寺等居住。适时应浙江普陀山法雨寺住持化闻法师之请，于光绪十九年（1893）至法雨寺安居，并在寺内阅读大藏经，学业大长。往来于江苏、浙江、上海各地讲经说法，弘扬净土。1919年以后，印光法师致力于在上海、南京等地推行念佛法门。他与各地的居士一道，成立莲社，放生念佛道场，创办佛教净土社，推广佛教慈善事业，兴办印经活动，使净土宗风幡扬江苏、浙江、上海一带，皈依者众，海内外在家弟子十万余人。1930年他移居苏州报国寺。1937年后，避居苏州灵岩山寺，专事念佛，不再参与任何应酬活动。79岁圆寂于灵岩山。被尊为净土宗第十三祖。

印光法师早年学习儒典，出家后又广阅佛书，因此他内外兼通，各宗俱习，一生写下不少文章，登载于各佛教刊物

上。这些文章及书信大部分被收在《印光法师文钞》正、续二编内。此外，他还修辑了普陀山、清凉山、峨眉山、九华山四大名山的山志，对四大名山的研究，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法师是一名净土宗僧人，他对佛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净土宗教义方面。他主张佛儒融合，严厉批评辟佛的思想。视佛教以孝为本，以孔孟人伦道德和念佛教人，认为佛教包括了世间、出世间的一切诸法，父言慈、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妇和顺，主仁仆忠就体现了佛和人尽人道之分的精神。在教内，他会通禅、净二宗，但将其思想的落脚点定位在净土宗上，认为“是以（禅）宗之悟解为目，（净土、法相、华严等）教之修持为足。非目则无由见道，非足则不能到家。”净土法门是教宗，上、中、下三根普被，利、钝二根全收，念佛一声可登不退，佛力蕴厚。“是心作是心是佛，直指人心者（案指禅宗），当逊其奇特。”他的这个“（净土）教高于禅”的思想在当时的确比较特别。因为当时中国佛教界通常流行的是“行在弥陀，教在法相”或“教宗般若，行在弥陀”的说法，所以它反映了印光法师的宗派立场和他的判教观，这也是他的佛学思想最重要的地方。

印光法师著述广泛，但有很多是宣传净土教教义的文章，不属于本书的收录范围。本书着重收录了法师对净土宗的认识和体会，以及法师在与别人通信时的法语，还采撷了一些经序和碑文，力图能表现法师的思想和文采。

编　者

目　录

印光法师开示

念佛一事，最要在了生死。既为了生死，则生死之苦，自生厌心；西方之乐，自生欣心。如此则信、愿二法，当念圆具。再加以志诚恳切，如子忆母而念，则佛力、法力、自心信愿功德力，三法圆彰，犹如杲日当空，纵有浓霜层冰，不久即化。

人之处世，一一须按当人本分，不可于分外妄生计虑。所谓君子思不出其位，又曰君子素其位而行。须知了生死，愚夫愚妇则易，以其心无异见故也。若通宗通教，能通身放下，做愚夫愚妇工夫，则亦易；否则通宗通教之高人，反不若愚夫愚妇之能带业往生。净土法门，以往生为主，随缘随分，专精其志，佛决不欺人，否则求升反坠，乃自误耳，非佛咎也！

人身难得，中国难生，佛法难闻，生死难了。我等幸得人身，生中国，闻佛法，所不幸者，自愧业深障重，无力断惑，速出三界，了生脱死耳。然又幸得闻我如来彻底悲心所说之大权巧、异方便，令博地凡夫带业往生之净土法门，实莫大之幸也。若非无量劫来深植善根，何能闻此不思议法，顿生真信，发愿求生乎？

念佛一法，重在信愿；信愿真切，虽未能心中清净，亦得往生。何以故？以志心念佛为能感，故致弥陀即能应耳。如江海中水，未能了无动相，但无狂风巨浪，则中天明月，即

得了了影现矣。感应道交如母子相忆。彼专重自力，不仗佛力者，由不知此义故也。

念佛虽贵心念，亦不可废口诵；以身、口、意三，互相资助。若心能忆念，身不礼敬，口不持诵，亦难得益。世之举物者，尚须以声相助，况欲摄心以证三昧者乎？所以《大集经》云："大念见大佛，小念见小佛"。古德谓大声念，则所见之佛身大；小声念，则所见之佛身小耳。而具缚凡夫心多昏散，若不假身、口礼诵之力，则欲得一心，末由也已。

贪、瞋、痴心人人皆有，若知彼是病，则其势便难炽盛。譬如贼入人家，家中主人若认做家中人，则全家珍宝皆被彼偷窃净尽；若知是贼，不许彼在自家中停留一刻，必须令其远去净尽，庶财宝不失，而主人安泰矣。古德云："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贪、瞋、痴一起，立即觉了，则立即消灭矣。若以贪、瞋、痴为自家正主，则如认贼为子，其家财宝必致消散矣。

念佛之人必须事事常存忠恕，心心提防恶慾。知过必改，见义勇为，方与佛合。如是之人，决定往生；若不如是，则与佛相反，决难感通。

凡人改过迁善，并修净业，惟贵真诚，最忌虚假；不可外扬行善修行之名，内存不忠不恕之心。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如此，方可希圣希贤，学佛学祖；为名教之功臣，作如来之真子，固不在穷达缁素上论也。

学道之人，居心立行必须质直中正，不可有丝毫偏私委曲之相。倘稍有偏曲，则如称之定盘不准，称诸物而轻重咸差；如镜之体质不净，照诸像而妍媸莫辨。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展转淆讹，莫之能止。故《楞严经》云："十方如来，同一道故，出离生死，皆以直心。"心言直故。如是乃至终始

地位，中间永无诸委曲相。《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故知世、出世间圣人，皆以质直中正本也。

为人子者，父母之德固宜表彰。其表彰之法，注重躬行，必须克己复礼、闲邪存诚、知过必改、见义勇为、明因识果、戒杀放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生信发愿、持佛名号、自行化他，同生净土。能如是者，人纵不知其父母之德，而以景仰其人之德，并景仰其父母祖宗之德；以为潜修已久，故有如是之令嗣。否则纵父母祖宗有懿德，人所共知，因其人不肖，必疑其父母祖宗虽有懿德，或复兼有隐恶。否则懿德之门，何为出此不肖之子孙耶？是以知立身行道，即为表彰父母祖宗之德。为人子者，宜如何主敬慎独，躬行实践，以期无忝所生也！

世有贤母，方有贤人。古昔圣母从事胎教，盖钧陶于禀质之初，而必期其习与性成也。世以太太称女人者，盖以太姜、太任、太姒三圣女，各能相夫教子，以开八百年之王业者，用称其人焉。余常谓治国平天下之权，女人家操得一大半。又常谓教女为齐家治国之本者，盖指克尽妇道、相夫教子而言也。无如今之女流，多皆不守本分，妄欲揽政权，做大事，不知从家庭培植，正所谓聚万国九州之铁，也铸不成此一个大错。以故世道人心愈趋愈下，天灾人祸频频见告。虽属众生同分恶业所感，实由家庭失教所致。以故有天姿者，习为狂妄，狎于顽愚。使各得贤母以钧陶之，则人人皆可为善士，穷则独善，达则兼善，夫何至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弊窦百出，民不聊生乎哉？

戒杀诚说

有诸善信提倡放生，护惜物命，冀挽杀劫。其不谅者乃致诘曰："鳏寡孤独，贫穷患难，所在皆有，何不周济？而乃汲汲于不相关涉之异类？其缓急轻重，不亦倒置乎哉！"答曰："子未知如来教人戒杀放生之所以也。夫人物虽异，佛性原同。彼以恶业沦于异类，我以善业幸得人身。若不加悯恤，恣情食啖，一旦我福或尽，彼罪或毕，难免从头偿还，充彼口腹。须知刀兵大劫，皆宿世之杀业所感。若无杀业，纵身遇贼寇，当起善心，不加诛戮。又况瘟疫水火诸灾横事，戒杀放生者绝少遭逢。是知护生原属护自，戒杀可免天杀、神鬼杀、盗贼杀、未来怨怨相报杀。鳏寡孤独，贫穷患难，亦当随分随力以行周济，岂戒杀放生之人绝不作此项功德乎？鳏寡等虽深可矜悯，尚未至于死地；物则不行救赎，立见登鼎俎以充口腹矣。"

又曰："物类无尽，能放几何？"答曰："须知放生一事，实为发起同人普护物命之最胜善心。企其体贴放之之意，中心恻然，不忍食啖。既不食啖，则捕者便息，庶水、陆、空行一切物类，自在飞走游泳于自所行境，则成不放之普放，非所谓以天下而为池乎！纵不能人各如是，而一人不忍食肉，则无量水陆生命，得免杀戮；况不止一人乎？又为现在、未来一切同人断鳏寡孤独、贫穷患难之因，作长寿无病、富贵安

乐、父子团圆、夫妻偕老之缘。正所以预行周济，令未来生生世世永不遭鳏寡等苦，长享受寿富等乐，非所谓罄域中而蒙福乎？何可漠然置之？子审思之！戒杀放生毕竟是汲汲为人，抑止汲为物，而缓急轻重倒置乎？”

天地之大德曰生，如来之大道曰慈。人物虽异，心性是同。举凡三乘六凡，如来视之皆如一子。何以故？以其皆具佛性，皆堪成佛故。三乘且置。六凡：天、人、阿修罗、畜生、鬼、地狱，虽则高下悬殊，苦乐迥异，总皆未断惑业，未出生死，天福若尽，即便下降；狱罪若灭，仍复上升，犹如车轮，互为高下。

我今幸得人身，理宜委曲设法，护惜物命，体天地好生之德，全吾心恻隐之仁。良以诸物与我同生于天地之间，同受天地之化育，而且同知贪生、同知畏死。仁人于枯骨，尚且掩而埋之；于草木，尚且方长不折；况肯为悦我口腹，令水陆诸物受刀砧烹煮之苦哉？须知此等诸物，从无始来亦曾高居尊位、威权赫奕；不知借威权以培德，反致仗威权以造业，竟使恶业丛集，堕于异类。口不能言，心无智虑，身无技术，以罹此难。虽弱肉强食，于事则得，而怨恨所结，能无生生世世图报此怨之念乎？人纵不念诸物被杀之苦，独不惧怨业深结，常被彼杀乎？又惧残害天物，天将夺我福寿乎？人惟欲眷属团聚，寿命延长，身心安乐，诸缘如意；正应发大悲心，行放生业，使天地鬼神悉皆愍我爱物之诚，则向之所欲，当可即得。若仗我有钱财，我有智力，设种种法，掩取诸物，以取悦我口腹；不计彼之痛苦。尚得谓与天地并立为三之人矣乎？然我与彼等同在生死，从无始来，彼固各各为我之父母兄弟、妻妾子女，我亦各各皆为彼之父母兄弟、妻妾子女。彼固各各或于人中，或于异类，皆被我杀；我亦各

各或于人中，或于异类，皆被彼所杀。为亲为怨，相生相杀，静言思之，愧不欲生。急急改图尚悔其迟，况肯蹈常袭故，仍执迷情，以为天生异类，原为供人食料乎？

宗教不宜混滥论

（因讲经者每喜谈宗而发）

如来说经，诸祖造论。宗、教二门，原是一法，从无可分，亦无可合。随机得益，随益立名。上根一闻，顿了自心；圆修道品，即名为宗（此约后世说，当初但只圆顿教耳）。中下闻之，进修道品，渐悟真理，即名为教。及至像季，法流此土，人根聪利，多得闻持，率以记诵讲说为事。衲僧本分，向上一著，实悟亲证者少，说食数宝者多。以故达磨大师特地而来，阐直指人心之法，令人亲见本来面目。后世名之曰宗。既见本来面目，然后看经修行，方知一大藏教，皆是自己家里话，六度万行，皆是自己家里事。是以宗之悟解为目，教之修持为足。非目则无由见道，非足则不能到家。是宗教之相需而不相悖，相合而不相离也。至于南岳天台，其究竟指归大略皆同。故《传灯》、《指月》二录，皆列二师于应化圣贤科中。而《高僧传》不列于义解，而列于习禅，是古之具眼知识，以宗教为一贯矣！

及至曹溪以后，禅道大行，不立文字之文字广播寰区。解路日开，悟门将塞。故南岳青原诸祖，皆用机语接人；使佛祖现成语言无从酬其所问，非真了当，莫测其说。以此勘验则金鍮立辨，玉石永分，无从假充，用闲法道。此机锋转语之所由来也。自后此法日盛，知识举扬，唯恐落人窠臼，致成

故套，疑误学者，坏乱宗风，故其机用愈峻，转变无方，令人无从摸索。故有呵佛骂祖，斥轻教，拨净土者（如此作用，南岳思大师两句道尽，曰："超群出众太虚玄，指物传心人不会。"认做实法，则罪同五逆矣）。以此语言，剿人情见，塞人解路。根熟者直下知归，彻悟向上；机生者真参力究，必至大彻大悟而后已。良以知识众多，人根尚利，教理明白，生死心切，纵未能直下了悟，必不肯生下劣心，认为实法故也。

今人多是少读儒书，不明世理；未穷教乘，不解佛法；才一发心，便入宗门。在知识只为支持门庭，亦学古人举扬，不论法道利害；在学者不下真实疑情，个个认为实法。或有于今人举处，古人录中，以己意卜度出一番道理；总不出按文释义之外，便自谓彻悟向上，参学事毕，即处知识位，开导后学，守一门庭，恐人谓非通家。因兹禅讲并宏，欲称宗说兼通。谈宗则古德指归向上之语，竟作释义训文之言；讲教则如来修因克果之道，反成表法喻义之说。以教研宗，以宗破教；盲引盲众，相牵入火。致使后辈不闻古人芳规，徒效其轻佛陵祖、排因拨果而已。古人语言，绝未晓了；衲僧本分，何曾梦见？今将宗教语言意致，略为分别；用冀唯得其益，不受其病也。

何谓宗？何谓教？演说之，宗教皆教；契悟之，宗教皆宗。教固有宗，宗亦有教。教家之宗，即实相妙理三德秘藏，乃宗家之衲僧本分向上一著也（此对宗说，故以体为宗。若就教论，即名为体。教中之宗，乃是入体之门，不堪与宗之向上一著对论）。教家之教，即经论所说文字语言及法门行相，无不皆诠妙理，皆归秘藏。亦犹宗家之机锋转语种种作用也。但教则未悟亦令解了；宗则未悟不知所谓为异耳。宗家之教，即机锋转语，扬拳竖拂，或语或默，种种作用，皆悉就彼来

机，指归向上，是转语等，乃标向上，真月之指；非转语等，即是向上真月。倘能依指观月，则真月直下亲见。所见真月，方是宗家之宗。今人以机锋转语为宗，不求契悟，唯学会透，是认指为月，不复知有真月矣！惜哉！

又教则天根普被，利钝全收。犹如圣帝明诏，万国钦崇，智愚贤否，皆令晓了，皆须遵行。有一不遵者，则处以极刑；佛教有一不遵者，则堕于恶道。宗则独晓。以此之故，方能全军灭贼，天下太平。军令一泄，三军倾覆。祖印一泄，五宗丧亡。未悟以前，只许参究话头，不准翻阅禅书，诚恐错会祖意，则以迷为悟，以假乱真，即名为泄，其害甚大。大悟之后，必须广阅祖录，决择见地，则差别智开，药忌明了。尚须历缘锻炼，必使行解相应，方可出世为人，宏阐宗风。今人不教人力参，而为人讲演；使其开解路，起卜度，以己见会祖意，依稀仿佛，想个义理。全体是错，便谓就是。直饶不错，只是泥龙画饼，岂能致雨充饥。所以宗须真参，方有实益也。未开眼者，闻其讲说，喜出望外，其有具眼者，必痛彻骨髓矣。如此宏宗，徒有大损，毫无实益。何异以军令往告敌兵，相邀共战，其不自殄灭者鲜矣！由是假充悟道者，不胜其多；坏乱佛法者，实繁有徒矣！

又教则以文显义，诊义修观，观成证理，令人由解了而入，故天台以三止三观，传佛心印也。宗则离文显意，得意明心，明心起行，令人由参究而得，故禅宗以直指人心，传佛心印也。又经教所说因果修证凡圣生佛，事理行相历历分明，若能修因，自然证果，超凡入圣，即众生而成佛道矣。既得此事，则不涉因果修证凡圣生佛之理，岂待外求？宗门所说总归本分，不涉因果修证凡圣生佛（此理即也）。若得此意（此名字及观行初心也），定然依此不涉因果修证凡圣生佛之

理，而起修因证果，超凡入圣，即众生而成佛道之事矣（此观行至究竟也）。所以古德大悟后，有三次、七次阅大藏经者；（汾州无业，三终大藏，育王知微，大慧杲门人，禁足于上塔院十余年，七终大藏，见《育王山志》）。有以坐看为不恭，跪读行披立诵者（栖贤湜三终大藏皆如此）；有毕生日持一部《法华》者（永明寿，首山念）；有看经唯恐打差（差音叉，去声、异也），贴帖子于方丈门首，曰看经时不许问话者（仰山寂）；有持观音圣号者（明教嵩，日诵十万观音，世、出世间经书，不读而知；又华林觉常念观音，遂感二虎常相依附）；有持准提神咒者（金华俱胝和尚）；有日课百八佛事者（永明寿，一部《法华》亦在百八之数）；有对立像不敢坐，对坐像不敢卧者（大通本。又凡食物以鱼截名者，即不食）；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者（百丈海）；至于念佛求生西方，则多不胜数也。良以百丈乃马祖传道嫡子，其开示有云："修行以念佛为稳当。"又所立清规，凡祈祷病僧，化送亡僧，皆归净土。故五宗诸师，多事密修也。多久历年所，躬行苦行（如沩山作典座，雪峰作饭头之类）。无非欲圆满六度，自利利他；类皆重法如宝，轻身似尘，绝不似今人之轻慢古今，亵黩经论也。

是知宗为前锋，教为后劲。其所办是一事，其所说是一法；但以语言施设，门庭建立不同。门外汉不知其同而不可合，异而不可离之所以。妄用己见，强作主宰；不是互谤，便是混滥。互谤之过，愚或能知；混滥之愆，智犹难晓。盖以归元无二，方便多门。宗家方便，出于格外，所有语言，似乎扫荡。未得意者，不体离言之旨，唯噇出酒之糟。在宗则开一解路，不肯力参；在教则妄学圆融，破坏事相。唯大达之士，双得其益，否则醍醐、甘露贮于毒器，遂成砒霜、鸩

毒矣！教虽总明，万法唯心，然须就事论事，事理因果毫无混滥，原始要终，不出唯心。宗家的实商量亦复如是。若举扬向上，虽指尽世间法法头头为问；答时总归本分，绝不就事论事。所谓问在答处，答在问处，纵有似乎就事说者，意则在彼而不在此，若认作就事者，即白云万里矣！的实商量者，禅书不录。所录者皆属本分话；若欲知者，必须广阅群书。否则看《万善同归集》，及《净土十要》中禅匠著述，亦可见其梗概矣！

克论佛法大体，不出真、俗二谛。真谛则一法不立，所谓实际理地，不受一尘也；俗谛则无法不备，所谓佛事门中，不舍一法也。教则真俗并阐，而多就俗说；宗则即俗说真，而扫除俗相。须知真、俗同体，并非二物。譬如大圆宝镜，虚明洞彻，了无一物，然虽了无一物，又复胡来则胡现，汉来则汉现，森罗万象俱来则俱现。虽复群相俱现，仍然了无一物，虽复了无一物，不妨群相俱现。宗则就彼群相俱现处，专说了无一物。教则就彼了无一物处，详谈群相俱现。是宗则于事修而明理，不弃事修；教则于理性而论事修，还归理性。正所谓称性起修，全修在性；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事理两得，宗教不二矣。教虽中下犹能得益，非上上利根不能大通，以涉博故；宗虽中下难以措心，而上根便能大彻，以守约故。教则世法、佛法，事理性相，悉皆通达，又须大开圆解（即宗门大彻大悟也），方可作人天导师；宗则参破一个话头，亲见本来，便能阐直指宗风。佛法大兴之日，及佛法大通之人，宜依宗参究，喻如僧繇画龙，一点睛则即时飞去。佛法衰弱之时，及夙根陋劣之士，宜依教修持。喻如拙工作器，废绳墨则终无所成。教多显谈，宗多密说。宗之显者，如达磨云："净智妙圆，体自空寂。"马祖云："即心即佛。"百丈云："灵

光独耀，迥脱根尘。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念，即如如佛。”此则与《法华》、《楞严》诸大乘经，毫无异致。

总之，六祖前多显，六祖后多密。愚人不知宗教语言同异之致，每见宗师垂问，教家不能加答，遂高推禅宗，藐视教典。佛经视作故纸，祖语重愈纶音（纶音即圣旨）。今之欲报佛恩利有情者，在宗则专阐宗风，尚须教印；在教则力修观行，无滥宗言。良以心通妙谛，遇缘即宗；柏树子、干屎橛、鸦鸣鹊噪、水流花放、欬唾掉臂、讥笑怒骂、法法头头，咸皆是宗，岂如来金口所说圆顿妙法，反不足以为宗耶？何须借人家扛子，撑自己门庭？自家楩楠豫章，何故弃而不用？须知法无胜劣，唯一道而常然；根有生熟，虽一法而益别。

然则教外别传之说非欤？曰：言教外别传者，令人于指外见月也。又宗家提持，超越常格之外，名为教外别传。然此四字埋没多少豪杰，今为道破。对教说，则曰教外别传；机锋转语等，亦是教。对宗说，则曰机锋转语外别传。庶不至孤负佛祖，徒造口业矣！若真佛教不能传佛心印，则已得别传之迦叶、阿难、马鸣、龙树，当另宏别传之法，何用结集三藏，注经造论为哉？宗须教印者，如木须从绳则正也。予尝劝一狂僧念佛；彼言：“衲僧鼻孔，三世诸佛尚摸不著，用念佛作么？”予曰：“若真摸著三世诸佛摸不著的鼻孔，尚须步步随著三世诸佛脚后跟转。倘不随三世诸佛脚后跟转，则摸著者非衲僧鼻孔，乃阿鼻地狱铁床铜柱上火孔也。”达磨云：“二百年后，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说理者多，通理者少。”智者示登五品，南岳示证铁轮，故知今人于宗、教二门，开眼尚难，何况实证！其有慈悲愿深，生死心切者，宜随远公、智者、永明、莲池，专致力于念佛求生净土一门也。

书至此，有傍不甘者呵曰："佛法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妙性圆明，离诸名相。安用汝许多啰嗦，分疆立界为！"予应之曰："妙性虽离名相，名相岂碍妙性？虚空法界虽无疆界，疆界岂碍虚空法界？吾欲舍东往西，必须定南辨北。庶几方向不迷，措足有地。又恐己见错谬，欲请正于达人，是跛夫之路程，非轮王之舆版（舆版即地舆图）。若夫通方开士，过量大人，世法全是佛法，业道无非佛道。祖意教理，佛经禅录，本自融通，有何混滥？尽吾之智，不能测其境界；竭吾之力，不能窥其藩篱。吾之鄙论，姑就吾之鄙机言耳！子何以迦楼罗王之飞腾，用责于蠓螟蚊蚋，而令其齐驱也哉？"

佛教以孝为本论

孝之为道，其大无外；经天纬地，范圣型贤。先王修之成至德，如来乘之以证觉道。故儒之《孝经》云：“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佛之《戒经》云：“孝顺父母、师、僧三宝，孝顺至道之法。孝名为戒，亦名制止，是世、出世间，莫不以孝为本也。”奈何世俗凡情，只知行孝之显迹，不知尽孝之极致。每见出家释子，辄随己臆见肆其谤讟，谓为不孝父母，与荡子逆徒无异。不知世法重孝，出世间法亦无不重孝。

盖世之所谓孝者，有迹可循者也；释氏之所谓孝者，略于迹而专致力于本也。有迹可循者，显而易见；专致力于本者，晦而难明。何以言之？儒者服劳奉养以安其亲，孝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其亲，大孝也。推极而论，举凡五常百行，无非孝道发挥。故《礼》之祭义云：“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故曰：“孝悌之道，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也。”论孝至此，可谓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然其为孝，皆显乎耳目之间，人所易见。惟我释子，以成道利生为最上报恩之事，且不仅报答多生之父母，并当报答无量劫来四生六道中一切父母。不仅于父母生前而当孝敬，且当度脱父母之灵识，使其永出苦轮，常住正觉。故曰释氏之孝，晦而难明者也。

虽然，儒之孝以奉养父母为先者也；若释氏辞亲出家，岂竟不顾父母之养乎？夫佛制，出家必禀父母。若有兄弟子侄可托，乃得禀请于亲，亲允方可出家，否则不许剃落。其有出家之后，兄弟或故，亲无倚托，亦得减其衣钵之资，以奉二亲。所以长芦有养母之芳踪（宋长芦宗赜禅师，襄阳人，少孤，母陈氏鞠养于舅家。及长，博通世典，二十九岁出家，深明宗要。后住长芦寺，迎母于方丈东室；劝令念佛求生净土。历七年，其母念佛而逝。事见《净土圣贤录》），道丕有葬父之异迹（道丕，唐宗室。长安人，生始周岁，父殁王事，七岁出家。年十九，世乱谷贵，负母入华山，自辟谷，乞食奉母。次年往霍山战场，收聚白骨，虔诵经咒，祈得父骨。数日父骨从骨聚中跃出，直诣丕前，乃掩余骨，负其父骨而归葬焉。事见宋《高僧传》）。故经云："供养父母功德，与供养一生补处菩萨功德等。"亲在，则善巧劝谕，令其持斋念佛求生西方；亲殁，则以己读诵修持功德，常时至诚为亲回向。令其永出五浊，长辞六趣，忍证无生，地登不退，尽来际以度脱众生，令自他以共成觉道。如是乃为不与世共之大孝也。

推极而论，举凡六度万行，无非孝道扩充。故《梵网戒经》一一皆言应生慈悲心，孝顺心。又云："若佛子以慈悲心行放生业，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是杀我父母。"因兹凡所修持，皆悉普为法界众生而回向之，则其虑尽未来际，其孝遍诸有情。若以世孝互相校量，则在迹不无欠缺，约本大有余裕矣！惜乎不见此理者，不谓之为妄诞，便谓之为渺茫，岂知竖穷三际，横遍十方，佛眼圆见，若视诸掌也。

挽回劫运护国救民
正本清源论

道德仁义，乃吾人本具之性德。因果报应，实天地化育之大权。人生天地之间，藐尔七尺之躯，其与广大高厚莫测之天地并立为三，称为三才者，以其能仰体天地之德，皆可以为尧舜，皆可以作佛，以参赞其化育故也。故圣人于《易》乾、坤二卦之象，一以自强不息法天，一以厚德载物法地教人。夫自强不息，则闲邪存诚，克己复礼；非到明明德，止至善，人欲净尽，天理流行，以复其本具之性德不可也。厚德载物，则仁民爱物，推己及人；当必本忠恕，行慈悲，胞与为怀，物我同观，非尽其参赞之天职弗止也。然此非专指居位行政者言，即匹夫匹妇亦皆能行。以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圣贤之学，修身而已。能修身者，必能孝悌，必能格除物欲，扩充良知，以独善其身矣！而其效必能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况得位行政，岂有不能兼善天下之理乎？

天下不治，匹夫有责。使人人各秉诚心，各尽孝悌，各行慈善，矜孤恤寡，救难怜贫，戒杀放生，吃素念佛，则人以善感，天以福应，自然雨顺风调，民康物阜，决不至常降水旱、瘟蝗、风吹、地震等灾害，而时和年丰，人乐其业。加以慈和仁让，相习成风，纵有一二愚顽，亦当化为良善。如矜梁上之君子，一方永绝窃贼；赒匿室之偷儿，此后遂成善

士。古人仁慈为政，真诚爱民，尚能感化异类；如虎不入境，鱼徙他方等瑞徵，载诸史册，不一而足。果能各以慈善相感，断不至常有土匪刀兵，蹂躏劫掠等祸。

然人之气禀，万有不齐；天机深者，自能恪遵道义，以尽为人之分；其有宿习浓厚，障蔽性德，以至心之所念，口之所言，身之所行，每与道义相悖。然由闻其福善祸淫之理，及见其善恶报应之事，未有不战兢惕厉，以自修省，冀其获福而免祸者。是知天地以福善祸淫为摄持人民悉遵道德仁义之大权。圣人本天地之心以行教化，以故惠吉逆凶，五福六极，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之说，屡见于经。其所以感发人之善心，惩创人之逸志者，至深切矣。然则因果报应之吉凶祸福，乃道德仁义依违真伪之实验也。既知其实验，则欲为善而益加奋勉，必底于成；欲为不善而遂生恐惧，有所不敢矣。如是则提倡因果报应，乃仰承天地圣人之心，以成全世人道德仁义之性德也。若以因果报应为渺茫无稽，不但违背天地圣人之心，自己神识永堕恶趣；且使上智者不能奋志时敏，聿修厥德，下愚者无所忌惮，敢于作恶，以臻天地圣人化育之权抑而不彰，吾人即心本具之理隐而弗现，其为祸也，可胜言哉？但以世间圣人，语言简略；又且只说现在，及与子孙。至于生之以前，死之以后，与从无始以来，随罪福因缘轮回六道，皆未发明，以故识见浅者，虽日读圣人因果报应之言，犹然不信因果报应。如来大教，显示吾人心性之妙，与夫三世因果之微，举凡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与夫断惑证真了生脱死之法，无不备具。是故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主仁仆忠，各尽己分，则与世间圣人所说，了无有异；而复一一各示前因后果，则非世间圣人所能及。尽义尽

分之语，只能教于上智，不能制其下愚。若知因果报应，则善恶祸福，明若观火，共谁不欲趋吉而避凶，免祸而获福乎？

又不知因果，多有外彰善相，实则暗存恶心以行恶事，意谓人既不知，有何妨碍？不知吾人之心，与天地鬼神，及诸佛菩萨之心息息相通。我心随起一念，彼则无不了知。故曰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周安士曰："人人知因果，大治之道也。人人不知因果，大乱之道也。"甚矣！佛恩之浃于民生也！人特不深思，故弗知耳。上古之世，人情淳朴，胜过叔季之浇漓，奚啻数倍。文王之泽，及乎枯骨，不数百年，杀人殉葬之风遍于天下。列国诸侯之死，杀所爱之臣妾，动至数十百人，不惟不生怜愍，而复反以为荣，各相效尤。以秦穆公之贤，尚杀百七十七人以殉葬。子车三子，乃国之良臣，亦复不为国民计而免，况其他无道之暴君哉？国君如是，大夫与士，亦各随其力而为之。虽孔孟老庄齐出，亦莫能止。及佛教东来，阐明因果报应，令人戒杀放生，断荤吃素，即虫蚁蚤虱尚令护惜，勿行杀害，何况于人？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知贪生怕死，皆是过去父母眷属，皆是未来诸佛世尊。固宜愍念怜恤，何敢妄行杀害，以充口腹乎？慈风一扇，胜残去杀，勿论诸侯大夫士不敢杀人殉葬，即南面称朕者，亦不敢行此恶法。即有一二暴虐者行之，亦断不敢以多为荣也。使无佛法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之说，则后世之人，能尽其天年而死者，盖亦鲜矣！此系浅近之法，而其效尚能如是，况论心性极赜之理，与断惑证真之道乎哉！

而如来随顺众生，循循善诱。初以五戒十善之人天乘接引劣机，以作超凡入圣，了脱生死之前方便。若根机稍深，则为说四谛、十二因缘，令其断见思惑，证声闻、缘觉之二乘果。若是大乘根性，则令其发大菩提心，遍修六度万行；上

求佛道，下化众生，兴无缘慈，起同体悲，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以及六度万行。度脱一切众生，令入无余涅槃，不见能度之我，与所度之人及众生，并所证之无余涅槃之寿者相。由其四相不著，三轮体空，故令尘沙无明，因之消灭。随其功行，以次证夫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之菩萨果，及全彰自性，彻悟唯心，福慧圆满，智断究竟之佛果耳。

又以末世众生，根机陋劣，匪仗如来洪誓愿力，决难现生即出生死。由是以大慈悲，特开一仗佛慈力了生脱死之净土法门。但具真信切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其所行一丝一毫之世善，并六度万行种种功德，悉以回向往生。此则以己信愿，感佛慈悲，感应道交，必蒙摄受；待至临终，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既往生已，则远离众苦，但受诸乐，亲炙弥陀，参随海众。其证无生而成觉道，如操左券而取故物，校彼仗自力以了生死者，其难易固天渊悬殊也。又仗自力者，百千万人，难得一二即生了脱，以其必须定慧具足，惑业净尽，方可如愿。倘惑业尚有丝毫未尽，则生死轮回决难出离。仗佛力则信愿真切，万不漏一。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上根则速证法身，下根则带业往生。如来度生之怀，唯净土法门，方能究竟舒畅耳。由有如上种种利益，故古今来圣君贤相，杰士伟人，莫不自行化他，护持流通。以其能阴翼郅治，显淑民情，消祸乱于未萌，证本具之佛性也。

近来世道人心，日趋日下，各怀我见，互相竞争，以致刀兵连绵，无时静谧。而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一班顽民，尽作土匪，肆行劫掠，毒害生民。人以恶感，天以灾应，水旱疾疫，风吹地震，种种惨灾，频频见告，国运危岌，民不聊生。欲行拯救，苦无其力，唯有恳求当权诸公，及一切

同胞，悉本忠恕之心，以行慈悲之道，视一切人民皆如同胞，互相扶持，勿行残害。思前因与后果，必修德而行仁，利人者实为利己，此生他世，福报无穷；害他者甚于害自，现在未来，苦报无尽。与其呈势于一时，以致神识受苦于永劫，何如修德于毕世，以期身心受乐于多生乎？然在凡夫地，未断惑业，纵生人天，终非究竟安隐之处；倘能随分随力，持佛名号，求生西方，以期尽此报身、高登极乐，方为最上脱苦之道。而堂堂丈夫，忍令本具佛性，常被惑业所缚，以受生死苦荼乎？

张季鸾君特刊《中华新报》，每日专辟一栏，提倡佛学。举凡如来应化，法道流通，信毁罪福，修持利益，与夫戒杀放生，吃素念佛之言 论事迹，随便登载。冀阅报诸君，同悟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之理。以行断恶修善，复本心源之事。余谓此实护国救民正本清源之道。因将吾人天职，天地化育，圣贤心法，佛教纲要，与夫乱之所始，治之所由，撮略言之，以贡当世具眼高人。所愧文字拙朴，不能畅发蕴奥，然其意义，固非妄谈杜撰，有可取焉。又人生世间，所资以成德达才，建功立业，以及一才一艺养活身家者，皆由文字主持之力而得成就。字为世间至宝，能使凡者圣，愚者智，贫贱者富贵，疾病者康宁。圣贤道脉，得之于千古；身家经营，遗之于子孙；莫不仗字之力。使世无字，则一切事理皆不成立，而人与禽兽无异矣！既有如是功力，固宜珍重爱惜。窃见今人任意亵污，是直以至宝等粪土耳，能不现生折福折寿，来生无知无识乎哉？又不但有形之字不可亵污遗弃；而无形之字，更不可亵污遗弃。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若不措之躬行，则成亡八字矣！八字既亡，则生为衣冠禽兽，死堕三途恶道矣。可不哀哉！

净土决疑论

药无贵贱，愈病则良。法无优劣，契机则妙。在昔之时，人根殊胜，知识如林，随修一法则皆可证道。即今之世，人根陋劣，知识希少；若舍净土，则莫由解脱。余自愧多生多劫少种善根，福薄慧浅，障重业深。年当志学，不逢善友，未闻圣贤传薪之道，争服韩、欧辟佛之毒，学问未成，业力先现。从兹病困数年，不能事事。谛思天地鬼神如此昭著，古今圣贤如此众多。况佛法自无权力以胁人服从，必赖圣君贤相护持，方能流通天下耳。倘其法果如韩、欧所言，悖叛圣道，为害中国，岂但古今圣君贤相不能相容于世，而天地鬼神将亦诛灭无遗也久矣！又何待韩、欧等托空言而辟之也耶？《中庸》谓君子之道，夫妇之愚，可以与知与能。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不能焉。韩、欧虽贤，其去圣人远甚，况圣人所不知不能者乎？佛法殆非凡情世智所能测度之法也。遂顿革先心，出家为僧。自量己力，非仗如来宏誓愿力，决难即生定出生死。从兹唯佛是念，唯净土是求。纵多年以来滥厕讲席，历参禅匠，不过欲发明净土第一义谛，以作上品往生资粮而已。所恨色力衰弱，行难勇猛，而信愿坚固，非但世间禅讲诸师不能稍移其操，即诸佛现身令修余法，亦不肯舍此取彼，违背初心。奈宿业所障，终未能得一心不乱，以亲证夫念佛三昧。惭愧何如！

一日，有一上座久参禅宗，兼通教理，眼空四海，誓证一乘。效善财以遍参知识，至螺山以叩关余舍。时余适以《弥陀要解》文深理奥，不便童蒙。欲搜辑台教，逐条著钞，俾初学之士易于进步。非敢效古德之宏阐道妙，聊以作后进之入胜因缘。喜彼之来，即赠《要解》一本，且告以著钞之意。上座因谓余曰："《要解》一书，吾昔曾一视之。见其词曰：'《华严》奥藏，《法华》秘髓，一切诸佛之心要，菩萨万行之司南，皆不出于此矣。'若此者不胜枚举。直是抑遏宗教，过赞净土，谤正法轮，疑误众生。不意蕅益大师，以千古希有之学识，不即直指人心，宏扬止观，反著斯解，以为愚夫愚妇之护身符，俾举世缁素，守一法以弃万行，取蹄涔以舍巨海，同入迷途，永背觉路。断灭佛种，罪过弥天矣！欲报佛恩者，当即毁灭令尽，又何堪钞，以助其流通耶？"愤心厉气，若对雠仇。余俟其气平，徐谓之曰："汝以蕅益此解为罪过薮者，但知其末流，而不知其本源。是逐块之痴犬，非择乳之鹅王也。须知其过，实不在于蕅益此解，在于释迦、弥陀及十方诸佛，与净土三经、及《华严》、《法华》诸大乘经，文殊、普贤、马鸣、龙树、智者、善导、清凉、永明等诸大菩萨祖师也。汝若能为大法王，正治其罪，庶汝之所言，举世奉行矣！否则即是山野愚民，妄称皇帝，自制法律，背叛王章，不旋踵而灭门诛族矣！汝作是说，谤佛、谤法、谤僧，当即生陷阿鼻地狱，永劫受苦，了无出期。恃宿世之微福，造穷劫之苦报，三世诸佛名为可怜悯者，即汝是也。"

彼瞿然曰："师言罪在释迦、弥陀等者，何反常之若是也？请详陈其故，若其理果胜，敢不依从？"

余曰："如来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所谓大事因缘者，欲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直下成佛而已，岂有他哉？

无奈众生根有大小、迷有浅深，不能直下畅佛本怀。因兹随机设教，对病发药。为实施权，开权显实；于一乘法，作种种说。或有善根成熟者，令其速登觉岸；其有恶业深厚者，令其渐出尘劳。曲垂接引，循循善诱。虽天地父母，不能喻其少分矣！又以一切法门皆仗自力。纵令宿根深厚，彻悟自心，倘见、思二惑稍有未尽，则生死轮回依旧莫出。况既受胎阴、触境生著，由觉至觉者少，从迷入迷者多。上根犹然如是，中下又何待言？断见惑如断四十里流，况思惑乎？了生脱死，岂易言哉？以是不能普被三根，畅佛本怀。唯念佛求生净土一法，专仗弥陀宏誓愿力，无论善根之熟与未熟，恶业之若轻若重，但肯生信发愿，持佛名号，临命终时定蒙弥陀垂慈接引，往生净土。俾善根熟者，顿圆佛果；即恶业重者，亦预圣流；乃三世诸佛度生之要道，上圣下凡共修之妙法。由是诸大乘经咸启斯要，历代祖师莫不遵行。汝以禅教自负，而妄谓宏净土者为谤正法轮，断灭佛种。足徵汝乃魔附其身，丧心病狂，认迷为觉，指正为邪之地狱种子耳！

“夫释迦、弥陀于往劫中发大誓愿度脱众生，一则示生秽土，以秽以苦折伏而发遣，一则安居净土，以净以乐摄受而钧陶。汝只知愚夫愚妇亦能念佛，遂至藐视净土，何不观《华严·入法界品》，善财于证齐诸佛之后，普贤菩萨乃教以发十大愿王，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圆满佛果，且以此普劝华藏海众乎？夫华藏海众，无一凡夫二乘，乃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同破无明，同证法性，悉能乘本愿轮，于无佛世界现身作佛。又华藏海中，净土无量，而必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者，可知往生极乐乃出苦之玄门，成佛之捷径也。以故自古迄今，所有禅、教、律丛林，无不朝暮持佛名号，求生西方也。汝历参丛林，何日日修习，而反生毁谤之若是也？

儒书所谓习矣不察，日用不知者，莫汝为甚也！夫《华严》为诸经之王，王于三藏。《华严》不信，即一阐提，纵不生陷阿鼻，报终定堕无间。吾欲离苦而求生净土，汝欲得苦而毁谤《华严》。汝守汝志，吾行吾道。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道不同不相为谋。汝去，吾不语汝！”

彼曰：“道贵宏通，疑须剖决，师何见拒之甚也？尝闻毗卢遮那遍一切处，其佛所住名常寂光。则但证法身，当处即是寂光净土，又何必以生灭心，舍东取西，然后为得也？”

余曰：“谈何容易！寂光净土虽则当处即是，然非智断究竟，圆证毗卢法身者，不能彻底亲得受用。圆教住、行、向、地、等觉、四十一位，尚是分证。汝若圆证毗卢法身，则不妨说当处便是寂光。其或未然，则是说食数宝，不免饥寒而死也。”

彼曰：“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宗门常谈，不应有错。”

余曰：“宗门所说，专指理性，非论事修。所以然者，欲人先识不涉因果，修证凡圣生佛之理，然后依此理以起修因证果，超凡入圣，即众生而成佛道之事。汝何事理儱侗，知见颠倒之若是也？又汝以舍东取西为生灭者，不知执东废西乃断灭也。夫未证妙觉，谁离取舍？三祇鍊行，百劫修因，上求下化，断惑证真，何一非取舍之事乎？须知如来欲令一切众生速证法身，及与寂光，所以特劝持佛名号求生西方也！”

问：“枣柏李长者《华严合论》，谓西方净土乃为一分取相凡夫，未信法空实理，以专忆念。其心分净，得生净土，是权非实，何以华藏海众，同愿往生？枣柏现生证圣，神通智慧不可思议，定是华严会上菩萨示现，所有言说当无错谬。”

答：“枣柏虽菩萨示现，以经未全来，不能预断，故作此说。按枣柏造《论》，在唐玄宗开元年间，《论》成之后随即

入灭。历五十余年，至德宗贞元十一年，南天竺乌荼国王方进《普贤行愿品》四十卷之梵文。至十四年，始译毕流通。其前之三十九卷，即八十《华严》之《入法界品》，而文义加详。彼第八十，善财承普贤威神之力，所证与普贤等，与诸佛等。普贤乃为说偈，称赞如来胜妙功德。以文来未尽，故未结而终。及《行愿品》来，第四十卷，普贤乃以十大愿王劝进善财及与华藏海众，令其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说毕，如来赞叹，大众奉行，文方圆备。故古德以此一卷续于八十卷后流通。欲后世学者咸得受持全经云耳。古德谓念佛求生净土一法，唯佛与佛乃能究尽，登地菩萨不能知其少分者，即此是也。则一切上根利器，净土总摄无遗矣。《大集经》云：'末法亿亿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依念佛得度生死。'则一切人天六道、具缚凡夫，净土亦总摄无遗矣。汝信枣柏而不信《行愿品》、《大集经》；是遵县令一时权宜之告示，而违皇帝万古不易之敕旨，何不知尊卑轻重之若是也？”

问：“彼既海众示现，何待经来方知？”

答：“宏扬佛法大非易事，须有证据方能取信。《华严》一经迥越群典，无从引类，以自裁度。”

问：“《涅槃》全经未至，生公何以预倡阐提皆有佛性？将谓枣柏不及生公？”

答：“阐提原是众生，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阐提何得独无？有智识者皆可预断。往生圆满佛果，诸经绝未宣说，谁敢自出心裁，竖此奇义？二者事理绝不相侔，不可引以为证。至于二公所证，则非吾辈博地凡夫可知，何敢戏论！须知菩萨宏法，或顺或逆，种种方便不可思议，得非枣柏示以不知，以敦后世之信向耶？”

问：“禅宗诸师多拨净土，此又何说？”

答："禅宗诸师唯传佛心，所有言说皆归向上。汝参禅有年，尚不知此，则汝之所解，皆破坏禅宗之恶知见也！"

问："博地凡夫岂敢自任？诸祖诚言断可依凭。六祖谓：'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赵州云：'佛之一字，吾不喜闻。'又云：'老僧念佛一声，漱口三日。'禅宗诸师多有此等言句，则又何说？"

答："六祖直指向上，令人识取自心。汝当作训文释义，辨论修持法门。所谓认驴鞍桥作阿爷下颔，几许误哉！汝须知西方之人，见思净尽，进破尘沙及与无明，只有进修，绝无造罪之事。谓彼求生何国者，若在此间，未断见思，仗佛慈力，还业往生之人，则生凡圣同居净土。一生彼土，则见、思二惑彻底消灭。喻如洪炉片雪，未至而化，德人睹面，鄙念全消。若是见思净尽，则生方便有余净土；分破无明，则生实报无障碍净土；无明净尽，福慧圆满，则生常寂光净土。在此土现证者如是，在彼土进修者亦然。汝何过虑彼无生处而自障障人，不肯求生？闻噎废食，自丧性命，则天下痴人莫汝若也。汝但知赵州'佛之一字，吾不喜闻。'何不领取下文？僧问和尚：'还为人也无？'州云：'佛！佛乎？'但欲依'念佛一声，漱口三日，'何不依僧问和尚：'受大王如是供养，以何报答？'州云：'念佛乎？'又何不依僧问十方诸佛：'还有师也无？'州云：'有。'问：'如何是诸佛师？'州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乎！'汝谓禅宗诸师多有此等言句，不知禅家酬机之言名为机锋，名为转语，问在答处，答在问处。不知返照回光，叩己而参；一向但嚧酒糟，逐土块，有甚了期？

"吾出家三十余年，漱口佛不喜闻之言，则众口同宣，至于以佛佛为人，以念佛报恩，以阿弥陀佛为十方诸佛师，绝未闻一人说一句者。夫言出一口，既以彼为实为可依，则此

亦是实是可依。何受损者即依，得益者即违？一依一违，自相矛盾。夫赵州所言，总归本分；佛不喜闻与念佛等，皆属转语。若能直下识得自心，方知赵州道越常情，语出格外。当孜孜念佛，唯日不足矣！倘不能亲见赵州，则宁可以念佛为修持，不可依拨佛为把柄。依念佛，则即生便出轮回，将来定成佛道；依拨佛，则谤佛、谤法、谤僧，现生则罪业山积，福慧冰消；全终则永堕阿鼻，长劫受苦。其利害得失，奚啻天渊！

“总之，今人率皆福薄慧浅，业重障深。于得益者，皆若罔闻；于受损者，全身顶戴（得益受损，且约未悟错会说，非古德所说之法有益有损也）。诸师酬机之言，悉皆如是，不劳备释。

“汝谓诸祖诚言断可依凭，何不依百丈云：‘修行以念佛为稳当’乎？又何不依百丈立祈祷病僧，化送亡僧之规，皆悉回向往生净土乎？将谓百丈唯令死者往生，不令生者求生乎？又何不依西天第十四祖龙树菩萨，如来预记往生，龙宫诵出《华严》，广造诸论，偏赞西方；如《毗婆沙论》，称为易行疾至之道乎？又何不依第十二祖马鸣菩萨，于《起信论》末后示最胜方便，令人念佛求生西方，常侍弥陀，永不退转乎？又何不依二祖阿难，初祖迦叶，结集三藏，与净土诸经乎？倘净土不足为法，有害于世，彼何不知好歹，贻后世以罪薮乎？又诸大乘经皆赞净土，而小乘经则无一字言及，将谓诸大乘经不足为法乎？又佛说《弥陀经》时，六方恒河沙数诸佛悉皆出广长舌，劝信此经，将谓六方诸佛亦贻人以罪薮乎？如谓六祖、赵州等不可不信，则龙树、马鸣、阿难、迦叶、释迦、弥陀、六方诸佛、诸大乘佛，更为不可不信！若谓诸佛、诸祖、诸经皆不足信，又何有于六祖、赵州为哉？见

近而不见远，知小而不知大，如乡民慕县令之势力，而不知皇帝之威德；小儿见铜钱而即拾，遇摩尼宝珠而不顾也。汝还知永明四料简所示禅、净有无、利害得失乎？夫永明乃弥陀化身，岂肯贻人罪薮，谤正法轮，疑误众生，断灭佛种乎？”

彼曰：“永明料简，语涉支离，不足为法。何以言之？彼谓：‘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现世为人师，来生作佛祖。’若如所说，则今之禅者，类多皆看念佛的是谁！又有住念佛堂，长年念佛者；彼皆现世能为人师，来生即成佛祖乎？又云：‘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若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今之愚夫愚妇，专念佛名者，处处皆有，未见几人临命终时，现诸瑞相，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也。故知永明料简为不足法。”

余曰：“汝何囫囵吞枣，不尝滋味之若是也？夫永明料简乃大藏之纲宗，修持之龟鉴。先须认准如何是禅？如何是净？如何是有？如何是无？然后逐文分剖，则知字字皆如天造地设，无一字不恰当，无一字能更移。吾数十年来，见禅讲诸师所说，皆与汝言，无少殊异。见地若是，宜其禅与净土日见衰残也。”

问：“何名禅净及与有无？请垂明诲。”

答：“禅者，即吾人本具之真如佛性；宗门所谓父母未生以前本来面目。宗门语不说破，令人参而自得，故其言如此。实即无能无所，即寂即照之离念灵知，纯真心体也。（离念灵知者，了无念虑，而洞悉前境也）净土者，即信愿持名，求生西方，非偏指唯心净土，自性弥陀也。有禅者，即参究力极，念寂情亡，彻见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明心见性也。有净土者，即真实发菩提心，生信发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也。禅与净土，唯约教约理，有禅有净土，乃约机约修，教理则恒然如是，佛不能增，凡不能减。机修须依教起行，行

极证理，使其实有诸己也。二者文虽相似，实大不同，须细参详，不可儱侗。倘参禅未悟，或悟而未彻，皆不得名为有禅。倘念佛偏执唯心而无信愿，或有信愿而不真切，悠悠泛泛，敷衍故事。或行虽精进，心恋尘境；或求来生生富贵家，享五欲乐；或求生天，受天福乐；或求来生，出家为僧，一闻千悟，得大总持，宏扬法道，普利众生者，皆不得名为有净土矣！”

问：“出家为僧，宏法利生，又有何过？而亦简除？”

答：“若是已断见思，已了生死，乘大愿轮，示生浊世，上宏下化，度脱众生者，则可。若或虽有智愿，未断见思；纵能不迷，于受生之初，亦复难保于毕生多世，以虽能宏法，未证无生，情钟尚在，遇境逢缘难免迷惑。倘一随境迷，则能速觉悟者，万无一二。从迷入迷，不能自拔，永劫沈沦者，实繁有徒矣。如来为此义故，令人往生净土，见佛闻法，证无生忍。然后乘佛慈力及己愿轮，回入娑婆度脱众生。则有进无退，有得无失矣。未断见思，住此宏法，他宗莫不如是，净宗断断不许也。世多谓参禅便为有禅，念佛便为有净土；非但不知禅净，兼亦不知文义，孤负永明古佛一番大慈悲心，截断后世行人一条出苦捷径。自误误人，害岂有极！所谓错认定盘星，毫厘有差，天地悬隔也。”

彼曰：“禅净有无，略知旨趣。四偈玄文请详训释。”

余曰：“‘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现世为人师，来生作佛祖’者，其人彻悟禅宗，明心见性；又复深入经藏，备知如来权实法门，而于诸法之中又复唯以信愿念佛一法，以为自利利他通途正行。《观经》上品上生，读诵大乘，解第一义者，即此是也。其人有大智慧，有大辩才，邪魔外道闻名丧胆，如虎之戴角，威猛无俦。有来学者，随机说法，应以

禅、净双修接者，则以禅净双修之；应以专修净土接者，则以专修净土接之。无论上、中、下根，无一不被其泽，岂非人天导师乎？至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往生上品，一弹指顷，华开见佛，证无生忍。最下即证圆教初住，亦有顿超诸位，至等觉者。圆教初住，即能现身百界作佛；何况此后位位倍胜，直至第四十一等觉位乎？故曰：'来生作佛祖'也。

"'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若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者，其人虽未明心见性，却复决志求生西方，以佛于往劫发大誓愿，摄受众生如母忆子，众生果能如子忆母，志诚念佛，则感应道交，即蒙摄受。力修定慧者，固得往生；即五逆、十恶，临终苦逼，发大惭愧，称念佛名；或至十声，或止一声，直下命终，亦皆蒙佛化身，接引往生。非'万修万人去'乎？然此虽念佛无几，以极其猛烈，故能获此巨益。不得以泛泛悠悠者校量其多少也。既生西方，见佛闻法，虽有迟速不同，然已高预圣流，永不退转，随其根性浅深，或渐或顿，证诸果位。既得证果，则开悟不待言矣！所谓'若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也。

"'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蹉路；阴境若现前，瞥尔随他去'者，其人虽彻悟禅宗，明心见性，而见思烦恼，不易断除。直须历缘锻炼，今其净尽无余，则分段生死方可出离。一毫未断者，姑勿论。即断至一毫未能净尽，六道轮回依旧难逃。生死海深，菩提路远，尚未归家，即便命终。大悟之人，十人之中九人如是。故曰：'十人九蹉路'。蹉者，蹉跎；即俗所谓担阁也。阴境者，中阴身境。即临命终时现生及历劫，善、恶业力所现之境。此境一现，眨眼之间，随其最猛烈之善、恶业力，便去受生于善、恶道中；一毫不能自作主宰。如人负债，强者先牵；心绪多端，重处偏堕。五祖戒再为东坡，

草堂清复作鲁公，此犹其上焉者。故曰：'阴境若现前，瞥尔随他去'也。阴，音义与荫同，盖覆也。谓由此业力盖覆真性，不能显现也。瞥，音撇，眨眼也。有以蹉为错，以阴境为五阴魔境者，总因不识禅及有字，故致有此胡说八道也。岂有大彻大悟者，十有九人，错走路头，即随五阴魔境而去，著魔发狂也。夫著魔发狂，乃不知教理，不明自心，盲修瞎炼之增上慢种耳。何不识好歹以加于大彻大悟之人乎？所关甚大，不可不辩。

"'无禅无净土，铁床并铜柱，万劫与千生，没个人依怙'者，有谓无禅无净，即埋头造业，不修善法者，大错大错！夫法门无量，唯禅与净最为当机。其人既未彻悟，又不求生。悠悠泛泛，修余法门，既不能定、慧均等，断惑证真；又无从仗佛慈力，带业往生。以毕生修持功德，感来生人天福报。现生既无正智，来生即随福转，躭著五欲，广造恶业。既造恶业，难逃恶报。一气不来即堕地狱，以洞然之铁床铜柱，久经长劫，寝卧抱持，以偿彼贪声色、杀生命等种种恶业。诸佛菩萨虽垂慈愍，恶业障故，不能得益。昔人谓修行之人，若无正信求生西方，泛修诸善名为第三世怨者，此之谓也 。盖以今生修行，来生享福；倚福作恶，即获堕落。乐暂得于来生，苦永贻于长劫，纵令地狱业消，又复转生鬼畜，欲复人身，难之难矣！所以佛以手拈土，问阿难曰：'我手土多，大地土多？'阿难对佛：'大地土多。'佛言：'得人身者，如手中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万劫与千生，没个人依怙'，犹局于偈语，而浅近言之也。夫一切法门，专仗自力；净土法门，专仗佛力。一切法门，惑业净尽，方了生死。净土法门，带业往生，即预圣流。永明大师恐世不知，故特料简以示将来。可谓迷津宝筏，险道导师。惜举世之颟顸读过，

不加研穷，其众生同分恶业之所感者欤！”

彼曰：“我昔何罪！早昧真诠。宿有何福，得闻出要？愿厕门墙，执侍巾瓶。”

余曰：“余有何德，敢当此说，但余之所言，皆宗诸佛祖。汝但仰信佛祖，宏扬净土，则无德不报，无罪不灭。昔天亲菩萨初谤大乘，后以宏大赎愆，汝能追彼芳踪，我愿舍身供养。”

上座乃礼佛发愿云：“我，某甲！从于今日，专修净业；唯祈临终往生上品，见佛闻法，顿证无生，然后不违安养，遍入十方，逆顺隐显，种种方便，宏通此法度脱众生，尽未来际无有间歇。虚空有尽，我愿无穷。愿释迦弥陀常住三宝，愍我愚诚，同垂摄受。”

余曰：“净土事者，是大因缘；净土理者，是秘密藏。汝能信受奉行，即是以佛庄严而自庄严。”

上座唯唯而退。因录其问答，以为不知此法者劝。

净土问答并序

大矣哉！净土法门之为教也！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直指人心者，当逊其奇特；十念一念，即登不退，历劫修证者，当仰其高风。普被上、中、下根，统摄律、教、禅宗。如时雨之润物，若大海之纳川。偏圆顿渐一切法，无不从此法界流。大小权实一切行，无不还归此法界。不断惑业，得预补处，即此一生，证大菩提。九界众生离此法，上不能圆成佛道；十方诸佛舍此法，下不能普利群生。是以华严海众，尽遵十大愿王；法华一称，悉证诸法实相。如斯大力用，诸佛共宣扬。若此极发挥，诸祖皆如是。诚可谓一代时教之极谭，一乘无上之大教也。不植德本，历劫难逢，幸得闻熏，勉力修习。恐彼无知狂徒，谓为浅近，故此依教赞述，令其奉行耳。

问：念佛法门，愚尚能修，律、教、禅宗，智犹难晓。何谓此法统彼诸法？

答：欲知此义，须深明佛力、自力大小优劣，则一切疑惑泮然冰释矣。夫佛与众生心性虽同，若论力用，天地悬殊。良由众生具足无量烦恼恶业，功德智慧不能显现；佛则具足无量功德智慧，烦恼恶业净尽无余。佛与众生，迷悟不同，致使力用，胜劣迥异。律、教、禅宗，皆仗自力了脱生死，所以久经长劫，尚难出离。念佛法门，全仗佛力又兼自力，了

脱生死，所以尽此一生，便登不退。

问：自力、佛力，其义云何？愿垂明诲。

答：律、教、禅宗，最初须深明教理，依教修行。修行功深，断惑证真，方出生死。若教理不明，则盲修瞎炼，若非得少为足，便是著魔发狂。纵使理明功深，亦颇断惑，倘有丝毫未尽，依旧不出苦轮。直待惑业净尽，方可出离生死，尚去佛地甚大悬远，更须历劫进修，始可圆满佛果。譬如庶民，生而聪慧，读书学文，多年辛苦，学问既成，登科入仕，由其有大才能，所以从小渐升，直至宰相，官居极品，再无可升。于群臣中，位居第一；若比太子，贵贱天渊，何况皇帝？毕世为臣，奉行君命，鞠躬尽瘁，辅治国家。然此相位大不容易，半生勤劳，通身能耐，到下场头不过如是。若学问才能稍不充足，则不能如是者有百千万亿也。此是自力。学问才能，譬深明教理，依教修行，位至宰相，譬修行功深，断惑证真；只可称臣，不敢作君（臣决定不敢作君，臣欲作君，除非托生皇宫为皇太子。余余法门，亦可成佛，但与净土校，奚啻日劫相倍。读者须善会其意，勿泥其词。然依《华严》末后一著，等觉菩萨，尚以十大愿王迴向往生，正与托质皇宫为皇太子意义相齐。净土法门，得《华严》一经，遂得如大海之横吞万川，如太虚之总摄万象耳。猗欤大哉），譬虽出生死，尚未成佛；学问不充，不能如是者甚众，譬惑未断尽，不出生死苦海者甚众也。念佛法门，纵不明教理，未断惑业，但能信愿持名，求生净土，临命终时，决定蒙佛亲垂接引，往生西方。既生西方，见佛闻法，悟无生忍，即此一生，定补佛位。此是佛力，又兼自力。谓信愿持名，是自力能感于佛；誓愿摄受，垂慈接引，是佛力能应于我。感应道交，故得如是。又若深明教理，断惑证真，则往生品位更高，圆成佛道

更速。所以文殊、普贤、华藏海众，马鸣、龙树诸宗祖师，皆愿往生也。譬如托生皇宫，一出母胎，贵压群臣，此是王力。迨其长大，学问才能，一一充足，便能承绍大统，平治天下，一切臣宰皆听诏谕，此则王力、自力兼而有之。念佛法门，亦复如是。未断惑业，仗佛慈力往生西方，便出生死，犹如太子初生贵压群臣。既往生已，惑业自断，定补佛位，犹如太子长大，承绍大统，平治天下也。又已断惑业，如马鸣、龙树诸宗祖师已登补处，如文殊、普贤、华藏海众皆愿往生者，犹如昔镇边鄙，不堪承绍，今居东宫，不久登极也。祈尽舍旧习，于此法门极生信愿，专精修习，则无尽烦恼不难顿断，无量法门自然证入。其圆成无上佛道，度脱无边众生，若操左券而取故物矣。尚勉之哉！尚勉之哉！

净土指要

净土法门，乃如来一代时教中之特别法门，三根普被，利钝全收。等觉菩萨不能超出其外；逆恶罪人亦可预入其中。不断惑业，得出轮回；即此一生，定登佛国。末世众生，根机陋劣，舍此法门，其何能淑？

凡修净业者，第一必须严持净戒，第二必须发菩提心，第三必须具真信愿。戒为诸法之基址，菩提心为修道士之主帅，信愿为往生之前导。净土法门，以信、愿、行三法为宗，非信何由发愿？非愿何由起行？非持名妙行，何由证所信而满所愿？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信、愿、行如鼎三足，缺一则蹶。若不注重信愿，唯期持至一心，纵令深得一心，亦难了生脱死。何以故？以烦惑未尽，不能仗自力了生死，信愿既无，不能仗佛力了生死。世有好高务胜者，每每侈谈自力，藐视佛力，不知从生至死，无一事不仗人力，而不以为耻，何独于了生死一大事，并佛力亦不愿受？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净宗行者所当切戒！

至于修持法则，常当如子忆母，行住坐卧，语默周旋，一句佛号，绵绵密密，任何事缘，不令间断，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能如是者，决定往生。又须心念仁恕，气象浑穆，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代人之劳，成人之美。常思己过，莫论人非。等觉菩萨，二六时中礼十方佛，忏除宿业，况

在凡地？常当惭愧，何敢自恃？若自恃者，纵有修持，皆属魔业。如是之人，切勿亲近，免致日久，与之俱化。直须守定宗旨，不随经教及善知识语言所转，舍此别修也。

此之法门，乃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行门，无不还归此法界。故得九界同归，十方共赞，千经俱阐，万论均宣。吾辈末学，何可立异，以取自误误人之罪愆乎？愿深思之！愿深思之！

示净土法门及对治瞋恚等义

如来出世，原为令诸众生断惑证真，了生脱死，直下成佛而已。但以众生根性不等，以故如来曲顺机宜，为说一切大小权实，偏圆顿渐等法。法虽种种不一，皆为成熟众生善根，令其究竟成佛耳。然断惑证真，了生脱死，岂易言哉！若非宿种今熟，及法身示现二种人，纵有修持，亦非即生，即一生二生所能顿了；根机钝者，则久经长劫，尚难了脱，以其唯仗自力故也。如来悯念众生自力了脱之难，于是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净土法门。但具真信切愿，持佛名号，虽五逆十恶，将堕阿鼻地狱之极重罪人尚得往生，况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善人乎？况受持三归，具足众戒之佛弟子乎？

净土法门，三根普被，正接上上根器，旁引中、下之流。愚人每每辟为浅近小乘，总因未阅大乘经论，未亲具眼通人，以己颠倒执著之心，测度如来原始要终之道，如盲睹日，如聋听雷，彼固不见不闻，宜其妄相评论也。须知信愿念佛一法，乃如来普度众生，彻底悲心之所宣说。唯观音、势至、文殊、普贤等菩萨能究竟担荷。彼见愚夫愚妇皆能念佛，便目之为浅近小乘，是何异见小星悬空而小天，小虫行陆而小地耶？若于此法能生信向，即是多劫深种善根；若能以深信愿持佛名号，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则即凡夫心成如来藏。如

染香人，身有香气；现在与佛气分相接，临终有不感应道交，蒙佛接引者乎？其摄心念佛，并随分修持随缘化导等法，及禅宗、净宗之所以然，佛力自力之大小难易，详示《印光文钞》中，祈息心详阅，则自知之，此不备书。

修行之要，在于对治烦恼习气；习气少一分，即工夫进一分。有修行愈力，习气愈发者，用只知依事相修持，不知反照回光，克服己心中之妄情所致也。当于平时预为提防，则遇境逢缘自可不发。倘平时识得我此身心全属幻妄，求一我之实体实性了不可得，既无有我，何有因境因人而生烦恼之事？此乃根本上最切要之解决方法也。如不能谛了我空，当依如来所示五停心观而为对治（五停心者，以此五法调停其心，令心安住，不随境转也）。所谓多贪众生不净观，多瞋众生慈悲观，多散众生数息观，愚痴众生因缘观，多障众生念佛观。

贪者，见境而心起爱乐之谓。欲界众生皆由淫欲而生，淫欲由爱而生。若能将自身他身，从外至内一一谛观，则但见垢汗涕唾、发毛爪齿、骨肉脓血、大小便利，臭同死尸，污如圊厕，谁于此物而生贪爱？贪爱既息，则心地清净，以清净心念佛名号，如甘受和，如白受采，以因地心，契果地觉，事半功倍，利益难思。

瞋者，见境而心起忿憎之谓。富贵之人每多瞋恚。以诸凡如意，需使有人，稍一违忤，即生瞋怒。轻则恶言横加，重则鞭杖直扑，唯取自己快意，不顾他人伤心。又瞋心一起，于人无益，于己有损。轻亦心意烦燥，重则肝目受伤。须令心中常有一团太和元气，则疾病消灭，福寿增崇矣。昔阿耆达王，一生奉佛，坚持五戒。临终因侍人持拂驱蝇，久之昏倦，致拂堕其面，心生瞋恨，随即命终，因此一念，遂受蟒身。以

宿福力，尚知其因，乃求沙门为说归戒，即脱蟒身，生于天上。是知瞋习，其害最大。《华严经》云："一念瞋心起，百万障门开。"古德云："瞋是心中火，能烧功德林。欲学菩提道，忍辱护瞋心。"如来令多瞋众生作慈悲观者，以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既是过去父母，则当念宿世生育恩德，愧莫能酬，岂以小不如意，便怀愤怒乎？既是未来诸佛，当必广度众生，倘我生死不了，尚望彼来度脱，岂但小不如意，不生瞋恚，即丧身失命？亦只生欢喜，不生瞋恨。所以菩萨舍头目髓脑时，皆于求者作善知识想，作恩人想，作成就我无上菩提道想；观《华严·十回向品》自知。又吾人一念心性与佛无二，只因迷背本心，坚执我见，则一切诸缘皆为对待，如射侯既立，则众矢咸集矣。倘能知我心原是佛心，佛心空无所有，犹如虚空，森罗万象，无不包括；亦如大海，百川众流，无不纳受。如天普盖，似地均擎，不以盖擎自为其德；我若因小拂逆便生瞋恚，岂非自小其量，自丧其德，虽具佛心理体，其起心动念全属凡情用事，认妄为真，将奴作主？如是思之，甚可惭愧。若于平时常作是想，则心量广大，无所不容，物我同观，不见彼此。逆来尚能顺受。况小不如意，便生瞋恚乎哉？

愚痴者，非谓全无知识也，乃指世人于善恶境缘，不知皆是宿业所招，现行所感，妄谓无有因果报应，及前生后世等。一切众生无有慧目，不是执断，便是执常。执断者，谓人受父母之气而生，未生之前本无有物，及其已死，则形既朽灭，魂亦飘散，有何前生及与后世？此方拘墟之儒多作此说。执常者，谓人常为人，畜常为畜，不知业由心造，形随心转。古有极毒之人，现身变蛇；极暴之人，现身变虎，当其业力猛厉，尚能变其形体，况死后生前，识随业牵之转变

乎？是以佛说十二因缘，乃贯三世而论，前因必感后果，后果必有前因，善恶之报，祸福之临，乃属自作自受，非自天降；天不过因其所为而主之耳。生死循环，无有穷极，欲复本心以了生死者，舍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不可得也。贪、瞋、痴三，为生死根本；信、愿、行三，为了生死妙法。欲舍彼三，须修此三，此三得力，彼三自灭矣。

数息一观，可不必用。以当念佛时，摄耳谛听，其摄心与数息相似，其力用与数息无殊也。念佛一观，但看《印光文钞》及《净土著述》自知。

问："若如所云，即丧身失命，亦只生欢喜，不生瞋恨。设有恶人欲来害己，将不与计校，任彼杀戮乎？"

答："凡修行人，有凡夫人，有已证法身之菩萨人，又有以维持世道为主者，有以唯了自心为主者。若唯了自心，及已证法身之菩萨，则如所云；以物我同观，生死一如故也。若凡夫人，又欲维持世道，则居心固当如菩萨深慈大悲，无所不容；处事犹须依世间常理，或行捍御而摄伏之，或以仁慈而感化之。事非一概，其心断断不可有毒恚而结怨恨耳。"

前文所示，乃令人设此假想，以消灭瞋恚习气。此观若熟，瞋习自灭，纵遇实能害身之境，亦能心地坦然，作大布施，仗此功德，即生净土，校彼互相杀戮、长劫偿报者，岂不天地悬隔耶？

持经利益随心论

大觉世尊所说一切大乘显密尊经，悉皆理本唯心，道符实相，历三世而不易，举十界以咸遵。归元复本，为诸佛之导师；拔苦与乐，作众生之慈父。若能竭诚尽敬，礼诵受持，则自他俱蒙胜益，幽显同沐恩光。犹如意珠，似无尽藏，取之不匮，用之无穷，随心现量，悉满所愿。《楞严》所谓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三昧得三昧，求长寿得长寿，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夫大涅槃者，究竟果德，若论如来本心，契经全力，实属乎此。但以众生志愿狭劣，与夫致诚未极，不能直契。故随彼行心，满彼所愿。倘宿根深厚之士，则顿明自性，彻证唯心，破烦惑而直趣菩提，圆福慧而速成觉道，获契经之全益，畅如来之本怀矣！譬如一雨普润，卉木同荣，大根则拂云以蔽日，小根则长寸而增分。道本唯一真如，益随心而胜劣。然善根苟种，佛果终成，纵不能即获巨益，亦必以因慈度脱。闻涂毒鼓，远近皆丧；食少金刚，决定不消，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者，其斯之谓欤。

竭诚方获实益论

谚云："下人不深，不得其真。"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夫世间大而经术文章，小而一才一艺。若欲妙义入神，传薪得髓，艺超侪伍，名传古今；而不专心致志，竭诚尽敬，其可得乎？故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得，鬼神其将通之。"非鬼神之与通，乃精诚之极也。

汉魏昭见郭林宗，以为经师易遇，人师难逢，因受业，供给洒扫。林宗尝有疾，命昭作粥。粥成进之，林宗大呵曰："为长者作粥，不加意敬事，使不可食。"昭更为粥复进，又呵之者三，昭容色不变。林宗曰："吾始见子之面，今而后知子之心矣。"宋杨时、游酢，师事伊川。一日请益时久，伊川忽瞑目假寐，二子侍立不敢去。良久，伊川忽觉曰："贤辈尚在此乎？归休矣！"乃退，门外雪深尺余矣。张九成，十四岁游郡庠，终日闭户，无事不越其限。比舍生隙穴视之，见其敛膝危坐，对诗书若对神明，乃相惊服而师尊之。此四子者，所学乃世间明德新民，修齐治平之法；其尊师重道尚如此之诚，故得学成德立，致生前没后，令人景仰之不已。至于弈秋之诲弈也，唯专心致志者胜；佝偻之承蜩也，以用志不分而得。由是观之，学无大小，皆当以诚敬为主。而况如来于往昔劫中，欲令众生同成觉道。以无缘种莫由得度，因兹普现色身，垂形六道；种种方便，随机利物。千门具启，一道

同归。善根未种、未熟、未脱者，令其即种、即熟、即脱；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云布慈门，波腾行海；六度齐修，四摄普益。其布施也，内外俱舍。所谓国城妻子，头目髓脑，身肉手足，欢喜施与。故《法华》云："观三千大千世界，乃至无有如芥子许，不是菩萨舍身命处。"夫如来为众生故，经历三大阿僧祇劫，广行六度，普结缘种，待其机熟时至，然后示成正觉，宏开法会，普应群机。上根一示实相，令其速登道岸；中、下则曲垂接引，令其渐次熏陶。显密权实，偏圆顿渐；随机而施，相宜而用。乘虽有三，道本无二。为实施权，权是实家之权。开权显实，实是权家之实。俯顺群机，循循善诱，必令机理双契，方得解行俱圆。学者虽则专主大乘，亦不可轻蔑弃舍小乘，以小乘原为进入大乘而设，乃如来之度生妙用，实下根之出苦宏猷。故《四十二章经》云："学佛道者，佛所言说皆应信顺。"譬如食蜜，中边皆甜，吾经亦尔。大海虽有浅深，水味原无二致；凡属佛经，固应一体尊重，如轮王命令，事虽种种不同，其为王敕则一也。而圆人受法，无法不圆。治世语言，资生业等，皆顺正法，况如来金口所说之生灭、无生、四谛、十二因缘等法乎哉？及如来一期事毕，示现灭度，迦叶、阿难等诸大弟子结集法藏，遍界流通。一千年后，教传此土。两土高僧，东西往还，译布佛经，不惜躯命。读法显，昙无竭，玄奘等传，其道路险阻，非常艰辛，不觉哽噎涕泣，莫之能已。经云："人身难得，佛法难闻。"若非宿有因缘，佛经名字尚不能闻。况得受持读诵，修因证果者乎？然如来所说，实依众生即心本具之理，于心性外，了无一法可得。但以众生在迷，不能了知；于真如实相之中，幻生妄想执著；由兹起贪、瞋、痴，造杀盗淫，迷智慧以成烦恼，即常住而为生灭，经尘点劫，莫之能反。幸

遇如来所说大乘显密诸经，方知衣珠固在，佛性仍存，即彼客作贱人，原是长者真子；人天六道，不是自己住处；实报寂光，乃为本有家乡。回思从无始来，未闻佛说，虽则具此心性，无端枉受轮回，真堪痛哭流涕，声震大千，心片片裂，肠寸寸断矣。此恩此德，过彼天地父母，奚啻百千万倍。纵粉身碎骨，曷能报答？唯有依教修行，自行化他，方可少舒春草仰晖，夏葵向日之微忱而已。然今之缁素，翻阅佛经毫无诚敬，种种亵慢难以枚举。而习行既久，彼此相安。其亵慢之迹，不忍备言。视如来之法言，同破坏之故纸。且勿谓不知旨趣者，了无所益，即深知实义者，亦只是口头三昧，面门辉光。如饥说食，如贫数宝，虽有研究之功，绝无实证之益。况亵慢之罪，奚啻弥天，而受苦之期，岂止穷劫？虽是善因，反招恶果，纵为将来得度之因，难免多劫备受其苦；用是心怀惨伤，敢陈刍荛，企依佛教以奉行，庶唯得益而无损。

《金刚经》云："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又云："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当知此处即为是塔，皆应恭敬作礼围绕，以诸华香而散其处。"何以令其如此？以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故。而诸大乘经处处教人恭敬经典，不一而足。良以诸大乘经乃诸佛之母，菩萨之师，三世如来之法身舍利，九界众生之出苦慈航。虽高证佛果，尚须敬法，类报本追远，不忘大恩。故《涅槃经》云："法是佛母，佛从法生。"三世如来，皆供养法；况博地凡夫通身业力，如重囚之久羁牢狱，莫由得出。何幸承宿世之善根，得睹佛经，如囚遇赦书，庆幸无极。固将依之以长揖三界，永出生死牢狱；亲证三身，直达涅槃家乡。无边利益，从闻经得，岂可任狂妄之知见，不存敬畏，同俗儒之读诵，辄行亵黩？既

读佛经，何不依佛经所说恭敬尊重？既亵佛法，岂能得佛法所有真实利益？倘能暂息狂见，清夜自思，当必心神惊悸，涕泪滂沱，悲昔日之无知，誓毕生以竭诚，从兹心意肃恭，身口清净，永绝粗鄙之恶态，恒依经论之圣谟。果能如是，庶可于佛法大海中，随分随力，各获实益。如修罗香象及与蚊虻，饮于大海咸得充饱。又如一雨普润，卉木同荣。如是，则自己受持之功方不枉用，而如来说经，诸祖宏法之心，亦可以稍得舒畅而慰悦矣。将古德恭敬经典之事迹利益，略录数条，企欲真修实践者有所取法焉。

齐僧德圆，不知氏族，天水人。常以《华严》为业，读诵受持，妙统宗极。遂修一净园，树诸穀楮，并种以香草，杂以鲜花。每一入园，必加洗濯，身著净衣，溉以香水。楮生三载，香气氛馥。别造净屋，香泥壁地，结坛净器，浴具新衣。匠人斋戒，易服出入必盥漱熏香。剥楮取皮，浸以沈水，护净造纸，毕岁方成。别筑净基，更造新室，乃至柱、梁、椽、瓦，并濯以香汤，每事严洁。堂中别施方柏牙座，周布香花，上悬宝盖，垂诸玲珮，杂以旒苏；白檀紫沈以为经案，并充笔管。书生日受斋戒，香汤三浴，华冠净服，状类天人。将入经室，必夹路焚香，呗先引之。圆亦形服严净，执炉恭导，散花供养，方乃书写。圆胡跪运想，注目倾心，才写数行，每字皆放光明，照于一院，举众同见，莫不悲感，久之方歇。复有神人执戟，现形警卫；圆与书生同见，余人则不睹焉。又有青衣梵童，无何而至。手执天华，忽申供养。前后灵感，杂沓相仍。迄经二载，书写方毕，盛以香函，置诸宝帐，安彼净堂，每伸顶谒。后因转读，函发异光；至于业洁敬绝今古。此经递授，于今五代。有清净转读者，时亦灵应昭然。其经今在西太原寺贤首法师处守护供养。（注：此与下二条，皆系

晋译六十卷《华严经》也。榖，音谷，从木，不从禾，楮之别种。德圆种楮，造纸写经，入此楮园，尚须洗濯，著净衣服，其平日礼佛诵经，诚敬净洁，盖可知矣。今人登大雄殿，尚无彼入楮园之虔洁，良可慨叹！浴具新衣者，浴即浴室，新字宜作触，谓浴室中具有登厕之衣。匠人斋戒，易服出入者，所用匠人，皆须持五戒，日受八关斋法。凡欲登厕，先至浴室，脱去常服，著登厕衣，及出，先洗净，次洗浴，方著常服。旒苏，即须子，乃聚众丝线，于头上绾一结子，下则散分者。呗，唱赞也。五代，即齐、梁、陈、隋、唐，此传系唐人所作，故曰于今五代。德圆之诚，超越古今，故其灵感，杂沓相仍，今人虽无此财力，于力所能为者，可不竭诚尽敬，以期三宝垂慈，冥显加被乎？倘惟事形迹了无诚敬，则无边法力莫由感通，谓为佛法不灵，其可乎哉？此依《华严悬谈》及《会玄记》二书录出。）

唐定州中山僧修德者，不知氏族，苦节成性，守道山林。以《华严》、《起信》，安心结业。于永徽四年，发心抄写。故别为净院，植楮树，兼种香花，灌以香水。凡历三年，洁净造纸。复别筑净台，于上起屋，召善书人汾州王恭，别院斋戒，洗浴净衣，焚香布花，悬诸幡盖，礼经忏悔，方升座焉。下笔含香，举笔吐气，每日恒然。德日入静室运想。每写一卷，施缣十疋，一部总六百缣，恭乃罄竭志诚，并皆不受，才写经毕，俄即迁化。德以经成，设斋庆之。大众集已，德于佛前烧香散花，发宏誓愿。方开经藏，放大光明，周七十余里，照定州城，城中士女普皆同见，中山斋众投身宛转，悲哽忏悔。（注：此与上事迹大同，可见古人于三宝分上，多皆竭诚尽敬；绝不似今人之怠忽亵慢，有名无实也。举笔吐气者，或欲咳嗽，或欲呵欠，即停笔少顷，面向旁边，令气出

之，不敢以口气熏经故也。才写经毕，俄即迁化者，以专心写经，不求名利；志诚之极，致令业尽情空，了生脱死，高登上品宝莲，亲证不退转地矣。观此，可见佛法不辜负人。而今之缁素，多多皆是辜负佛法耳。奈何奈何！此一条出《会玄记》。）

唐僧法诚，姓樊氏，雍州万年县人。幼年出家，以诵《华严》为业。因遇慧超禅师，隐居蓝谷高山；遂屏嚣烦，披诚请益。后于寺南岭，造华严堂，澡洁中外。庄严既毕，乃图画七处九会之像；又竭其精志，书写受持。宏文学士张静者，时号笔工，罕有加胜，乃请至山舍，令受斋戒，洁净自修，口含香汁，身被新服。然静长途写经，纸直五十，诚料其见，才写两纸，酬直五百。静利其货，竭力写之。终部已来，诚恒每日烧香供奉，在其案前，点画之间，心缘目睹，略无遗漏。故其克心钻注，时感异鸟，形色希世，飞入堂中，徘徊鼓舞；下至纸案，复上香炉，摄静住观，自然驯狎，久之翔逝。明年经了，将年兴庆，鸟又飞来，如前驯扰，鸣泪哀亮。贞观初年，造画千佛，鸟又飞来，登止匠背。后营斋供，庆诸经像，日次中时，怪其不至。诚顾山岑曰："鸟既不至，吾诚无感也。将不嫌诸秽行，致有此徵？"言已欻然飞来，旋还鸣啭，入香水中，奋迅而浴，中后便逝。前后如此者，非复可述。静素善翰墨，乡曲所推；山路岩崖，勒诸经偈，皆其笔也。手写《法华》，正当露地，因事他行，未营收举。属洪雨滂注，沟涧波飞，走往看之，合案并干，余便流潦。尝欲偃横松，遂落悬溜，未至下涧，不觉已登高岸，不损一毛。（注：法诚、张静，各竭诚敬；故其感应俱难思议。出《华严悬谈》及《会玄记》，并《续高僧传》）。

唐僧昙韵，定州人，行年七十。隋末丧乱，隐于离石北

千山。常诵《法华经》。欲写其经，无人同志。如此积年，忽有书生，无何而至。云所欲洁净，并能行之。即于清旦，食讫入浴，著净衣，受八戒，入净室，口含檀香，烧香悬幡，寂然抄写，至暮方出。明又如先，曾不告倦。及经写了，如法奉衬，相送出门，斯须不见。乃至装潢，一如正法。韵受持读之，七重裹结。一重一度，香水洗手，初无暂废。后遭胡贼，乃箱盛其经，置高岩上。经年贼静，方寻不见，周慞穷觅，乃于岩下获之，箱巾糜烂，拨朽见经，如旧鲜好。（注：写经心诚，感圣来应，圣虽来应，示同凡夫。故一依其法，清旦食讫入浴，著净衣等也。八戒，即八关斋法，以过中不食为体，以不杀等八戒助成。关闭贪、瞋、痴等烦恼惑业，不令生起，乃令在家人受出家戒。从今朝清晨受，至明日明相出为限，写经令其日日常持，故须日日常受。至暮方出，则午亦不食矣。裹音果，包也。一重一度香水洗手者，即读一回经，先用香水洗一度手。箱巾烂而经鲜好者，一以圣人之法力加持，一以韵师之诚心感格，一以妙经之功德难思故也。韵师后住隰州，道宣律师贞观十一年至彼见之；时年已七十矣。此下数条，皆出《三宝感通录》。）

唐贞观五年，有隆州巴西县令狐元轨者，敬信佛法，欲写《法华》、《金刚般若》、《涅槃》等，无由自检，凭彼土抗禅师检校。抗乃为在寺如法洁净，写了下帙，还岐州庄所，经留在庄。并《老子》五千言，同在一处。忽为外火延烧，堂是草覆，一时灰荡。轨于时任冯翊令，家人相命拨灰，取金铜经轴。既拨外灰，其内诸经宛然如故，潢色不改，唯箱帙成灰。又觅《老子》，便从火化。乃收取诸经，乡村嗟异。其《金刚般若》一卷，题字焦墨。访问所由，乃初题经时，有州官能书，其人行急，不获洁净，直尔立题，由是被焚。其人

现在，瑞经亦存。京师西明寺主神察，目验说之。（注：《老子》五千言，即《道德经》。一切佛事，俱以戒行诚敬为本，若戒行精严，诚敬笃至，则三宝诸天皆为拥护；否则，无边法力莫之能感。观此诸经毫无所损，唯《金刚经》题，字迹焦黑，以其人既无戒力，又无诚心故也。受持佛经者，可不以持戒竭诚为急务哉？）

唐河东有练行尼，常诵《法华》。访工书者写之，价酬数倍，而洁净翘勤，有甚余者。一起一浴，然香熏衣，筒中出息，通于壁外。七卷之功，八年乃就。龙门寺僧法端，集众讲说，借此尼经以为楷定。尼固不与，端责之。事不获已，乃自送付端，端开读之，唯见黄纸，了无文字，余卷亦尔。端愧悔送尼，尼悲泣受已，香水洗函，顶戴绕佛，七日不休。开视，文字如故。即贞观二年，端自说之云（本拟广录恭敬三宝之利益，及亵慢三宝之罪愆，令研究佛学者取法有地，获罪无由，以目力不给，遂止）。

临终三大要

世间最可惨者，莫甚于死；而且举世之人，无一能幸免者。以故有心欲自利利人者，不可不早为之计虑也。实则死之一字原是假名，以宿生所感一期之报尽，故舍此身躯复受别种身躯耳。不知佛法者，直是无法可设，只可任彼随业流转；今既得闻如来普度众生之净土法门，固当信愿念佛，预备往生资粮，以期免生死轮回之幻苦，证涅槃常住之真乐。其有父母兄弟及诸眷属，若得重病势难痊愈者，宜发孝顺慈悲之心，劝彼念佛求生西方，并为助念，俾病者由此死已即生净土。其为利益，何能名焉？

今列三要，以为成就临终人往生之据。语虽鄙俚，意本佛经，遇此因缘，悉举行焉。言三要者：第一、善巧开导安慰，令生正信。第二、大家换班念佛，以助净念。第三、切戒搬动哭泣，以防误事。果能依此三法以行，决定可以消除宿业，增长净因，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一得往生，则超凡入圣，了生脱死；渐渐进修，必至圆成佛果而后已。如此利益，全仗眷属助念之力；能如是行，于父母则为真孝；于兄弟姊妹则为真悌，于儿女则为真慈；于朋友、于平人，则为真义真惠。以此培自己之净因，启同人之信向，久而久之，何难相习成风乎哉？今为一一条陈，庶不至临时无所适从耳。

第一、善巧开导安慰，令生正信者：切劝病人放下一切，

一心念佛。如有应交待事，速令交待；交待后，便置之度外，即作我今将随佛往生佛国，世间所有富乐眷属种种尘境皆为障碍，致受祸害，以故不应生一念系恋之心。须知自己一念真性本无有死，所言死者，乃舍此身而又受别种之身耳。若不念佛，则随善恶业力，复受生于善、恶道中（善道，即人、天；恶道，即畜生、饿鬼、地狱。修罗则亦名善道，亦名恶道，以彼修因感果，均皆善、恶夹杂故也）。若当临命终时，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以此志诚念佛之心，必定感佛大发慈悲，亲垂接引，令得往生。且莫疑我系业力凡夫，何能以少时念佛便可出离生死，往生西方？当知佛大慈悲，即十恶五逆之极重罪人，临终地狱之相已现；若有善知识教以念佛，或念十声，或止一声，亦得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此种人念此几句，尚得往生；又何得以业力重，念佛数少而生疑乎？须知吾人本具真性，与佛无二，但以惑业深重，不得受用。今既归命于佛，如子就父，乃是还我本有家乡，岂是分外之事？又佛昔发愿："若有众生闻我名号，志心信乐，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以故一切众生临终发志诚心，念佛求生西方者，无一不垂慈接引也。千万不可怀疑，怀疑即是自误，其祸非小。况离此苦世界，生彼乐世界，是至极快意之事，当生欢喜心，千万不可怕死，怕死则仍不能不死，反致了无生西之分矣。以自心与佛相违反故，佛虽具大慈悲，亦无奈不依佛教之众生何！阿弥陀佛万德洪名，如大冶洪炉；吾人多生罪业，如空中片雪。业力凡夫由念佛故，业便消灭；如片雪近于洪炉，即便了不可得。又况业力既消，所有善根自然增长殊胜，又何可疑其不得生，与佛不来接引乎？如此委曲宛转开导安慰，病人自可生正信心，此系为病人所开导者。至于自己所应尽孝致诚者，亦唯在此；切不可随顺俗情，求神

问医。大命将尽，鬼神医药岂能令其不死乎？既役情于此种无益之事，则于念佛一事便纷其诚恳，而莫由感通矣！许多人于父母临终，不惜资财请许多医生来看，此名卖孝；欲世人称我于父母为能尽孝，不知其天地鬼神实鉴其心。故凡于父母丧葬等事过于张罗者，不有天灾，必有人祸。为人子者，宜注重于亲之神识得所，彼世俗所称颂，固不值明眼人一哂，况极意邀求，以实罹不孝之大咎乎？

第二、大家换班念佛，以助净念者：前已开导病人，令生正信，然彼病人心力孱弱，勿道平素绝不念佛之人不易相继长念，即向来以念佛为事者，至此亦全仗他人相助，方能得力。以故家中眷属同应发孝顺慈悲之心，为其助念佛号。若病尚未至将终，当分班念；应分三班，每班限定几人。头班出声念，二三班默持；念一点钟，二班接念，头班三班默持。若有小事，当于默持时办。值班时断断不可走去。二班念毕，三班接念，终而复始。念一点钟，纵经昼夜，亦不甚辛苦。须知肯助人净念往生，亦得人助念之报。且莫说是为父母尽孝应如是，即为平人，亦培自己福田，长自己善根，实为自利之道，不徒为人而已。成就一人往生净土，即是成就一众生作佛；此等功德，何可思议！三班相续，佛声不断，病人力能念，则随之小声念；不能念，则摄耳谛听，心无二念，自可与佛相应矣！念佛声不可太高，高则伤气，难以持久。亦不可太低，以致人听不明白。不可太快，亦不可太慢，太快则病人不能随，即听亦难明了；太慢则气接不上，亦难得益。须不高不低，不缓不急，字字分明，句句清楚，令病者字字句句，入耳经心，斯易得力。念佛法器唯用引磬，其他一切概不宜用。引磬声清，听之令人心地清净。木鱼声浊，故不宜用临终助念。又宜念四字佛号。初起时，念几句六字，以

后专念“阿弥陀佛”四字，不念“南无”，以字少易念，病人或随之念，或摄心听，皆省心力。家中眷属如此念，外请善友亦如此念，人多人少均如此念。不可一起念，歇歇又念，致令病人佛念间断。若值饭时，当换班吃，勿断佛声。若病人将欲断气，宜三班同念，直至气断以后，又复分班念三点钟，然后歇气，以便料理安置等事。当念佛时，不得令亲友来病人前问讯谕慰。既感情来看，当随念佛若干时，是为真实情爱，有益于病人；若用世间俗情，直是推人下海，其情虽可感，其事甚可痛。全在主事者明道理，预令人说之，免致有碍面情，及贻害病人，由分心而不得往生耳。

第三、切戒搬动哭泣，以防误事者：病人将终之时，正是凡圣人鬼分判之际，一发千钧，要紧之极。只可以佛号开导彼之神识，断断不可洗澡换衣，或移寝处。任彼如何坐卧，只可顺彼之势、不可稍有移动。亦不可对之生悲感相，或至哭泣。以此时身不自主，一动则手足身体均受拗折扭捩之痛，痛则瞋心生，而佛念息；随瞋心去，多堕毒类，可怖之至。若见悲痛哭泣，则情爱心生，佛念便息矣；随情爱心去，以致生生世世，不得解脱。此时所最得益者，莫过于一心念佛；所最贻害者，莫过于妄动哭泣。若或妄动哭泣，致生瞋恨及情爱心，则欲生西方，万无有一矣。又人之将死，热气自下至上者，为超生相；自上至下者，为堕落相。故有顶圣，眼天生，人心，饿鬼腹，畜生膝盖离，地狱脚板出之说。然果大家至诚助念，自可直下往生西方，切不可屡屡探之，以致神识未离，因此或有刺激，心生烦痛，致不得往生。此之罪过，实为无量无边；愿诸亲友各各恳切念佛，不须探彼热气后冷于何处也！为人子者于此留心，乃为真孝，若依世间种种俗情，即是不惜推亲以下苦海，为邀一般无知无识者，群相称

赞其能尽孝也；此孝与罗刹女之爱正同。经云："罗刹女食人，曰：'我爱汝，故食汝。'"彼无知之人之行孝也，令亲失乐而得苦，岂不与罗刹女之爱人相同乎？吾作此语，非不近人情，欲人各于实际上讲求，必期亡者往生，存者得福，以遂孝子贤孙亲爱之一片血诚，不觉其言之有似激烈也。真爱亲者，必能谅之！

顶圣、眼天生等者，谓人气已断，通身冷透，唯头顶独热者，则必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也。眼天生者，若眼及额颅处独热，则生天道；心处独热，则生人道；肚腹独热，则生饿鬼道；膝盖独热，则生畜生道；脚板独热，则生地狱道。此由人在生时所造善、恶二业，至此感现如是，非可以势力假为也。是时若病人能志诚念佛，再加眷属善友助念之力，决定可以带业往生，超凡入圣耳，不须专事探试徵验，以致误事也。至嘱！至祷！

潮阳佛教分会演说（代了清师作）



我大觉世尊释迦牟尼佛！尘点劫前早成正觉，为度众生，数数不生，频频现灭。且据此番出世，在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示生于中天竺迦毗罗卫国净饭王宫。其母摩耶夫人，于四月八日入岚毗尼园游观，见无忧树华盛开，以右手攀枝欲取，世尊即于右胁诞生。随即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目顾四方，周行七步，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至年十九，于二月八日夜半时，乘乾陡马逾城而去，直至深山修出世道。又欲示彼外道皆非正法，故复游历五年，遍访诸仙，后乃独坐观心，日食一麻一麦，苦行六年，于腊月初八日明星出时，举目一观，豁然大悟。叹曰："奇哉奇哉！一切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著，不能证得。若离妄想，一切智、自然智、无碍智即得现前。"须知世尊出家游历苦行悟道，皆为后世修行者作一榜样。非先实未悟，因兹始悟也。事在穆王二年癸未。从兹随顺机宜，度脱众生，说法四十九年，谈经三百余会。偏圆顿渐，大小权实，观机逗教，令其得益。至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二月十五日，以开发众生根已熟者，皆证道果；其未熟者，皆亦已作得度因缘，一期事毕，复示涅槃。以定慧所生丈六之法身，作金刚不坏八斛之舍利，散布天上

人间，起塔供养，普令众生同种善根。

至汉明帝永平七年甲子，帝梦金人项有圆光飞来殿廷，旦问群臣："是何祥瑞？"太史傅毅对曰："西域有神，号之为佛。陛下所梦，其必是乎？"帝遂遣博士王遵，中郎将秦景，郎中蔡愔等一十八人，往求佛法。至月氏国，值迦叶摩腾、竺法兰二尊者，赍佛经像，欲化此方，遂祈同来。至十年始达洛阳，馆于鸿胪寺。后建迦蓝，因以白马驮经，假馆鸿胪之故，因名之曰白马寺。帝问摩腾："大觉世尊何以不生中国？"腾曰："迦毗罗卫国，乃大千世界之中，三世诸佛悉生于此。边方国土，或数百年，或千余年，声教渐被。此土乃属东方，当土自称中国耳。"五岳诸山道士，以新来佛法，帝极崇重，遂怀忌妒。至十四年正月一日，朝正之次，表请较试。帝允许之。至十五日，于白马寺南门外，筑台置经，以火取验。道经悉毁，佛像及经，悉皆放光。摩腾涌身虚空，现诸神变。即时宰官士庶，道士妃嫔等千余人出家。帝即建十寺；七寺安僧，三寺安尼。然此时，东西尚未大通，往来者少。佛法流布仅在北方。三国初有康僧会者，始宏化吴地，至晋而遍及全国，兼流布于高丽、日本、暹罗、安南、缅甸、蒙古诸国。

佛法肇始于汉，扩张于晋，及宋、齐、梁、陈、隋则蒸蒸日上。至唐而律、教、禅、净、性相诸法，无不具备。五代之时，北方略衰，南方犹盛。至宋而法门气象不亚唐时。元以蒙古入承大统，崇重佛法，不让前朝。明朝诸帝，奉佛犹殷。唯嘉靖崇信道教，四十余年，法运少衰，万历以来，又复蔚兴。迨至有清，崇重尤隆。世祖章皇帝不观时机，仰遵佛制，罢除试僧度牒，令其随意出家。在当时高人林立，实为有益。从乾隆以后，法道日微，加以发匪、回匪屠戮僧侣，焚毁寺宇，法轮几乎停转。从兹哲人日希，典刑日坠。鄙败

无赖之徒，由不试僧之故，多皆混入其中。裨贩如来，造种种业。致令见浅之流，纷纷谤议；竟有逐僧毁寺等各种不法之举。虽事出无知妄作，总因僧界无人，解其俱缺，不能以法化人之所致耳。

溯自法流中国，历代帝王无不崇奉；唯三武灭佛，而随即更兴。譬冬之冻闭坚固，正成就其春夏之发生畅茂耳。杲日当空，支手焉遮？仰面唾天，反污己身。三武者，魏太武、周武帝、唐武宗也。先皆深信佛法，极意修习，魏武信崔浩之蛊惑，周武听卫元嵩之谗谮，唐武信李德裕及道士赵归真之诬谤；毁灭未久，而主者助者皆罹极殃。魏武废教后，不五六年，崔浩赤族，己亦被弑。嗣帝即位，复大兴之。周武废教后，元嵩貶死，不五年而身感恶疾，遍体糜烂。死未三年，隋文受禅，复大兴之。唐武废教后，不及一年，归真被诛，德裕窜死，武宗服道士金丹，疽发背死。宣宗复大兴之。宋之徽宗，初亦甚信佛法，后听道士林灵素之妖妄，遂改佛像为道像；称佛为大觉金仙，称僧为德士，著道士衣；凡作法事，居道士后。下诏不久，京城大水，直同湖海。君臣惶惧，敕灵素止水，愈止愈涨。忽僧伽大圣现灵禁中，帝焚香乞哀，僧伽振锡登城，水即顿涸，随敕复佛旧制。不六七年，父子被金掳去。金封徽宗为昏德侯，钦宗为重昏侯，二宗皆死于五国城。

夫佛乃三界大师，四生慈父，圣中之圣，天中之天！教人以返妄归真，背尘合觉，了幻妄之惑业，复本有之心性。尚感恩报德，护持流通之不暇，岂可任一时之势力，灭众生之慧眼，断人天之坦路，掘地狱之深坑？宜其即目交报，永劫沈沦，贻诮将来，以为殷鉴。《书》曰："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因果报应，亦儒教之圣谟，但未深明其致，故人多暗

昧不了耳。由汉至今，千八百余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依佛法而明心见性，了生脱死者，如恒河沙。

迄今民国启运，各界名人皆知佛教为世、出世间道之源本，保护赞助。我广东乃千余年来宏法胜地，曹溪一脉，流布中外，潮阳灵山，实大颠禅师（师讳宝通，潮州杨氏子。参南岳石头希迁禅师，大悟，逐嗣其法。住潮州灵山，刺史韩退之初不信佛，每作文排斥，至宪宗和十四年，谏迎佛骨，贬之潮州，因与大颠往还；乃少生信向耳。）摄辟佛之大儒，入佛法之胜道场地。今法运虽衰，胜地犹昔。我僧界诸同衣，各宜以古为师，见贤思齐，精进勇猛，力修净业，庶不至宗风扫地，贻辱法门。而况外护有人，内修无障，岂可不自奋勉，以挽既倒之狂澜，续将绝之慧命，冀报佛恩于万一哉？

二

今日缁素云集，嘉会宏开，其名义宗旨，事业利益毕竟如何，请略陈之。

言名义者，名为潮阳佛教分会。而义则佛者，觉也。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名之为佛。即指娑婆教主本师释迦牟尼佛而言，非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一切诸佛也。教者，圣人被下之言，上之所施，下之所效也。佛视一切众生本觉妙性与己无异，但以迷染因缘，遂成不觉，幻起烦恼惑业，枉受生死苦果。因将众生本具，自己亲证之理，随彼根性，作偏圆顿渐、大小权实等种种异说。令其于不觉心起始觉智，修德有功，性德方显。真穷妄尽，彻证本觉。一大藏教，皆诠斯义；佛诸弟子，永为典型。此教之所由来也。会者，聚也，合也。欲上求佛道，非聚合六度万行而无由；欲下利众生，非

聚合三宗四教而不可。今兹一会，乃聚合僧俗两界诸大德，同心戮力，维持法门，振兴佛教，上辅国政，下化同胞。然则此会，亦法王嘉会，及法施之会之流类也。

宗旨者，整理法门，保护僧产，俾僧俗各体忠恕慈悲，以永享乎共和幸福耳。事业者，教育幼僧，习学经典，策励先进，笃修净业。若是在家居士，务祈专念弥陀，求生西方。利益者，持佛禁戒，自行化他，则俗美人和；依教修观，断惑证真，则超凡入圣。

医家治病，缓则培本，急则治标。外界侵夺，乃法门标病，以其急故，因以保护僧产为首。若论正本清源之道，我同衣果能人人恪守清规，笃修净业，道行若立乎己身，德化自感于同人。彼常谋侵夺排斥者，将反而恭敬供养之不暇矣，何用乎保护为？倘佛会虽立，行为仍旧，善人则厌而恶之，恶人则必以佛会无益为口实，而更加侵夺排斥。纵欲保护，亦无从措手矣！孟子谓："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者，此之谓也。凡我同衣，各宜勉旃，内护得法，则外侮自息矣！

三

诸佛菩萨于众生等作利益，无有偏党，如天普盖，如地普载；如日月普照，如膏雨普润，了无憎爱分别之心。然由众生向背不同，致令损益天地悬殊。譬如人处天地之间，以不善摄生故，或因严寒酷暑而致病，或因堕坑落堑以亡身，只宜归咎自己，岂可怨尤天地？又如日月当空，盲人虽不睹光，亦蒙其照，时雨等澍，小草纵难冲霄，亦遂其生。光润是一，而得益各别者，由目坏根小之所致也。其慈悲誓愿，以己功

德回向众生，冥熏加被，与垂形六道，和光同事，种种方便利益众生之不思议事，若非彻证自心，遍阅大藏，何由得悉知亲见也哉？今以显而易见之一事言之，诸有智者，自当以一悟诸，深感佛恩，而悲其闻法修持之晚也。

当今之世，去尧、舜、禹、汤、文、武三四千年，其世道人心，远不能与古相比。然由知六道轮回，随业升沈，天狱迭迁，人畜互变之故，虽刚强难化，了无信心之钜恶元凶，其心亦被此法折伏，纵草菅人命，心犹隐伏一惧因畏果影子，遂不至十分暴恶。如列国诸侯，以所爱之臣妾及与百姓，杀而殉葬，动至数十数百而不以为非，反以为荣者，不犹此善于彼乎？夫文王泽及枯骨，不数百年而杀人殉葬之风遍于天下。虽老、庄、孔、孟齐出，尚不能挽其颓风。自佛法东来之后，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之理，大明于世。勿论诸侯，即南面称朕，亦不敢行。纵有行者，亦断不敢以多为荣也。倘无此法，唯以正心诚意之说，令其推忠恕而笃胞与，息殉葬而全民生，吾恐劝之者徒劳，行之者益炽也。而况后儒唯知治道，不了自心，欲排佛法，强立门庭，皆谓一死永灭，无复后世。若非如来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之理，浃洽人心，则后世人民，其得正命而善终者，盖亦鲜矣！斯盖佛法中最极浅近之法，尚可胜残去杀，而况至极深远之圆顿大法，其世智凡情，又何能测度其利益于万一也耶？

四

众生者，未悟之佛；佛者，已悟之众生；其心性本体平等一如，无二无别。其苦乐受用，天地悬殊者，由称性顺修，背性逆修之所致也。其理甚深，不易宣说，欲不费词，姑以

喻明。

诸佛致极修德，彻证性德，譬如大圆宝镜，其体是铜，知有光明，日事揩磨；施功不已，尘尽光发。高台卓竖，有形斯映；大而天地，小而尘毛，森罗万象，炳然齐现。正当万象齐现之时，而复空洞虚豁，了无一物。诸佛之心，亦复如是。断尽烦恼惑业，圆彰智慧德相。尽来际以安住寂光，常享法乐；度九界以出离生死，同证涅槃。众生全迷性德，毫无修德；譬如宝镜蒙尘，不但毫无光明，即铜体亦被锈遮，而不复现。众生之心，亦复如是。若知即此铜体不现之废镜，具有照天照地之光明，从兹不肯废弃，日事揩磨，初则略露铜质，次则渐发光明。倘能极力尽磨，一旦尘垢净尽，自然遇形斯映，照天照地矣。然此光明，镜本自具，非从外来，非从磨得，然不磨则亦无由而得也。众生背尘合觉，返妄归真，亦复如是。渐断烦惑，渐增智慧，迨至功圆行满，则断无可断，证无可证，圆满菩提，归无所得。神通智慧，功德相好，与彼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了无异致。然虽如是，但复本有，别无所得。若唯任性德，不起修德，则尽未来际，常受生死轮回之苦，永无复本还元之日矣。

吾辈既为佛子，当行佛行。纵不能豁破无明，顿复性体，以直趣妙觉果海，岂可不圆发三心，笃修净业；以期断烦惑于此身，托心识于莲邦，为弥陀之弟子，作大士之良朋，安住寂灭，游泳佛国，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乎？倘不自奋勉，高推圣境，自处凡愚，畏半生修持之勤劳，甘永劫沈沦之酸楚，迷衣珠而弗珍，登宝山而空归，以具无量功德智慧神通相好之妙真如性，枉受无量生死轮回烦恼业果之幻妄极苦，岂非丧心病狂，恶升乐坠，生作行肉走尸，死与草木同腐，三世诸佛称为可怜愍者！凡我同伦，各宜努力。

家庭教育为天下太平之根本发隐

世乱极矣！人各望治，不知其本，望亦徒劳。其本所在，急宜知之。家庭母教，乃是贤才蔚起，天下太平之根本。不于此讲求，治何可得乎？

母教第一是胎教，胎教乃教于禀质之初。凡女人受孕之后，务必居心动念行事，唯诚唯谨，一举一动不失于正。尤宜永断腥荤，日常念佛，令胎儿禀受母之正气；则其生时必安乐无苦。所生儿女，必相貌端严，性情慈善，天姿聪明。即至初开知识，即为彼说做人之道理，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及三世因果之罪福，六道轮回之转变，俾彼心中常常有所恐怖，有所冀慕。再令念佛、念观世音，以期增福增寿，免灾免难。不许说谎话，说是非，打人骂人；不许遭践字纸，遭践五谷，遭践一切东西；不许乱吃食物，不许与同里群儿聚戏。稍长，即令熟读《太上感应篇》、《文昌阴骘文》、《关帝觉世经》，俾知有所师法，有所禁戒。一一为其略说大意，以为后来读书受益之前导。幼时如是，愈读书愈贤善，不患不到圣贤地位，光宗耀祖也。否则任性娇惯，养成败类；纵有天姿，亦不如读书为学圣贤，则读的书愈多愈坏。古今大奸大恶之人，皆是有好天姿大作用之人。只因伊父母、先生均不知教学圣贤，躬行实践；止令学文字，为应世谋利禄之据，其知识之下劣已到极底，以乃至于演出废经

废伦、争城争地、互相残杀之恶剧。此种祸乱，皆彼父母、先生不知教子弟之道所致。自己纵无大恶，而坏乱世道人心之罪，当与彼子弟同受报于永劫矣！

吾故曰，教子为天下太平之根本，而教女为尤要。以人之幼时专赖母教，父不能常在家内，母则常不离子；母若贤慧，则所行所言皆足为法；见闻已熟，心中已有成规。再加以常常训诲，则习已成性，如熔金铸器，模型若好，器决不会不好，以故教女比教子尤为紧要也。以贤母由贤女而来，若无贤女；何由而有贤母？无贤母，又何由而得贤子女哉！此种极平常之道理，人人皆能为之。所痛惜者，绝少提倡之人。俾为母者，唯知溺爱，为父者亦无善教。及至入塾读书，为师者亦由幼时未闻此义，故亦绝不知读书为学圣贤，不教生徒躬行实践圣贤所说之道，但只学其文字，以为谋利禄计，而不知学圣贤有莫大之利益，自己与子孙，生生世世受用不尽。谋利禄，谋之善，不过现生得小富贵而已；谋之不善，现生身败名裂，子夭孙绝者，比比皆是。

人与天、地共称三才者，以有以先觉觉后觉，继往圣，开来学之功能，故得此尊称。若不以学圣贤为事，则是行肉走尸，唯知饮食男女之乐，则与禽兽何异？人之一字，尚是冒名，况与天、地共称三才乎？然人性本善，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作佛；而不能为尧舜，不能作佛者，只有性德，无有克己复礼、闲邪存诚及修戒定慧、断贪、瞋、痴之修德耳。此之修德，最初由贤父母师长而启发之，继则自己孜孜矻矻，努力修持，虽未能即到尧舜与佛之地位，其去下愚之人，日在人欲中埋没者，已天渊悬殊矣！《书》云："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经云："迷则佛即众生，悟则众生即佛。"幸其为尧舜作佛之机在我，有血性汉子岂肯以此性德任人欲所

锢蔽，永为沈沦苦海之下众生乎？愿世之为父母、为师长、为儿女生徒者，各各勉之，则吾国幸甚！全球幸甚！

循陔小筑发隐记

孝之为道，其大无外；一切诸善，无不弥纶。然有世、出世间，大小本迹之异。世间之孝——服劳奉养以安其身，先意承志以悦其心，乃至立身行道以扬名于后世。虽其大小不同，皆属色身边事，纵令大孝格天，究于亲之心性生死无所裨益，所谓徒徇其迹而不究其本，况乎杀生以养以祭，俾亲之怨对固结，永劫酬偿不已者乎？出世间之孝——其迹亦同世间服劳奉养，以迄立身扬名，而其本，则以如来大法令亲熏修。亲在，则委曲劝谕，冀其吃素念佛，求生西方。吃素则不造杀业，兼灭宿殃；念佛则潜通佛智，暗合道妙。果能深信切愿，求生西方，必至临命终时，蒙佛接引，托质九莲也。从兹超凡入圣，了生脱死，永离娑婆之众苦，常享极乐之诸乐。亲没，则代亲笃修净业，至诚为亲回向，心果真切，亲自蒙益，若未往生，可即往生，若已往生，高增莲品。既能如是发心，则与四宏誓愿相应，菩提觉道相契，岂独亲得蒙益，而己之功德善根，莲台品第，当更高超殊胜矣！而况以身说法，普令同伦发起孝思乎？此其孝方为究竟实义。非若世间只期有益于色身及现世，竟遗弃其心性与未来而不论也。

是知佛教以孝为本，故《梵网经》云："孝顺父母、师、僧三宝，孝顺至道之法，孝名为戒。"又于杀盗淫各戒中，皆

言：应生慈悲心、孝顺心。于不行放救戒中，则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由是言之，佛教之孝，遍及四生六道，前至无始，后尽未来，非只知一身一世之可比也。知是而不戒杀放生，吃素念佛者，岂究竟至极无加之孝乎哉？

杭垣紫荫张公，孝思无既。亲没数十年，每一念及，尚复挥涕。因念亲故，专念佛名。盖以我此色身即亲之身，我既为亲念佛，亲必蒙佛摄受也。其孝也，可谓兼世、出世而两全之也。而有其父必有其子，其令嗣馨谷，善体亲心，笃修净业，广行众善；初则遍请名贤，发挥祖母费太孺人苦节抚孤，德镇坤维之贤，刻其文为《旌节录》，冀所以慰祖母之贞灵，而安父终身孺慕之孝思也。继则以父常时思慕，因筑一室，罗植松竹，额曰循陔小筑。中供祖母之像，四壁铺张名贤题咏，以期其父常奉颜色，而致其如在之诚也。又以循陔小筑，遍求名贤题咏；一以彰其父之孝思，一以冀感发于同人。深合《观经》孝顺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之道。既有净业正因，必获往生实果。然则紫荫公之父子，及诸眷属，虽则尚居娑婆，实皆西方极乐世界中之诸上善人也。世之欲孝其亲者，可不以此为法乎哉？

婺源翀田佛光分社发隐

佛光者，心光也。此之心光，生佛同具，平等一如，佛不加增，生不加减。以故世尊初成正觉，深叹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也。但以从未悟故，不免以智慧德相，作无明业识，迷心逐境，背觉合尘。犹如长夜趋走，不见正道，不是撞墙磕壁，便是堕坑落堑，轮回六道，了无出期。如来愍之，示生世间，成等正觉，随顺机宜，演说诸法。示一心之体相，说三世之因果，世、出世法，无不周备。又欲普利三根，特开净土一门，俾一切若圣若凡，同于现生，仗佛慈力，往生西方。以之超凡入圣，了生脱死，得以亲证生佛同具之心光，与无量光寿之性体。而又复垂慈接引于尽未来际，以期法界众生，同沐佛光，同证心光，光光相映，成一常寂光世界而后已。此易园居士所立佛光社之本原也。至于社中所提倡者，并不另起炉灶，即在吾人伦常日用中，各各敦笃而实践之。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主仁、仆忠，一一恪尽己分。如是，则便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善人。又于周旋云为，行住坐卧中，执持一句阿弥陀佛圣号。以佛之万德洪名，熏己之无明业识，熏之久久，则即无明业识，成智慧德相。清凉国师云："凡夫颛蒙念佛，念至其极，即能潜通佛智，暗合道妙"者，此之谓也。况以深信切愿感佛，佛以救人病苦为事。纵令财发巨万亦只得其自身永堕恶

道，子孙或成败类，或竟灭绝。徒得自利利他之机，反成害人害自之果，可不哀哉！可不畏哉！《感应篇》云：“祸福无门，唯人自召。”独世之大聪明人，多多皆是欲得福乐，反召祸殃。汝能不随彼流，当可得大国手之名实，否则便是民贼而已。何取何舍，祈自择焉。

答曲天翔居士问二十七则

问："弟子信佛之原因，以研究催眠术始。昔闻俗语云，九修天子十修佛。以为十世方成，每恐半途而辍，则前功尽弃。早知当生成道，则早即念佛矣。年已二十有七，甚悔发心之晚也。"

答："九修天子十修佛，乃不知佛法者之妄说。知佛之人，绝不说此。净土法门，乃仗佛力了生死，皆须有真信切愿，决定求于临命终时，往生西方。若不仗佛力，欲了生死，千生万劫不能了者多多矣。"

问："相信净心成佛，如催眠术之必须沈静，然后方有不可思议之现象。"

答："净心念佛观佛，则易与佛相应。果有真信切愿，定可往生，则渐次进修，必至成佛。且勿谓现在净心，即得成佛也。"

问："相信借仗佛力，如催眠之自己催眠，则较被人催眠为难，故知自力不如他力。"

答："一切法门，皆仗自力，断惑证真，了生脱死。如跛夫自行，日难百里。净土法门，仗佛慈力，便可带业往生。如跛夫乘转轮圣王轮宝，一日遍达四洲，何可以催眠之事以证。"

问："口念佛，心想佛，其所想之佛，是否与《观经》之第八观同？"

答："观想，须从十三观起手作。否则境细心粗，难以成就。或致用心不当，起于魔事。"

问："如遇危急时，势不能一时兼诵各咒，应以何者应用之？"

答："遇极危急之灾难，但念观世音圣号，为最省心力，最有感应。"

问："如专诵佛号，其效力比咒如何？"

答："佛号与咒，功德同等，唯在至诚，方有感格。若心中先有一轻视佛号之心，则便无利益。以不诚而又疑，致不得真利益也。"

问："唯心净土，自性弥陀，然则与西方之净土、及佛，是否一而二、二而一？"

答："有唯心净土，方生西方净土。若自心不净，何能即得往生？纵逆恶罪人，以十声念佛即得往生者，由念佛之净心，感生西方之净土。世多以唯心则无土，便是魔外知见。此种似是而非之邪见，居其大半，致念佛之人，不得实益。尚自以为高明，而不知其为执理废事，自误误人之邪见也。由自性弥陀故，必须念西方弥陀，以求往生，渐进而可以亲证自性弥陀。倘单执自性弥陀，而不念西方弥陀，纵令真悟，尚未能即了生死。况说此话者，皆是一班担板汉、脱空汉乎？一而二，系未成佛前之事；二而一，乃已成佛后之事。"

问："生则决定生，去则实不去，生、去，皆何指？"

答："生则决定生，约事说。去则实不去，约理说。不知事理之所以然，只好老实照事相做。否则必成执理废事之邪魔外道。"

问："某命终时，忽曰，净土即在庭隅。然则此地即为净土乎？"

答："此正是唯心净土发现之义。彼唯心净土，乃彼一人之境。其余皆是唯心秽土，何得以彼所见为断。"

问："诵经，是否在令自己生欢喜厌离心，抑另有其他作用？"

答："汝诵经，只知求自己欢喜，可惜无边妙义，被汝看得一文不值。"

问："解第一义，指何？"

答："解第一义，即彻悟实相妙理，唯心自性也。"

问："死后所存之性，与往生，及佛性，同异之点如何？"

答："一切众生，生前死后之性，与往生之性，及佛之性，同而不同，不同而同。言同者，以心性本体无二故。言不同者，以迷悟天渊悬殊故。由有此义，故令人断惑证真，以期亲证此本同之心性也。唯其体同，而在迷未证，故设种种法，令其反妄归真，背尘合觉，以亲证也。修法甚多，唯念佛求生西方，为最易下手，最易成就。"

问："佛示修观，正为后世浊恶不善，五苦所逼之众生设教。若以催眠之发现天眼通之说证之，则现极乐国土，亦非难事，况尤为念佛求证之需要。何以劝人修观者，言其难耶？"

答："催眠是术力，岂真有天眼通乎？真有天眼通者，岂肯为人催眠乎？汝今既学佛，当专志学佛。现极乐国，唯心净而念一者能之。譬如磨镜，磨之及极，自然发光。用术现，则心先不净，念亦不一，譬如以白粉涂镜，望其发光，不知封蔽更甚也。"

问："修观是否仗佛力？十三观内云，无量寿佛，身量无边，非是凡夫心力所及。然彼如来宿愿力故，有忆想者，必得成就。其别与参禅之点为何？较参禅易否？"

答："参禅唯究自心，念佛兼仗佛力。二法至究竟圆成，

则全同。当修持用功，则迥异。譬如登程，舟车各异，归家是同。”

问：“修观者，想乎？观乎？抑观想全用乎？取远取近？”

答：“观想二字，何可分之为二，摄心而想，即是观。汝认作二，则便成知一十，而不知其即二五也。又观想则何分远近！”

问：“每观至少须若干日？”

答：“汝将谓此一观作几天，又作彼一观乎？不知佛虽说有十六，而最初即当观第十三，方为契理契机之修。”

问：“初即想像者，非躐等乎？”

答：“既知前说，此可类推。”

问：“初观是一心想日，抑须默持名号？”

答：“观与持名，原是一事。将谓作观之时，便不能持名，不可持名乎？”

问：“坐则修观，余时持名，较专持一种，为优为劣？”

答：“有沈潜纯粹之心，则修观亦好，持名亦好。否则持名较稳妥，以心志浮薄躁妄，作观则多致魔事。”

问：“观见极乐国土，乃真净土乎？抑假现象乎？”

答：“观见之极乐，乃唯心所现。谓之为假，便是门外汉。”

问：“观见极乐国土，及能闻法，是否为天眼通，天耳通？”

答：“此是观力所致。若天眼、天耳，不作观，亦可见闻。”

问：“有云见佛者，乃心佛，非西方佛。若然，则往生时，心佛现前乎？抑弥陀佛来接耶？”

答：“临终见佛，乃自心所感之佛，不得只归于自心，而谓无佛来迎之事。”

问：“至十三观时，此时可得随意往生乎？抑必俟命终，方可往生耶？”

答："业报未尽，何能即生？古亦有其人，然非可责之于一切人也。"

问："观至见佛闻法时期后，每天再观，仍须自初观始乎？"

答："作观只取得力者作，何必从头至尾，日日重习。佛之说此十六种者，前则令人知极乐之庄严。后之九品往生，令人知所修之因果。各观既知，即观佛一法中，即可圆观诸观耳。"

问："十四观以下，乃各品生者，既无境可现，令观之意为何？"

答："此义已见前说。"

问："上之往生者，似乎不是修观者之往生。不知修观者之往生。也应如何著想？"

答："往生者，品位万别千差，经中只以九品摄之，汝何由而知其上者，非作观之往生乎？须知人根不同，即一法而高下悬殊，岂拘拘然于所修之法乎？盖由彼各各心地中分也。文殊、普贤等，汝将谓用不著作观乎？"

问："记数念佛，吸念六句，呼念四句，如何？心既记数，又念佛，又须想佛乎？"

答："念佛记数，从一至三，从四至六，从七至十，何定呼吸？汝系学炼丹运气之人，故稍见一二字相似于彼，即谓是彼之功夫。念佛记数，为妄心难制者设。能如是念，如是记，如是听，决定心渐调伏，此处谁令汝加一想佛二字乎？此系随便念，何论呼之与吸？呼吸若使之长久，则伤气受病，不可不知。"

示华权师病中法语

人生在世，皆不能免疾病死亡之苦。当此等苦事发现之时，唯有放下万缘，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若气促，则只念阿弥陀佛四字。一心求佛慈悲，接引你往生西方。除此一念外，心中不可再起一丝毫别种的想念。亦不可望病速好，亦不可另起求神求天保佑的想念。有此种想念，便与阿弥陀佛之心隔开了，因此便不能得佛慈加被之力。你要晓得，天地父母，均不能令你出生死轮回，唯有阿弥陀佛，能令你出生死轮回。你若肯放下一切，一心念佛，若世寿未尽，就会速好。若世寿已尽，即往生西方。然不可求病速愈，只可求速往生。求病愈，若寿尽，便不得往生。求往生，若寿未尽，则速得痊愈。往生西方，好处说不尽，较彼生到天上，做天帝天王，尚要高超过无数无量万万万万倍。你切不可痴心妄想怕死，有怕死的心，就不得往生了。我们在世间，犹如蛆在粪坑里，囚在监牢里，苦得了不得。往生西方，如出粪坑监牢，到清净安乐逍遥自在之家乡，何可怕死！若一有怕死的心，便永远在生死轮回中受苦，永无出苦的时期了。你若能出声念，则小声念；不能出声念，则心里默念。耳朵听别人念，心中亦如此念。又眼睛望著阿弥陀佛（即室中所供的佛），心中想著阿弥陀佛。有别种念起，当自责曰，我要仗佛力生西方，何可起此种念头，坏我大事！你若肯依我所说的念，决

定会往生西方，了生脱死，超凡入圣。永劫常受快乐，了无一丝一毫之苦事见闻，又何有此种之疾病苦恼乎？倘心中起烦恼时，要晓得这是宿世恶业所使，要坏我往生西方之道，要使我永远受生死轮回之苦。我而今晓得他是要害我的，我偏不随他转。除过念佛外，一事也不念他。那就能与佛心心相应，蒙佛接引，直下往生矣。好记我语，自可速得莫大之利益。

林文忠公行舆日课发隐

详观古之大忠大孝，建大功，立大业，道济当时，德被后世，浩气塞天地，精忠贯日月者，皆由学佛得力而来。世儒不知道本，只见已然之迹，而不知其所以然之心。致其本隐而不显，潜而不彰。以拘儒忌佛，故多主于潜修密证，不自暴露。若详审其行迹，必有不可掩者。其子孙若非具正知见，必惟恐为俗儒所讥，亦不肯为之阐发耳。以此因缘，致潜德幽光，湮没无闻者多多矣。《旧唐书》凡佛法事迹，及士大夫与高僧往还之言论，俱择要以载。欧阳修作《新唐书》，删去二千余条。《五代史》亦然。盖惟恐天下后世，知佛法有益于身心性命，国家政治，而学之也。其他史官，多是此种拘墟之士。故古大人之潜修而密证者，皆不得而知焉。林文忠公则徐，其学问、知识、志节、忠义，为前清一代所仅见。虽政事冗繁，而修持净业，不稍间断。以学佛，乃学问、志节、忠义之根本。此本既得，则泛应曲当，举措咸宜，此古大人高出流辈之所由来也。一日文忠公曾孙翔，字璧予者，以公亲书之《弥陀》、《金刚》、《心经》、《大悲》、《往生》，各经咒之梵册课本见示。其卷面题曰"净土资粮"。其匣面题曰"行舆日课"。足知公潜修净土法门虽出入往还，犹不肯废。为备行舆持诵，故其经本只四寸多长，三寸多宽。其字恭楷，一笔不苟。足见其恭敬至诚，不敢稍涉疏忽也。其经每面六行，

每行十二字。璧予以先人手泽，恐久而湮没，作书册本而石印之。以期散布于各界人士，俾同知文忠公一生之修持，庶可当仁不让，见贤思齐，因兹同冀超五浊而登九品焉。命光略叙原委。光幼即闻公之名而向往之，今知其修持如此之严密，诚所谓乘愿再来，现宰官身而说法者。愿见闻者，一致进行，同步后尘，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示殷德增母子法语二则

因果二字，遍摄世、出世间一切诸法，罄无不尽。盖不特佛教之所尚，亦世法之所不废也。其在儒书，早垂明训。《易》云：“积善余庆，积不善余殃。”《书》云：“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岂非因果之谓耶？而《春秋左氏传》所载，一切奇奇怪怪，善善恶恶，皆因果之实录。使后之人诵其书，按其事，懔然于祸福之无常，报应之不爽。由有鬼神，战兢惕厉，上智者固能奋志时敏，聿修厥德；下愚者亦知所畏惧，不敢为恶。故因果者，实为维系人心之大防，足以辅助王化所不及。乃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亦古今国家治乱兴衰之关键也。今日世道陵夷，人心陷溺，所以至于此极者，皆由不明因果报应之理所致。因果之理不明，其近因虽受新学说之影响，而其远因实由宋儒辟佛有以酿成之也。盖自宋儒之说兴，曰：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曰：人死神亦飘散，虽有剉斫舂磨，将何所施？曰：君子有所为而为善，则其为善也必不真，何事谈及因果？夫无所为而为善，只可以语上智之人。中人以下，必资有所劝而后善。今曰无所为而为，是阻人向善之路也。圣人以神道设教，幽赞于神明。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今以鬼神为虚诞，是废先王之教也。既死归断灭，无因果，无报应，则一切逆恶之行，凡可以得逞其志

者，有何所惮而不为乎？乱天下而祸人类者，必自此始矣。彼程、朱只知勉君子无所为而为善，独不虑小人无所畏而为恶耶？天下君子少而小人多，则程、朱之言，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矣，可不恫哉！然程、朱理学之说，多取诸佛经，乃欲以此自雄，以得于人者，反谓人不我若，遂掩耳盗铃，阴奉而阳违，甚至不惜操戈以逐之，夫果何为而然也？曰：为门庭之见，及欲配飨文庙耳。彼徒以门庭之见，而贻天下后世以无穷之祸患，此亦程、朱所不及料，而有心人所为深痛之也。夫程、朱为有宋一代大儒，其维护人伦纲纪之功，何可湮没！而其立言，乃不免违悖先圣，贻误后世。吾人读书尚古，可不深察乎哉？

今欲昌明因果之事理，及其实行之方法，必先从事于家庭教育。而家庭教育，又须以妇女为主体。盖世有贤母，方有贤子。伊古贤母，从事胎教，钧陶于禀质之初，化育于未生以前，而必期其习与性成也。如周之三太，（太姜，太任，太姒）阴相其夫，胎教其子，皆女中之圣人，实开周家王业之基。予尝谓治国平天下之权，女人家操得一大半。又谓教女为齐家治国之本者，即指克尽妇道，相夫教子而言也。乃今之女流，多不明此义，而妄欲参政揽权，思做大事，遂将家庭培植根本之道，置之度外。此真聚万国九州之铁，也铸不成此一个大错，深可慨也。培植家庭根本之道维何？即凡教子女，必在于孩提之时，先须使知因果报应之说，则一切悖恶行为，自有所畏而不敢为。讲因果之书，莫善于《感应篇》及《阴骘文》，此二书，能为之常常讲说，自有莫大之利益。盖童蒙天性未漓，善言易入，幼而习焉，久则成性，及既长而不可改也。正本清源，端在于此。故《易》曰，蒙以养正，圣功也。今天下所以大乱者，皆由一班不明教育原理之父母，有

以养成之也。盖既不能以胎教善其始，又不能以因果策其后，根本一坏，遂泛滥而不可收拾。于是非孝无亲之说，家庭革命之谈，乃昌言而不讳。乃至朋友则利交而货卖，夫妇则兽合而禽离。廉耻道丧，天理绝灭，洪流滔天，未知所届。即起孔子、释迦于今日，亦无法以救之，岌岌乎殆哉。然则将奈何？曰：挽救之道，唯有注重家庭教育，冀各为子女讲明因果之事理，以培植其根本而已。既植善因，必获善果，庶将来人心丕变，风俗渐淳，天下国家，其有太平之望乎！

学医发隐

佛为大医王，普治众生身心生死等病。然生死大病，由心而起，故先以治心病为前导。果能依法修持，则身病即可随之而愈。身病有三：一宿业，二内伤，三外感。此三种病，唯宿业难治。倘能竭诚尽敬，发自利利他之大菩提心，念南无阿弥陀佛，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超度宿世所害之怨家对头，彼若离苦得乐，病者即可业消病愈。不但不复为祟，反感超度之恩，而阴为护祐。凡婴此病，及医此病者，均不可不知此义。二内伤，或用心过度，或于酒、色、财、气，各有嗜好。若能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兼用药治，必易痊愈。倘不注意于根本，唯仗医药，亦难见效。纵效，亦不能永不复发。三外感，但能依前内伤所说之法而行，纵有外受风寒暑湿之患，亦极易治。若不注意于惩忿窒欲，闲邪存诚，即外感亦不易治。以根本受伤，徒治枝末，殊难得益。所以圣人致治于未乱，保身于未病，虽无治保之奇绩，其为治保也大矣。

余素不知医，颇欲世人咸皆无病，日持大悲咒，加持净水。有久婴痼疾，中、西医士均不能治者，令其戒杀护生，吃素念佛，及念观音。果真至诚，即可立刻回机，不久自愈。纵不即愈，决无加重之理。且能消除恶业，增长善根，又无所费。汝欲学医，虽以针炙药品为事，须以大菩提心，常以佛

菩萨圣号，及大悲咒，普为自他持诵。以期彼此同获现生身心安乐，临终决生西方。则不负为佛弟子，随分随力，普利自他之道。若如世之庸医，唯期得利，不以参赞继开之德能，俾天地之德能，圆满充足，竖穷三际，横遍十方。人与天、地并称三才者，此也。人之德能，大端有四。人者，仁也；仁慈恻隐，自利利他，故名为人。人者，忍也；忍劳忍苦，担当柱地撑天之事，故名为人。人者，任也；力任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俾无所歉缺，故名为人。（此八事，匹夫匹妇皆能为之。此乃参赞化育，继往开来，撑柱天地之大事。若一疏忽，或亡一二，或八字俱亡，则成冒名之伪人，非与天地并名三才之真人矣。若能类推，则希圣希贤，学佛学祖，有余裕矣。）人者，尽也；尽儒教伦常之道以敦伦，尽佛教心性之道以证心，故名为人。人之义，大矣哉！愿一切同伦，各各担荷人之四义，岂独吾国之幸，实天下万国之深幸也。或曰："汝作此说，汝能一一无憾否？"答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悲我之一一有憾，冀一切同伦一一无憾，以免一一同伦，临寿终时，犹有如我无穷之深悲也。君不见未曾有因缘经，野干说法，天帝释拜听乎？使尽大地人皆为天帝释，亦不至不许野干开口，君何得固执人我相而责我乎！""我知过矣，后不再说。"

与丁福保居士书

一 复丁福保居士论臂香书

臂香者，于臂上燃香也。灵峰老人日持《楞严》、《梵网》二经，故于燃香一事颇为频数。良以一切众生无不爱惜自身，保重自身，于他则杀其身、食其肉，心更欢乐；于己则蚊嚼芒刺，便难忍受矣！如来于《法华》、《楞严》、《梵网》等大乘经中，称赞苦行，令其燃身臂指供养诸佛，对治贪心及爱惜保重自身之心。此法于六度中仍属布施度摄。以布施有内外不同：外则国城妻子，内则头目髓脑。然香燃身，皆所谓舍。必须至心恳切，仰祈三宝加被，唯欲自他业消慧朗，罪灭福增（言自他者，虽实为己，又须以此功德回向法界众生，故云自他。），绝无一毫为求名闻及求世间人天福乐之心。唯为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而行，则功德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所谓三轮体空，四弘普摄，功德由心愿而广大，果报由心愿而速获。其或心慕虚名，徒以执著之心，效法除著之行，且莫说燃臂香，即将全身通燃，亦是无益苦行，以执著心，求名誉念，既无三轮体空之解，又无四弘普摄之心，以如来破除身见之法，转增坚固身见，罪福由心而分，果报由心而异，故《华严》谓："牛饮水成乳，蛇饮水成毒，智学证涅槃，愚学增生死"者，此也。

二

近世士大夫多守拘墟之见，有以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事理相告者，则曰此稗官野史小说家凭空造者，何足信乎！其人亦曾读经阅史，虽见此种事，亦不体察其所以然，其拘墟也仍复如是。居士将历史之因果报应生死轮等事，集之于一编之中，上而麟经，下及明史，其事迹的的可考，彼拘墟者读之，当必哑口不敢谓其无稽妄造矣！

至于学佛一事，愿须克尽人道方可趣向，若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事一不实践，虽终日奉佛，佛岂佑之哉？良以佛教该世、出世间一切诸法，故于父言慈，于子言孝，各令尽其人道之分，然后修出世之法。譬如欲修万丈高楼，必先坚筑地基，开通水道，则万丈高楼方可增修，且可永久不坏。若或地基不坚，必至未成而坏。语云：“选忠臣于孝子之门”，学佛者亦复如是。昔白居易问鸟窠禅师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欲学佛法，先须克己慎独，事事皆从心地中真实做出，若此人者，乃可谓真佛弟子，若其心奸恶，欲借佛法以免罪业者，何异先服毒药，后服良药！欲其身轻体健，年延寿永得，其可得乎？《实验》一书，堪破此弊，流通于世，大有利益。

又苏州彭希涑曾辑《二十二史感应录》，于历史中摘录因果事实百八十余，不知阁下曾有此书否？若有，宜一并排印，以辟拘墟者之眼界。又二十四史，奇事固多，居士博览无遗，宜将非凡情所测之事，如《欲海回狂》后所标者，并诸因果轮回等事，尽录而辅作一书，以为治国安民，了生脱死之一助，则其功德大矣。不知肯满我愚愿乎？

与弘一法师书

一 复函

接手书，知发大菩提心，誓证念佛三昧，刻期掩关，以祈遂此大愿。光阅之不胜欢喜。所谓最后训言，光何敢当。然可不尽我之愚诚以奉之乎？虽固知座下用此种络索不著，而朋友往还，贫富各尽其分，则智愚何独不然？但尽愚诚即已，不计人之用得著与否耳。窃谓座下此心实属不可思议。然于关中用功，当以专精不二为主，心果得一，自有不可思议感通，于未一之前，切不可以躁妄心先求感通，一心之后，定有感通，感通则心更精一。所谓明镜当台、遇形斯映，纭纭自彼，与我何涉？心未一而切求感通，即此求感通之心，便是修道第一大障。况以躁妄格外企望，或致起诸魔事，破坏净心？大势至谓“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敢为座下陈之。

二 复函

座下勇猛精进，为人所难能。又欲刺血写经，可谓重法轻身，必得大遂所愿矣。虽然，光愿座下先专志修念佛三昧，

待其有得，然后行此法事。倘最初即行此行，或恐血亏神弱，难为进趣耳。入道多门，唯人志趣了无一定之法，其一定者，曰诚、曰恭敬。此二事虽尽未来际诸佛出世，皆不能易也。而吾人以博地凡夫，欲顿消业累、速证无生，不致力于此，譬如木无根而欲茂，鸟无翼欲飞，其可得乎？今将办法之利弊并前人证验，略开一二，庶可随意作法矣。

刺血写经，有专用血写者，有合金、合硃、合墨者。合金一事，非吾人力所能为。憨山大师写经，系皇太后供给纸与金耳。金书之纸，须用蓝色方显，白纸则不显。即蓝纸金字，亦不如白纸墨字及硃字之明了。光曾已见过矣。若合金、硃、墨等，则血但少许，以表其志诚心。如憨山于五台妙德庵，刺舌血研金，写《华严经》。妙峰日刺舌血为二分，一分研硃书《华严经》，一分著《蒙山施食》中，施鬼神。高丽南湖奇禅师，见蕅益《弥陀要解》，欲广流通，刺舌血研墨写《要解》，用作刻板底样刻之，冀此书遍法界尽来际以流通耳。其写一字，礼三拜，绕三匝，称十二声佛名。可谓识见超拔，修持专挚者也。此三老之刺舌血，当不须另行作法。刺出即研金、硃、墨而写之便了，决非纯用血，当仍用水参合之。若专用血写，刺时先须接于小碗中，用长针尽力周匝搅之，以去其筋，则血不糊笔，方可随意书写。若不抽筋，则笔被血筋缚住，不能写矣。古有刺血写《华严》，以血筋日堆，塑成佛像，有一寸余之高者。又血性清淡，著纸即散，了无笔画，成一血团。其纸必须先用白矾矾过方可用。矾过之纸不渗，最省血，大纸店中有卖的，不须自制，此系备画工笔者之用也。其矾过之纸格外厚重，又复经久，如黄纸已染者例坚实，未染之纸头即硗脆。

古人刺血，或舌或指，或臂或胸前，亦不一定。若身则

自心以下断不可用，若用则获罪不浅。不知座下拟书何经？若小部头，则舌血或可供用。若大部，及专用血书，则舌血恐难足用。须用指及臂血方可告圆。以舌为心苗，取血过多，恐心力受伤，难于进修耳。光近见刺血写经者，直是造业，以了无恭敬。刺血则一时刺许多，春秋时，过二三日即臭；夏日半天即臭，犹用以写；又有将血晒干，每写时，用水研干血以写之者；又所写潦草，毫不恭敬，直是儿戏。不是用血以表志诚，乃用刺血写经，以博自己真心修行之名耳。窃谓指血、舌血，刺则不至太多，若臂则一刺或可接半碗血，与其久臭而仍用，及晒干研而方用，似不若最初即用血合硃作锭，晒干听用。为不虚耗血，又不以臭血污经，为两适其宜矣。然此锭既无胶，恐久则硃落，研时宜用白芨再研，庶不至落。又将欲刺血，先几日即须减食盐，及大料调和等。若不先戒食此等，则其血腥臊。若先戒食此等，则血便无浊气。

又写经不同写字屏，取其神趣，不必工整。若写经，宜如进士写策，一笔不容苟简，其体必须依正式体，若座下书札体格，断不可用。古今人多有以行草体写经者，光绝不赞成。所以宽慧师发心在扬州写《华严经》，已写六十余卷，其笔法潦草，知好歹者，便不肯观。光极力呵斥，令其一笔一画必恭必敬。又令作讼过记以讼已过，告诫阅者。彼请光代作，故芜钞中录之。方欲以此断烦惑，了生死，度众生，成佛道，岂可以游戏为之乎？当今之世，谈玄说妙者不乏其人，若在此处检点，则便寥寥矣。

尤君来书，语颇谦恭，光覆之已，又致谢函，可谓笃信之士。然仍是社会之知见，于佛法中仍不能息心实求其益。何以见之？今有行路之人，不知前途，欲问于人，当作揖合掌，而尤君两次来函，署名之下只云合十。是以了生死法等行路

耳。且书札尚不见屈，其肯自屈以礼僧乎？光与座下心交，与尤君亦心交，非责其见慢，实企其获益耳。

三　复函

接手书，见其字体工整，可依此书经。夫书经乃欲以凡夫心识转为如来智慧，比新进士下殿试场，尚须严恭寅畏，无稍怠忽。能如是者，必能即业识心，成如来藏，于选佛场中可得状元。今人书经任意潦草，非为书经，特藉此以习字，兼欲留其笔迹于后世耳。如此书经，非全无益，亦不过为未来得度之因。而其亵慢之罪，亦非浅鲜。

座下与尤居士书，彼数日前亦来信。意谓光之为人，唯欲人恭敬，故于开首即称师尊，而印光法师四字亦不用。光已详示所以。座下信首，亦当仍用印光二字，不得过为谦虚，反成俗套。至于古人于同辈有一言之启迪者，皆以作礼伸谢，此常仪也，无间僧俗。今礼教陵替，故多多皆习成我慢自大之派头。学一才一艺，不肯下人，尚不能得，况学无上菩提之道乎？此光尽他山石之愚诚也。

刺血写经一事，且作缓图，当先以一心念佛为要；恐血耗神衰，反为障碍矣！身安而后道隆，在凡夫地，不得以法身大士之苦行，是则是效；但得一心，法法圆备矣！

四

讲《起信论》，虽不必定宗裂网疏，然决不可谓裂网为非，此决定不易之法也。灵峰著述，千古少有，彼等正眼未开，不知其要，故辄吠影以惑初学。果真具正知见者闻之，则彼之

心腹彻底了知矣。灵峰老人乃末法绝无而仅有者，其言句理事具足，利益叵测，随人分量，各受其益。

复范古农居士书

一

净土一法以信、愿、行三法为宗，唯其具真信切愿方有笃行，祸害迫切便能诚恳，优游无事便宽缓，此凡夫通病也。然当今之时，其世道局势有如安卧积薪之上，其下已发烈火，但未烧至其身；转瞬则全体炽然，遍界无逃避处，尚犹悠忽度日，不能专志求救于一句佛号，其知见之浅近，甚矣。

佛法诸宗修持，必到行起解绝方有实益，不独净宗观为然。宗家以一无义味话头置之心中，当作本命元辰，不计时日，常为参叩，待至身心世界悉皆不知，方能大彻大悟。非行起解绝乎？六祖谓但看《金刚经》即能明心见性，非行起解绝乎？愚谓起之一字，义当作极。唯其用力之极，故致能、所双忘，一心彻露。行若未极，虽能观念，则有能有所，全是凡情用事，全是知见分别，全是知解，何能得其真实利益？唯其用力及极，则能、所情见消灭，本有真心发现，故古有死木头人，后来道风，辉映古今，其利益皆在极之一字耳。

又今人多尚空谈，不务实践。劝修净业，当理事并进，而尤须以事为修持之方。何也？以明理之人，全事即理，终日事持，即终日理持。若理事未能大明，一闻理持，便觉此义

深妙，兼合自己懒惰懈怠，畏于劳烦持念之情，遂执理废事。既废于事，理亦只成空谈矣。愿阁下以圆人全事即理，为一切人劝，则利益大矣。

二

中阴者，即识神也。非识神化为中阴，即俗所谓灵魂者。言中阴七日一死生，七七日必投生等，不可泥执。中阴之死生，乃即彼无明心中所现之生灭相而言，不可呆作世人之死生相以论也。中阴受生，疾则一弹指顷即向三途六道中去，迟则或至七七并过七七日等。初死之人能令相识者，或见于昼夜；与人相接，或有言论。此不独中阴为然，即已受生善恶道中，亦能于相识亲故之前为一现形。此虽本人意念所现，其权实操于主造化之神祇，欲以彰示人死神明不灭，及善恶果报不虚耳。否则阳间人不知阴间事，则人死形既朽灭，神亦飘散之瞽论，必至群相附和。而举世之人，同陷于无因无果，无有来生后世之邪见深坑，将见善者则亦不加惕厉以修德，恶者便欲穷凶极欲以造恶矣。虽有佛言，无由证明，谁肯信受？由其有现形相示等，足徵佛语无妄，果报分明。不但善者益趋于善，即恶者，其心亦被此等情理折伏，而亦不至十分决烈。天地鬼神，欲人明知此事；故有亡者现身于人世，阳人主刑于幽冥等，皆所以辅弼佛法，翼赞治道。其理甚微，其关系甚大。此种事古今载籍甚多，然皆未明言其权之所自，并其事之关系之利益耳。

以中阴虽离身躯，依旧仍有身躯之情见在。既有身躯之情见，固须衣食而为资养。以凡夫业障深重，不知五蕴本空，仍与世人无异。若是具大智慧人，则当下脱体无依，五蕴空

而诸苦消灭，一真显而万德圆彰矣。其境界虽不必定同，不妨各随各人之情见为资具。如焚冥衣，在生者只取其与衣之心，其大小长短岂能恰恰合宜？然承生人之情见，并彼亡人之情见，便适相为宜。此可见一切诸法随心转变之大义矣。死之已后，尚未受生于六道之中名为中阴。若已受生于六道中，则不名中阴。其附人说苦乐事者，皆其神识作用耳。投生必由神识与父母精血和合。是受胎时，即已神识住于胎中。生时每有亲见其人之入母室者，乃系有父母交媾时，代为受胎，迨其胎成，本识方来，代识随去也。《欲海回狂》卷三第十二页，第八、九、十、十一、十二行曾有此问。原答颇不中理，光为之改正，当查阅之。原答云："譬如鸡卵，有有雄者，有无雄者，未有识托之胎，如卵之无雄者也。"不知卵之无雄者，即令鸡孚，亦不生子，何可为喻？光只期理明，不避僭越，故为居士陈其所以。圆泽之母，怀孕三年，殆即此种情事耳。此约常途通论，须知众生业力不可思议。如净业已成者，身未亡而神现净土，恶业深重者，人卧病而神婴罚于幽冥。命虽未尽，识已投生，迨至将生，方始全分心神附彼胎体。此理固亦非全无也，当以有代为受胎者，为常途多分耳。

三界诸法，唯心所现。众生虽迷，其业力不思议处，正是心力不思议处，亦是诸佛神通道力不思议处。光近十余年，目力不堪为用，故于经论不能广引以证，然其理固非妄出臆见，以取罪戾也。死生，众生之大事；因果，教化之大权；愿阁下不惜广长舌，以因果报应为转烦恼生死成菩提涅槃之一助，则法门幸甚，众生幸甚！

复袁福球居士书

所言由《佛学撮要》顿生正信，一以宿有善根，一以令严慈之熏陶使然。印光一介庸僧，于法道无所知晓，唯谛信净土，以期带业往生。有志愿相同者，随便酬答以自分之事业，意似有可取者，而文笔肤浅，实为贻诮高明，不禁惭惶无地。何得以理圆词妙等以誉之？不惧膺以凡滥圣之愆乎？

所言念佛三昧，说之似易，得之实难。但当摄心切念，久当自得。即不能得，以真信切愿摄心净念之功德，当必稳得蒙佛接引，带业往生。事一心，若约蕅益大师所判，尚非现世修行人之身分，况理一心乎？以断见思惑方名事一，破无明证法性则名理一。若是内秘菩萨行，外现作凡夫，则此之二一，固皆无难。若实系具缚凡夫，则事一尚不多得，况理一乎？当过细看印光与永嘉某居士之极长一信，则可知。至于悟无生以后，护持保任、销镕余习，彼自了明，何须预问？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否则纵令饮者说得十分的确，而未饮之人，究不知其是何滋味。以居士将此悟无生忍看得容易，恐自己或悟而不知保任护持，致余习复蒙，得而复失，故有此问。

真无生忍实非小可，乃破无明证法性，最下者为圆教初住菩萨，即别教之初地也。谈何容易！祈且依《印光文钞》所说而行，待其悉知净土法门之所以然，及信、愿、行俱能不

被一切知识异说所夺，此后若有余力，不妨兼研诸大乘经论，以开智识，以为宏净土之根据。如是则虽是凡夫，可以随机利生，行菩萨道。且忽妄意高远，恐或于事理不清，则难免著魔。永嘉某居士之长信专治此病，彼病与汝病，名目不同、性质是一。光固不愿多说，祈于彼信领会之。须知悟后之人，与未悟之人，其修持仍同，其心念则别。未悟无生者，境未至而将迎，境现前而攀揽，境已过而忆念（攀揽二字，赅摄好恶憎爱。忽谓好爱为攀揽，憎恶为不攀揽）。悟无生者，境虽生灭，心无生灭，犹如明镜，来无所黏，去无踪迹。其心之酬境，如镜之现象，绝无一毫执著系恋之思想。然虽于境无心，犹然波腾行海，云布慈门，凡世间纲常伦理，与夫上宏下化之事，必须一一认真实行，虽丧身命，不肯逾越。且莫认作于境无心，便于修持自利利他、上宏下化之事悉皆弛，则是深著空魔，堕于顽空。由兹拨无因果，肆意冥行，乃成以凡滥圣，坏乱佛法，疑误众生之阿鼻地狱种子矣。此中关系，甚深甚深！光固不得不为略陈其利害也。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世间之乱，乃众生同分恶业所感。彼邪僻诸说亦然。世风之变，最初皆一二人为之发起，治乱邪正，无不皆然。何可不于人力转变处讲，而专归于佛菩萨显神变乎？佛菩萨非不能显神变，奈众生业重，亦无如之何。譬如浓云厚雾，渺不见夫天日，将谓天日已无有乎？而人与天、地称为三才，僧与佛、法名为三宝，其如此称者，以参赞化育、宏扬法道之义而名之。汝专欲弃人力，而任佛菩萨天地之力，是尚可谓知道者乎？大乱之世，大悲菩萨示现救护，亦救其有缘耳。以乱乃同业，其宿因现缘乃别业，有感菩萨之别业，则蒙菩萨加被救护，何可儱侗而论？菩萨逆顺方便，救护众生之事，非胶知板见者所能知。今为汝说一例，

由此而推，勿道是菩萨即真怨家，亦好作入道成佛之基。诸佛以八苦为师，成无上道。是苦为成佛之本。又佛令弟子最初即修不净观。观之久久，即可断惑证真，成阿罗汉。则不净又为清净之本。北俱卢洲之人，了无有苦，故不能入道。南阎浮提苦事甚多，故入佛道以了生死者，莫能穷数。使世间绝过生老病死，刀兵水火等苦，则人各醉生梦死于逸乐中，谁肯发出世心，以求了生死乎？至谓拥强兵、踞高位、作种种苦恼众生事者，或抑有大悲示现者欤？此义唯可与通人言，不可与无知无识者道。若是通人，即真恶魔，亦可得益。无知无识者，若知此义，则不知发心修行，反去毁谤佛法。譬如用药：小儿不肯吃药，涂之于乳，则不吃而吃矣。汝欲作通人大张此义，则害人处多而利人处少矣。且祈缄默，勿妄谈说。佛菩萨之境界非凡夫所能测度。

中国之贫弱由于不依礼义，依礼义何至贫弱？试问贫弱之因，何一不是贪赃受贿以利外人乎？汝未认清病源，便谓药不见效，可谓智乎？外国之强，以国小，不同心协心，不能自立。中国则人各异心，纵有同者，外人以贿诱之，则随贿所转。不但不顾国与民，并将自身亦不顾，谓为奉行礼义之失，其可乎哉！昔林文忠公之驱夷，即是其时证。以后大小事，何一非中国代为周旋令成乎？中国之人多半皆属亡八字，故致外国如是之强，中国如是之弱。使皆守礼义，则外国之无益各货将无处可消，而中国一年当保全数千万金矣。中国人之下作，诚可谓下作之极矣。孟子曰：“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汝虽读书阅世，未知读书阅世之道，故有此问也。为今之计，当以提倡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及改恶修善，信愿往生，为挽回劫运、救国救民之第一著。谈玄说妙，尚在其次。然欲救世，非自己躬行断无实

效。由身而家，由家而邑，由邑而国，此风一倡，或可有意料不及之效，否则便难梦见矣。

复邓伯诚居士书

一

相晤以来，忽满六年。不但星霜屡更，即圆历已非其旧，世相无常，诚可叹悼。

接手书，知不废净业，洵足嘉美。而云身心不安之至，为境遇不佳致不安耶？抑或疾病缠绵致不安耶？若境遇不佳者，当作退一步想：试思世之胜我者固多，而不如我者亦复不少。但得不饥不寒，何羡大富大贵！乐天知命，随遇而安，如是则尚能转烦恼成菩提，岂不能转忧苦作安乐耶？若疾病缠绵者，当痛念身为苦本；极生厌离，力修净业，誓求往生。诸佛以苦为师，致成佛道；吾人当以病为药，速求出离。须知具缚凡夫，若无贫穷疾病等苦，将日奔驰于声色名利之场而莫之能已；谁肯于得意烜赫之时，回首作未来沈溺之想乎？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故知天之成就人者多以逆，而人之只承天者宜顺受也。

然孟子所谓大任，乃世间之爵位，尚须知此忧劳，方可不负天心。何况吾人以博地凡夫，直欲上承法王觉道，下化

法界有情，倘不稍藉挫折于贫病，则凡惑日炽，净业难成；迷昧本心，永沦恶道；尽未来际，求出无期矣。古德所谓“不经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者，正此之谓也。但当志心念佛以消旧业，断不可起烦躁心，怨天尤人，谓因果虚幻、佛法不灵。须知吾人自无始以来，所作恶业无量无边。《华严经》谓：“假使恶业有体相者，十方虚空，不能容受。”岂泛泛悠悠之修持便可消尽也？所以释迦、弥陀两土教主，痛念众生无力断惑，特开一仗佛慈力、带业往生之法门。其宏慈大悲，虽天地父母，不能喻其恒河沙分之一。只宜发惭愧心、发忏悔心，自可蒙佛加被，业消身安耳。若病苦至剧不能忍受者，当于朝暮念佛回向外，专心致志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观音现身尘刹，寻声救苦；人当危急之际，若能持诵礼拜，无不随感而应，即垂慈佑，令脱苦恼而获安乐也。

念佛一法，乃至简至易，至广至大之法。必须恳切志诚之极，方能感应道交，即生亲获实益。若懒惰懈怠，毫无敬畏，虽种远因，而亵慢之罪，有不堪设想者。纵令得生人天，断难高预海会。至于佛像当作真佛看，不可作土、木、铜、铁等看。经典乃三世诸佛之师，如来法身舍利，亦当作真佛看，不可作纸墨等看。对经像时，当如忠臣之奉圣主，孝子之读遗嘱。能如是，则无业障而不消、无福慧而不足矣。

现今士大夫学佛者多，然率皆读其文、解其义、取其供给口头，以博一通家之名而已。至于恭敬志诚，依教修持者，诚为难得其人。余常谓欲得佛法实益，须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则消一分罪业，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则消十分罪业，增十分福慧。若无恭敬而致亵慢，则罪业愈增，而福慧愈减矣。哀哉！凡遇知交，当谆谆以此意告之，乃莫大之法施也。净土法门若信得及，何善如之？若己智有不了，即

当仰信诸佛诸祖言，断不可有一念疑心；疑则与佛相背，临终定难感通矣。古人谓净土法门，唯佛与佛乃能究尽，登地菩萨，不能知其少分。夫登地大士尚不全知，岂可以博地凡夫妄生臆断乎？若欲研究，当看《净土十要》。此书乃蕅益大师于净土诸书中，采其菁华，妙契时机，最为第一。其开首《弥陀要解》，自佛说此经以来，为西天东土中绝无而仅有之注解也。宜恪遵守，不可忽略。

今之聪明人，虽学佛法，以未亲近具眼善知识，率皆专重理性，拨弃事修及与因果。既拨事修因果，并理性而失之。所以每有才高等辈，词惊鬼神，究其行为，与市井无知识者无异，其病根皆由拨事修因果之所致也。俾上智者徒生怜愍，下愚者依样妄为。所谓以身谤法，罪过无量。《法苑珠林》一书（一百卷。常州天宁寺订作三十本，苏州玛瑙经房订作廿四本。玛瑙经房板残伤模糊，天宁寺板系新刻。）详谈因果，理事并进。事迹报应历历分明，阅之令人不寒而栗。纵在暗室屋漏，常如面对佛天，不敢稍萌恶念。上、中、下根皆蒙利益，断不至错认路头，执理废事，归于偏邪狂妄之弊。梦东所谓善谈心性者，必不弃离于因果；深信因果者，终必大明乎心性，此理势所必然也。梦东此语，乃千古不刊之至论，亦徒逞狂慧者之顶门针也。各流通处皆有，宜请而阅之。其利益当自知之，亦宜令一切知交阅之。令弟去秋复来山，亦曾以恭敬相勉；但未知伊以余言为是否也？

二

接手书，读之令人心神畅悦。

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孔子年将七十，尚

欲天假之年，卒以学《易》，以祈乎无大过。圣贤之学，未有不在起心动念处究竟者。年世儒者唯学词章，正心诚意置之不讲。虽日读圣贤书，了不知圣贤垂书训世之意。而口之所言，身之所行，与圣贤所言所行，或明暗之不相和、方圆之不相入，遑问究及于隐微几希之间哉！

佛经教人常行忏悔，以斯断尽无明，圆成佛道。虽位至等觉如弥勒菩萨，尚于二六时中礼十方诸佛，以期无明净尽、圆证法身。况其下焉者乎？而博地凡夫通身业力，不生惭愧，不修忏悔，虽一念心性与佛平等，由烦恼恶业障蔽心源，不能显现。譬如大圆宝镜经劫蒙尘，不但了无光明，即铜体亦不显现。若知即此全体尘垢之镜，具有照天照地之光，用力磨砻，日复一日，积功不已，铜质白露；又复加功，光明渐发。光明虽发，磨砻更切，力极功纯，垢尽明复，照天照地，为世至宝。须知此光镜本具足，非从磨得。若非本具，从磨得者，磨砖磨石亦应发光。又须知此光镜虽本具，不磨则永无发光之日。众生心性亦复如是。虽则与佛平等，若不改恶修善，背尘合觉，性具功德永不能发。以本具佛性之心识，造长劫沈沦之业苦；犹如暗室触宝，不但不得受用，反致受其损伤，可哀也已！

念佛一法，乃背尘合觉，返本归元之第一妙法。于在家人分上，更为亲切。以在家人身在世网，事务多端；摄心参禅及静室诵经等，或势不能分、或力不暇及，唯念佛一法最为方便。早晚于佛前随分随力，礼拜持念，回向发愿。除此之外，行住坐卧、语默动静、穿衣吃饭，一切时、一切处皆好念。但于洁净处、恭敬时，或出声、或默念皆可。若至不洁净处（如登厕等），或不恭敬时（如睡眠、洗浴等），但宜默念，不宜出声。非此时处不可念也。睡出声念，不但不恭

敬，又且伤气，久则成病。默念功德与常时一样。所谓“念兹在兹，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也。

居士既能发露忏悔，于净心法门最易相应。所谓心净则佛土净也。然既知非，又肯发露忏悔，必须改过迁善；若不改过迁善，则所谓忏悔者，仍是空谈，不得实益。至谓欲心不贪外事、专念佛；不能专，要他专；不能念，要他念；不能一心，要他一心等。亦无奇特奥妙法则，但将一个死字贴到额颅上，挂到眉毛上，心常念曰：“我某人从无始来直至今生，所作恶业无量无边。假使恶业有体相者，十方虚空不能容受。宿生何幸，今得人身，又闻佛法，若不一心念佛求生西方，一气不来，定向地狱镬汤、炉炭、剑树、刀山里受苦。不知经几多劫！纵出地狱，复堕饿鬼；腹大如海，咽细如针，长劫饥虚，喉中火然，不闻浆水之名，难得暂时之饱。从饿鬼出，复为畜生；或供人骑乘，或充人庖厨。纵得为人，愚痴无知，以造业为德能，以修善为桎梏，不数十年，又复堕落。经尘点劫，轮回六道。虽欲出离，未由也已。”能如是念，如上所求当下成办。所以张善和、张钟馗，临终地狱相现，念佛数声即亲见佛来接引往生。如是利益，一代时教，百千万亿法门之所无者。吾常曰：“九界众生离此法，上不能圆成佛道，十方诸佛舍此法，下不能普利群萌”者，此之谓也。果能生死心切，信得及，不生一念疑惑之心，则虽未出娑婆，已非娑婆之久客，未生极乐，即是极乐之嘉宾。见贤思齐，当仁不让。岂肯因循怠忽，以致一错而成永错乎哉？有血性汉子，断断不肯生作行肉走尸，死与草木同腐矣。勉旃！勉旃！

又念佛固贵专一，然居士上有父母，下有妻室，分外营谋，妄希富乐，实所不应。至于分内所当为者，亦须勉力为之。非必屏弃一切方为修行也。若屏弃一切，能不缺父母妻

室之养则可，否则便与孝道相背。虽曰修行，实违佛教，是又不可不知也。又须以净土法门利益劝父母，令其念佛求生西方。若能信受奉行，临命终时，定得往生，一得往生，直下超凡入圣，了生脱死，高预海会，亲炙弥陀，直至成佛而后已。世间之孝，孰能与此等者？又若能以此普告同人，令彼各各父母，皆得往生。则化功归已，而亲与自己之莲品，更当高增位次矣。诗云："孝子不匮，永锡尔类。"欲孝其亲者，宜深思而力行之！

复高邵麟居士书

一

谢恩光来山，持阁下书。展读之下，见其慕道心切而愿力宏大，誓期深入而不肯得少为足，欣慰无量。至于过赞不慧，令人惭愧无似耳。

阁下欲了生死大事，况复年临知命，来日无多，又无知识益友之可亲近，而不专修净业、一心念佛，而欲泛泛然研究诸经奥义典句，似未深知净土法门之所以然者。宜往华严寺借阅《净土十要》及《净土圣贤录》，息心详阅，自知所趣。

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杀而食之，何能下咽？若知此义，即丧身失命亦不能吃一切肉矣！然佛之教人，循循善诱；上根则令其全断，中、下则令其渐减，而遂至于全断耳。发愿文文虽宏大，然须真实从心而发，方名为愿。否则心口相违，何名为愿？现世之愿虽亦无妨，欲生福慧子孙，须从大积阴德广行方便中求。况阁下年当六八，续娶三妻，但止生女，即此可徵宿世现生皆少栽培。今欲转回天心，必须真实改过迁善，如明季袁了凡先生之笃实做去，断未有不蒙感格而满所愿者。且勿谓吾家素寒，不能广积阴德，大行方便。须知身、口、意三业皆恶，即莫大之恶，倘三业

皆善，即莫大之善。至如愚人不信因果，不信罪福报应；侃侃凿凿，依《安士全书》等所说，为其演说，令其始则渐信因果，继则深信佛法，终则往生西方，了生脱死。一人如是，功德尚无量无边，何况多人？然须躬行无玷，方可感化同人。自己妻女能信受奉行，别人自能相观而善矣。岂在资财多乎哉？但求不饥不寒，何思财发巨万？遗子黄金满籯，不如教子一经。祖德若亏，便当愧死；祖业纵亏，有何所伤？而以来日无多之身，思欲顿复，徒生妄想，了无实益。且自随缘度日，便为乐天知命矣。

健寿处世，有顺无逆，世人谁不愿得？然而得者甚少，不得者甚多。以宿世现生，无大栽培，无因不能得果故也。今阁下欲生西方了生死。但当愿高曾祖父母等神识，仗自己自行化他修持净业之力，即蒙佛慈接引往生，则可谓大孝尊亲。其不绝先祖祀，及复祖业等，皆世间凡情所共知见之浅近境界也。况求生西方者，不可怕死。若今日即死，今日即生西方。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岂可今日要死，且不愿死。既贪恋尘境，不能放下，便因贪成障，净土之境不现，而随业受生于善恶道中之境便现。境现，则随业受生于善恶道中矣。往生西方便成画饼。故修西方人，今日死也好，再活一百二十岁也好，一切任彼前业，不去妄生计校。倘信愿真切，报终命尽，便即神超净域，业谢尘劳，莲开九品之花，佛授一生之记矣。又世人无子，每多广置妾媵，不知培德节欲。如此乃是速死之法，非求子之道。此事上关风化及与宗祀，人皆冒昧而为，其于人之大伦，不亦有愧于衷乎？

不慧人微德薄，百无一能，寄食普陀，苟延残喘，不敢为人作师。故谢恩光在先亦有此说，皆辞而不受。阁下皈依三宝，随于本地择其品行端方者，拜以为师，则已得为如来

弟子矣。下次再有笔札，不得用皈依字样。贵地既无明眼通人，光自愧道业未成，不敢作师。然复随缘开示者，喻如无足之人，一步难移，安坐三叉路口，有欲直达家乡，不知所趣者，指令得其正道，速达家乡。而归家之人，断不以彼之不能行，并其言而废之也。

二

来书言礼《法华经》摄心念佛，及欲寡其过而未能，拟欲依《功过格》日常检点，足见汝近来操修实属为己之学，非如今人之唯欲沽名邀誉，自欺欺人之可比也。幸甚幸甚！

礼诵持念，种种修持，皆当以诚敬为主。诚敬若极，经中所说功德，纵在凡夫地不能圆得，而其所得，亦已难思难议。若无诚敬，则与唱戏相同，其苦、乐、悲、欢皆属假装，不由中出，纵有功德，亦不过人天痴福而已。而此痴福，必倚之以造恶业，其将来之苦，何有了期？当以此意普告同侪，俾修须真修，行须实行，则其利溥矣。

所立拜经规矩，理固无碍，若依事相论之，若儱侗通拜，当念“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拜下想礼经偈云：“真空法性如虚空，常住法宝难思议。我身影现法宝前，一心如法归命礼。”想全经放光，及经中所说佛菩萨各各放光，照触自身，及法界有情。若逐字礼拜，当念一心顶礼《大乘妙法莲华经》某字法宝，拜某字则念某字。从如是我闻，至经尽，皆如此念。然观想一法，大非易事，若理路不清及心识纷乱，或致起诸魔事。但以至诚恭敬为主，能观则观，否则竭诚致敬，蓦直拜去，亦自功德无量。或汝所立章程，对经而拜，拜下想偈，及拜起念佛观佛，固不若供经佛前，专

一礼阿弥陀佛为专精一致。且忽谓缘想一佛不如缘想多佛之功德大，须知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所有十方法界诸佛功德，阿弥陀佛一佛全体具足。如帝网珠，千珠摄于一珠，一珠遍于千珠，举一全收，无欠无余。若久修大士，缘境不妨宽广，境愈宽而心愈专一；若初心末学，缘境若宽，则心识纷散。而障深慧浅，或致起诸魔事，故我佛世尊及历代诸祖，皆令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者此也。待其念佛得证三昧，则百千法门，无量妙义，咸皆具足。古人谓："已浴大海者，必用百川水。身到含元殿，不须问长安。"可谓最善形容者矣。

至于止恶修善，刻实检察，虽莫善于《功过格》，然使心不主于诚敬，纵日记功记过，亦是虚文。《功过格》此间未有其书，若约予所见，但当主敬存诚，于二六时中，不使有一念虚浮怠忽之相。乃与世人酬酢，唯以忠恕为怀，则一切时、一切处，恶念自无从而起。倘或宿习所使，偶尔忽生，而诚敬忠恕在怀，自能念起即觉，觉之即失，决不至发生滋长，举三业而随之矣。小人之所以伪为善而实为恶者，意谓人不我知，不知其不知者，但止世间凡夫耳。若得道圣人，固了了悉知。而天人鬼神虽未得道，以报得他心通，亦了了悉知。况声闻、缘觉、菩萨诸佛，他心道眼，圆见三世，如视诸掌者乎？欲无知者，唯己不知则可耳。己若自知，则天地鬼神、佛菩萨等，无不悉知之而悉见之矣。若知此义，虽暗室屋漏之中，不敢怠忽。人所不知之地，不敢萌恶。以天地鬼神诸佛菩萨共知，纵不知惭愧者，知此亦当惭愧无地矣。况真修实践之士哉！故欲寡其过，先须从畏此诸圣凡悉知悉见起。见先哲于羹墙，慎独知于衾影，犹是约世间情见而浅近言之，实则我心与十方法界，睹体吻合。由我迷故，其知局在于一身。彼十方法界圣人，彻证自心本具之法界藏心，凡法界中一切

有情举心动念，无不亲知亲见，何以故？以同禀真如，自他无二故。若知此义，自能战兢惕厉，主敬存诚。初则勉力息妄，久则无妄可得矣（恶念原属妄想，若不觉照，便成实恶。倘能觉照，则妄想灭而真心现矣）。

三

书中语语真实，欲得佛法实益，但以未知净土法门之所以，其心愿便与佛愿相违。世之修持求了生死者多矣。然每每以己愚见，测度如来不思议大法。遂致北辕适越，不能了脱。今生尚无正见，况来生乎？万一复得人身，而被今生所修之痴福所迷，安望其更加精进以求出离也耶？

佛说一切大小权实法门，皆须仗己功力，断惑证真，方出生死。若惑业有一丝毫，生死决定难出。是以从生至生，从劫至劫，展转修持，或有力量充足，直进不退即能了脱者，多皆旋觉忽迷，暂进久退，经尘点劫，不能出离。所以尔我今日尚为凡夫，皆坐不知如来普被三根，至极圆顿之净土法门故也。汝纵未亲知识，亦曾诵《弥陀经》、《无量寿经》、《十六观经》，及各净土《发愿文》、《龙舒文》、《归元直指》。彼皆令即生往生，汝偏欲展转来生。佛愍众生无力断惑，难了生死，故特开一仗佛慈力带业往生之横超法门，无论断惑与否，若具真信切愿，持佛名号（此是正行），及修行众善，回向往生（此是助行），无一不得生者。即五逆、十恶之人，临终地狱相现，若心识不迷，闻善知识教以念佛求生西方，若念十声，或止一声，当下命终亦得往生（此在《十六观经·下品》下生章，系金口诚言）。既往生已，即已高预海会，永出轮回。渐次进修，以圆佛果。若此逆恶罪人不闻此不思议

法，经尘点劫，难出地狱；饿鬼畜生尚难得，况欲得人身而修行了生死耶？当须发决定心，临终定欲往生西方。且莫说碌碌庸人之身，不愿更受，即为人天王身，及出家为僧，一闻千悟，得大总持、大宏法化、普利众生之高僧身，亦视之若毒荼罪薮，决定不生一念欲受之心。如是决定，则己之信愿行方能感佛，佛之誓愿方能摄受。感应道交，蒙佛接引，直登九品，永出轮回矣。三皈五戒，为入佛法之初门，修余法门，皆须依此而入，况即生了脱之至简至易，至圆至顿之不思议净土法门耶？不省三业、不持五戒，即无复得人身之分，况欲得莲华化生，具足相好光明之身耶？

汝日暮途远，宜从径直之法。且专门读诵净土三经，及《普贤行愿品》，研究净土诸经注疏。若诸语录、《金刚》、《法华》且先置之度外。以事宜急先，心无二用故也。至于寡过一事，实为儒、佛切要工夫。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使人谓其欲寡其过而未能。此实在意地上用功，非身口动辄有过也。在家居士日与常人酬酢，固宜刻刻提防，否则不但意业不净，即身、口亦或污秽不净。欲其自他兼利，莫过于多识前言往行，以存龟鉴。《安士全书》实为古今第一融通儒、佛心法，详示因果报应，及修持方法之导俗奇书。宜常翻阅，庶无疑不释，无行不谨矣。《法苑珠林》，更加阔大，虽非甚深经典，然初心由浅及深，则无误会之失。若不先悉罪福因果，便拟直探第一义谛实相妙理，或恐见地不清、错认消息，则以迷为悟，求升反坠矣。汝既专修净土，宜以莲池大师新定《净土发愿文》为主（《省庵语录》下卷有此愿文注解，阅之自知其妙）。汝自立四愿，或兼用或不用皆可。以彼愿文，事理周到，了无一义一法之渗漏。彼云法界，则包括无遗。汝云大千，校法界量，奚啻大地一尘，大海一滴。

历观汝书，似是真实在心地上用功。然今之学者，每每专说假话，不修实行。意拟沽名邀誉以求体面，并非真实自省寡过而作是言也。此名自暴自弃，名大妄语，名不知惭愧。若非此等，则为圣贤之徒，若带此气，则是下流坯，乃法之罪人，佛之逆子。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直心直行，方与佛合。

又自既修持净业（谓改过迁善及念佛。即生即愿往生西方），亦当教一切相识者亦修净业。宜依《龙舒文》普劝门，令其随分随力，种此不思议善根。然既欲教人，须由亲及疏。妻妾子女，忍不令得此利益乎？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世、出世、自行、化他，莫不如是。汝专求往生，晨朝十念外，凡行住坐卧，语默动静，著衣吃饭，屙屎放尿，一切时，一切处，皆当以六字洪名置之心口之间。但于如法时处，声默随宜。若大小便睡眠，则只许默念，切勿出声。默则功德齐等，声则不恭。睡又加伤气，不可不知。须知西方极乐世界，莫说凡夫不能到，即小乘圣人亦不能到。以彼系大乘不思议境界故也。小圣回心向大即能到。凡夫若无信愿感佛，纵修其余一切胜行，并持名胜行，亦不能往生。是以信愿最为要紧。蕅益云："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乃千佛出世不易之铁案也。能信得及，许汝西方有分（《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亦名《十六观经》此名《净土三经》；加《普贤行愿品》，名《净土四经》一本。其《无量寿经》，系魏承贯删削，又依余经增益，理虽有益，事实大错，不可依从）。

四

接手书，知居士近来修持亲切，自讼寡过，希圣希贤，非

徒博一修行之虚名而已。欣喜无量。

夫欲学佛祖了生死，须从惭愧忏悔，止恶修善而来（惭愧忏悔、止恶修善，即自讼寡过、克己复礼。若能自讼；自然寡过，寡过即克己之实行。既能克己；自然复礼矣）。持斋警策，意甚真切。但须脚踏实地，尽力做去，否则便成妄语中妄语。知之匪艰，行之维艰。世间多少聪明人，皆以唯说不行了此一生；徒入宝山，空手而归。可痛惜哉！可痛惜哉！若夫妄念满腔，憧憬往来，朋从尔思，由未真提正念故也。倘正念真切，则朋从于专注一境之正念矣。所谓调御得法，则寇贼皆为赤子。调御失道，虽手足亦作怨家。在凡夫地，谁无烦恼？须于平时预先提防，自然遇境逢缘，不至卒发。纵发亦能顿起觉照，令其消灭。起烦恼境，不一而足，举其甚者，唯财色与横逆数端而已。若知无义之财害甚毒蛇，则无临财苟得之烦恼。与人方便，究竟总归自己前程，则无穷急患难求救，由惜财而不肯之烦恼。色则纵对如花如玉之貌，常存若姊若妹之心；纵是娼妓，亦作是想，生怜悯心，生度脱心，则无见美色而动欲之烦恼。夫妇相敬如宾，视妻妾为相济继祖之恩人，不敢当作彼此行乐之欲具；则无徇欲灭身，及妻不能育子，不成立之烦恼。子女从小教训，则无忤逆亲心、败坏门风之烦恼。至于横逆一端，须生怜悯心，悯彼无知，不与计校，又作自己前生曾恼害过彼，今因此故，遂还一宿债，生欢喜心，则无横逆报复之烦恼。然上来所说乃俯顺初机，若久修大士，能了我空，则无尽烦恼悉化为大光明藏。譬如刀以磨利，金以炼纯，莲因淤泥滋培，方得清净光洁，境无自性，损益在人。三业四仪（四仪即行住坐卧），常持颜渊之四勿。五戒十善，必效曾氏之三省。暗室虽无人见，而天地鬼神咸知。念始萌乎隐微，罪福判若天渊。若能如是修省，将

见举动皆善，恶无从生矣。此实正心诚意之宏规，切勿谓释氏琐屑，不若儒者之简捷也。

若论念佛法门，唯以信、愿、行三法为其宗要。三法具足，决定往生。若无真信切愿，纵有真行，亦不能生。况悠悠泛泛者哉？蕅益所谓："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乃三世不易之常谈，三根普被之妙道也。宜通身靠倒，庶亲证实益耳。信、愿、行三《十要》中皆悉详示。而第一要，"《弥陀要解》五重玄义"中，第三明宗发挥三法最为精详。其后节节段段皆有指示，宜细参阅，此不备书。至于念佛，心难归一，当摄心切念，自能归一。摄心之法，莫先于至诚恳切。心不至诚，欲摄莫由。既至诚已，犹未纯一，当摄耳谛听。无论出声、默念，皆须念从心起，声从口出，音从耳入（默念虽不动口，然意地之中亦仍有口念之相）。心口念得清清楚楚，耳根听得清清楚楚，如是摄心，妄念自息矣。如或犹涌妄波，即用十念记数，则全心力量，施于一声佛号，虽欲起妄，力不暇及。此摄心念佛之究竟妙法，在昔宏净土者，尚未谈及。以人根尚利，不须如此，便能归一故耳。印光以心难制伏，方识此法之妙。盖屡试屡验，非率尔臆说。愿与天下后世钝根者共之，令万修万人去耳。所谓十念记数者，当念佛时，从一句至十句，须念得分明，仍须记得分明。至十句已，又须从一句至十句念，不可二十、三十。随念随记，不可掐珠，唯凭心记。若十句直记为难，或分为两气，则从一至五从六至十。若又费力，当从一至三，从四至六，从七至十作三气念。念得清楚，记得清楚，听得清楚，妄念无处著脚。一心不乱，久当自得耳。须知此之十念，与晨朝十念，摄妄则同，用功大异。晨朝十念，尽一口气为一念，不论佛数多少；此以一句佛为一念。彼唯晨朝十念则

可，若二十、三十，则伤气成病。此则念一句佛，心知一句，念十句佛，心知十句。从一至十，从一至十，纵日念数万，皆如是记。不但去妄，最能养神。随快随慢，了无滞碍。从朝至暮，无不相宜。较彼掐珠记数者，利益天殊，彼则身劳而神动，此则身逸而心安。但作事时，或难记数，则恳切直念。作事既了，仍复摄心记数。则憧憧往来者，朋从于专注一境之佛号中矣。大势至谓“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利根则不须论。若吾辈之钝根，舍此十念记数之法，欲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大难大难！又须知此摄心念佛之法，乃即浅即深，即小即大之不思议法。但当仰信佛言，切勿以己见不及，遂生疑惑，致多劫善根由兹中丧，不能究竟亲获实益，为可哀也。掐珠念佛，唯宜行住二时。若静坐养神，由手动故，神不能安，久则受病。此十念记数，行住坐卧皆无不宜。卧时只宜默念，不可出声。若出声，一则不恭，二则伤气。切记切记！

居士以年将半百，身系樊笼，素未参寻知识，倘欲即生了脱，但当专主净土一门。《金刚》、《法华》且先置之度外，待净土大通，一心已得后，再行研究不晚也。若此刻便即从事，恐智力不给，得彼失此。一法未精，二利咸失耳。《拣魔辩异录》系禅宗，深通教理者尚不易知，况居士乎？凡禅宗典章，概勿研究，以禅宗意在言外，若按文解义，则错会佛法，以善因而招恶果。《释氏稽古略》乃记事之书，而以禅宗为主。凡属此种言句，皆当置之勿究可也。吾常谓欲得佛法实益，须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则灭一分罪业，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则灭十分罪业，增十分福慧。若全无恭敬，虽种远因，其亵慢之罪，有不堪设想者。凡见一切信心人，皆须以此意告之。此系从初心至究竟之决定实义，若当

作腐僧迂谈，便为自暴自弃，岂特辜负印光，实为孤负自己也已。

与陈锡周居士书

如来出世，说法度生，愿欲一切众生直下了生脱死，亲证无上觉道而已。但以众生根机不等，不能究竟畅佛本怀，只得随顺机宜，循循善诱。大根则称性直谈，为说佛乘，令其即生圆证佛果，如《华严经》之善财，《法华经》之龙女等。次则为说菩萨乘、缘觉乘、声闻乘，令其渐次修习，渐次证果。又其次则为说五戒十善，令其不堕恶道，受人天身，渐种善根。随其所种善根大小，将来于三乘法中，随宿善力发诸现行。或依菩萨乘修六度万行而得亲证法身；或依缘觉、声闻乘悟十二因缘及四谛法而得断惑证真。此诸法门虽则大小不同，顿渐各异。然一一皆须自己修习力深，断惑证真，方可超出轮回，了生脱死。若三界内见、思二惑，丝毫未尽，则生死根本未能斩断，纵令定慧力深，依旧无由解脱。如三果圣人，尚生五不还天，经许多劫方证四果。若证四果；则生死根本断尽无余。然只是小果声闻，尚须回己所证小果，趣向如来大道；于十方世界乘愿受生，广行六度万行，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随己功行深浅，或渐或顿，以次证人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诸位。至等觉已，再破一品无明，证一分三德，便入妙觉位而成佛矣。

如来一代时教，所说法门虽则无量无边，其证入地位毕竟不能超越于此。虽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最圆顿直

捷。然见性成佛乃约本有法身，不涉凡圣因果修证而论。若依修证地位而言，亦与教家了无异趣。而末世之中，人根陋劣，知识鲜少，悟省尚难其人，何况实证？如来知诸众生唯仗自力了脱之难，故于一切法门之外，特开念佛求生净土一门，但能信愿真切，即五逆、十恶极重罪人，临命终时地狱相现，有善知识教以念佛，若能念佛十声，或止数声，或止一声，亦得蒙佛慈力，接引往生。况彼修行世善，不作诸恶者乎？若是精修梵行，禅定力深，则往生品味更高，见佛闻法最速。即大彻大悟、断惑证真之人，亦须回向往生，以期圆证法身，速成佛果。其余法门，小法则大根不须修，大法则小根不能修，唯兹净土一门，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上之则观音、势至、文殊、普贤，不能超出其外。下之则五逆、十恶、阿鼻种性亦可预入其中。使如来不开此法，则末世众生欲即生了生脱死，便绝无企望矣！然此法门如是广大，而其修法又极简易，由此之故，非宿有净土善根者，便难谛信无疑。不但凡夫不信，二乘犹多疑之。不但二乘不信，权位菩萨犹或疑之。唯大乘深位菩萨方能彻底了当，谛信无疑。能于此法深生信心，虽是具缚凡夫，其种性已超二乘之上。喻如太子堕地，贵压群臣，虽其才德未立，而仗王力故，感如此报。修净土人，亦复如是。由以信愿持佛名号，即能以凡夫心投佛觉海，故得潜通佛智，暗合道妙也。

欲说净土修法，若不略陈诸法仗自力了脱之难，此法仗佛力往生之易，则不是疑法，便是疑自。若有丝毫疑心，则因疑成障；莫道不修，修亦不得究竟实益也。由是言之，信之一法，可不急急讲求，以期深造其极乎哉？所言信者，须信娑婆实实是苦，极乐实实是乐。娑婆之苦，无量无边，总而言之，不出八苦，所谓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

求不得、五阴炽盛。此八种苦，贵极一时、贱至乞丐，各皆有之。前七种是过去世所感之果，谛思自知，不须详说，说则太费笔墨。第八五阴炽盛苦，乃现在起心动念，及动作云为，乃未来得苦之因。因果牵连，相续不断，从劫至劫，莫能解脱。五阴者，即色、受、想、行、识也。色，即所感业报之身，受、想、行、识，即触境所起幻妄之心。由此幻妄身心等法，于六尘境起惑造业，如火炽然不能止息，故名炽盛也。又阴者，盖覆义，音义与荫同。由此五法盖覆真性，不能显现，如浓云蔽日，虽杲日光辉了无所损，而由云蔽故，不蒙其照。凡夫未断惑业，被此五法障蔽，性天慧日不能显现，亦复如是。此第八苦，乃一切诸苦之本，修道之人，禅定力深，于六尘境界了无执著，不起憎爱，从此加功用行，进证无生，则惑业净尽，斩断生死根本矣。然此工夫大不容易，末世之中得者实难，故须专修净业，求生极乐；仗佛慈力，往生西方。既得往生，则莲花化生，无有生苦。纯童男相，寿等虚空，身无灾变。老病死等，名尚不闻，况有其实？追随圣众，亲侍弥陀，水鸟树林皆演法音，随己根性，由闻而证。亲尚了不可得，何况有怨？思衣得衣，思食得食，楼阁堂舍皆是七宝所成，不假人力，唯是化作。则翻娑婆之七苦，以成七乐。至于身则有大神通，有大威力，不离当处，便能于一念中，普于十方诸佛世界作诸佛事——上求下化。心则有大智慧，有大辩才，于一法中遍知诸法实相，随机说法，无有错谬。虽说世谛语言，皆契实相妙理。无五阴炽盛之苦，享身、心寂灭之乐。故经云："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也。"娑婆之苦，苦不可言，极乐之乐，乐莫能喻。深信佛言，了无疑惑，方名真信。切不可以凡夫外道知见，妄生猜度，谓净土种种不思议胜妙庄严皆属寓言，譬喻心法，非有实境。若

有此种邪知谬见，便失往生净土实益。其害甚大，.不可不知。

既知娑婆是苦，极乐是乐，应发切实誓愿，愿离娑婆苦，愿得极乐乐。其愿之切，当如堕厕坑之急求出离，又如系牢狱之切念家乡，己力不能自出，必求有大势力者提拔令出。娑婆世界一切众生，于逆顺境起贪、瞋、痴、造杀、盗、淫，秽污本有妙觉明心，乃无底之厕坑。既造恶业，必受恶报，久经长劫，轮回六道，乃不赦之牢狱。阿弥陀佛于往劫中，发四十八愿，度脱众生。有一愿云："若有众生闻我名号，求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阿弥陀佛誓愿度生，或众生不求接引，佛亦无可奈何。倘志心称名，誓求出离娑婆者，无一不蒙垂慈摄受也。阿弥陀佛有大势力，能拔娑婆无底厕坑不赦牢狱之人，直下出离其中，悉皆安置于极乐本身有家乡，令其入佛境界，同佛受用也。欲生西方，最初须有真信切愿；若无真信切愿，纵有修行，不能与佛感应道交，只得人天福报，及作未来得度之因而已。若信、愿具足，则万不漏一。永明所谓万修万人去者，指信、愿具足者言也。既有真信切愿，当修念佛正行。以信、愿为先导，念佛为正行。信、愿、行三，乃念佛法门宗要。有行无信、愿，不能往生；有信、愿无行，亦不能往生。信、愿、行三，具足无缺，决定往生。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品味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言念佛正行者，各随自己身分而立，不可定执一法。

如其身无事累，固当从朝至暮、从暮至朝、行住坐卧、语默动静、穿衣吃饭、大小便利　一切时、一切处，令此一句洪名圣号不离心口。若盥漱清净、衣冠整齐，及地方清洁，则或声或默，皆无不可。若睡眠及裸露澡浴、大、小便时，及至秽污不洁之处，只可默念，不宜出声。默念功德一样，出声便不恭敬。勿谓此等时处念不得佛，须知此等时处，出不

得声耳。又睡若出声，非唯不恭，且致伤气，不可不知。虽则长时念佛，无有间断，须于晨朝向佛礼拜毕，先念《阿弥陀经》一遍，《往生咒》三遍毕，即念《赞佛偈》；即“阿弥陀佛身金色偈”。念偈毕，念“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随即但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或一千声、或五百声，当围绕念。若不便绕，或跪，或坐，或立皆可。念至将毕，归位跪念观音、势至、清净大海众菩萨各三称。然后念《净土文》，发愿回向往生。念《净土文》者，令依文义而发心也。若心不依文而发，则成徒设虚文，不得实益矣！《净土文》毕，念三归依，礼拜而退。此为朝时功课，暮亦如之。若欲多多礼拜者，或在念佛归位之时，则礼若干拜佛外，九称菩萨，即作九礼。礼毕即发愿回向；或在功课念毕礼拜。随己之便，皆无不可。但须恳切至诚，不可潦草粗率。蒲团不可过高，高则便不恭敬。若或事务多端，略无闲暇。当于晨朝盥漱毕，有佛则礼佛三拜，正身合掌念“南无阿弥陀佛”；尽一口气为一念，念至十口气，即念小净土文。或但念愿生西方净土中四句偈。念毕礼佛三拜而退。若无佛即向西问讯，照上念法而念。此名十念法门。乃宋慈云忏主为王臣政务繁剧，无暇修持者所立也。何以令尽一口气念？以众生心散，又无暇专念；如此念时，借气摄心，心自不散。然须随气长短、不可强使多念，强则伤气。又止可十念，不可二十、三十，多亦伤气。以散心念佛，难得往生。此法能令心归一处，一心念佛，决定往生。念数虽少，功德颇深，极闲极忙，既各有法。则半闲半忙者，自可斟酌其间而为修持法则也。

又念佛之人，必须事事常存忠恕，心心提防过愆。知过必改，见义必为，方与佛合。如是之人，决定往生；若不如是，则与佛相反，决难感通。又举凡礼拜读诵大乘经典，及

作一切于世于人有益之事，悉皆以此回向西方，不可唯以念佛回向西方。其余功德另去回向世间福报，则念不归一，便难往生。须知真能念佛，不求世间福报，而自得世间福报（如长寿无病、家门清泰、子孙发达、诸缘如意、万事吉祥等）。若求世间福报，不肯回向往生，则所得世间福报反为下劣。而心不专一，往生便难决定矣。

此念佛法门，一代时教大乘经典尽皆赞扬。小乘经中绝不提起。有不通教理者，斥为小乘，乃无知邪说，不可听从。又乩坛所说，多属灵鬼依托，当人之智识而作。若说世间道理，则是者尚多；若说佛法，则非己所知，妄造谣言。如《金刚直解》后所附之先天古佛宝号，乃灭人慧命、瞎人正眼、极恶无比之魔话。以此施人，罪过无量矣。

与卫锦洲居士书*

《法华经》云："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天之所以成就人者，有苦有乐、有逆有顺、有祸有福，本无一定。唯在当人具通方眼，善体天心，则无苦非乐、无逆非顺、无祸非福矣。是以君子乐天知命，上不怨天、下不尤人、随遇而安，无往而不自在逍遥也。所以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者现在也。行者优游自得之意。富则周济贫穷，贵则致君泽民，尽其富贵之分，是之谓素富贵行乎富贵也），素贫贱行乎贫贱（若家无余财，身未出仕，则守乎贫贱之节，不敢妄为），素夷狄行乎夷狄（若尽忠被谗，贬之远方，如云贵、两广、黑龙江等。则心平气和，不怨君上、不恨谗人，若自己就是彼地之人一样），素患难行乎患难（或者不但远贬，且加之以刑。轻则楚打监牢，重则斩首分尸，或至灭门，仍然不怨君上、不恨奸党，若自己应该如此一样。人与之患难，倘然如是，何况天降之患难，岂有怨恨者乎？如是之人，则人爱之、天护之，或在此生、或在后世、或在子孙，决定有无穷之福报，以酬其德矣）。居士虽有好善之资，未明儒、佛至理，以故一遇逆境，便发狂乱耳。

---

* 因邻火延烧，物屋一空，其妻惊骇病故，遂心神迷闷，如醉如狂，印公复此信慰之。

今喻之日，世间最博厚高明者，莫过天地日月，而日中则昃，月盈则食。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沧海变桑田，桑田成沧海。古今最道高德备者，莫过孔子。而且绝粮于陈，被围于匡，周游列国卒无所遇。只有一子，年才五十即便死亡。幸有一孙得绵世系。降此而下，颜渊短命，冉伯牛亦短命。子夏丧明，左邱明亦丧明。屈原沈江（屈原尽忠被谗，后以怀王被秦所留，不胜忧愤，而力无能为。五月五日，沈于汨罗江中）。子路作醢（醢音海，肉酱也。子路仕卫，卫蒯聩与其子辄争国，子路死于其难，遂被敌兵斩作肉酱）。天地日月犹不能令其常然不变。大圣大贤亦不能令其有顺无逆，唯其乐天知命，故所遇无不安乐也。而且千百世后，自天子以至庶人，无不景仰。以当时现境论之，似乎非福；以道传后世论之，则福孰有过于此者。人生世间，千思万算，种种作为究到极处，不过为养身口，遗子孙而已。然身则粗布亦可遮体，何必绫罗绸缎？口则菜羹尽可过饭，何必鱼肉海味？子孙则或读书、或耕田、或为商贾，自可养身，何必富有百万？且古今为子孙谋万事之富贵者，莫过秦始皇：吞并六国、焚书坑儒、收天下兵器以铸大钟，无非欲愚弱其民，不能起事。谁知陈涉一起，群雄并作，一统之后，不上十二三年，便致身死国灭，子孙尽遭屠戮；直同斩草除根，靡有孑遗。是欲令子孙安乐者，反使其速得死亡也！汉献帝时，曹操为丞相，专其威权。凡所作为，无非弱君势，重己权，欲令自身一死，子便为帝。及至已死，曹丕便篡，而且尸犹未殓，丕即移其嫔妾纳于己宫。死后永堕恶道，历千四百余年，至清乾隆间，苏州有人杀猪出其肺肝，上有曹操二字。邻有一人见之，生大恐怖，随即出家，法名佛安，一心念佛，遂得往生西方，事载《净土圣贤录》。夫曹操费尽心机为子孙谋，虽作皇帝，止

得四十五年，国便灭亡。而且日与西蜀、东吴互相争伐，何曾有一日安乐也！下此若两晋、宋、齐、梁、陈、隋，及五代之梁、唐、晋、汉、周，皆不久长。就中唯东晋最久，仅一百三年。其他或二三年，或八九年、一二十年、四五十年，即便灭亡。此乃正统，其余窃据伪国，其数更多，其年更促。推其初心，无非欲遗子孙以富贵尊荣。究其实效，反令子孙遭劫受戮，灭门绝户也。且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尚不能令子孙世受其福，况区区凡夫，从无量劫来所作恶业厚逾大地，深逾大海，可保家道常兴，有福无殃也耶？须知世间万法悉皆虚假，了无真实，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如水中月、如空中花、如热时焰、如乾闼婆城（梵语乾闼婆，此云寻香。乃天地乐神，其城乃幻现非实，世俗所谓蜃楼海市即此也）。唯自己一念心性，亘古亘今，不变不坏。虽不变坏，而常随缘，随悟净缘，则为声闻、为缘觉、为菩萨、为佛；由功德有浅深，故果位有高下。随迷染缘，则生天上、生人间、堕修罗、堕畜生、堕饿鬼、堕地狱；由罪福有轻重，故苦乐有短长。若不知佛法之人，则无可如何。汝既崇信佛法，何不由此逆境看破世相，舍迷染缘，随悟净缘，一心念佛，求生西方，从兹永出六道之轮回，高证四圣之果位，岂不是因此小祸，常享大福耶？而乃昧昧不了，如醉如狂。倘若焦思过度，或致丧身失命，则长劫难出轮回矣。而且弱妾孤子，何以自立？本欲自利利他，反成自害害他（他谓妾与子也）。何愚痴一至于此也！

经云："菩萨畏因，众生畏果。"菩萨恐遭恶果，预先断除恶因，由是罪障消灭，功德圆满，直至成佛而后已。众生常作恶因，欲免恶果，譬如当日避影，徒劳奔驰。每见无知愚人，稍作微善即望大福，一遇逆境，便谓作善获殃，无有

因果，从兹退悔初心，反谤佛法。岂知报通三世，转变由心之奥旨乎？报通三世者，现生作善作恶，现生获福获殃，谓之现报。今生作善作恶，来生获福获殃，谓之生报。今生作善作恶，第三生、或第四生、或十百千万生、或至无量无边劫后方受福受殃者，谓之后报。后报则迟早不定。凡所作业，决无不报者。转变由心者，譬如有人所作恶业，当永堕地狱，长劫受苦。其人后来生大惭愧，发大菩提心，改恶修善，诵经念佛，自行化他，求生西方。由是之故，现生或被人轻贱，或稍得病苦，或略受贫穷，与彼一切不如意事。先所作永堕地狱长劫受苦之业即便消灭，尚复能了生脱死，超凡入圣。《金刚经》所谓："若有人受持此经，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即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即转变由心之义。世人稍遇灾殃，不是怨天，便是尤人，绝无有作偿债想，生悔罪心者。须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稂莠则不能得嘉谷，种荆棘则勿望收稻粱。作恶获福者，宿世之栽培深也，若不作恶，则福更大矣。譬如富家子弟，吃喝嫖赌，挥金如土，而不即冻馁者，以其金多也。倘日日如是，纵有百万之富，不几年即便家败人亡，扫地而尽矣。作善遇殃者，宿世之罪业深也。若不作善，则殃更大矣，譬如犯重罪人，未及行刑，复立小功，以功小故，未能全赦，改重为轻。倘能日日立功，以功多且大故，罪尽赦免，又复封侯拜相，世袭爵位，与国同休。

大丈夫生于世间，当具超格知见，岂可使身外之物累坏自身？譬如金珠满屋，强盗来抢，只可舍之速逃，岂可守财待死？良以金珠虽贵，若比身命，犹然轻贱。既不能两全，只可舍金珠而全身命耳！且汝财物已烧，空忧何益？惟宜随缘度日，竭力念佛，求生西方，则尽未来际，永离众苦，但受

诸乐。如是则由此火灾成无上道，当感恩报德之不暇，何怨恨迷闷之若是耶？祈以予言详审忖度，当即释然解脱，如拨云雾以见天日。从兹即灾殃翻为善导，转热恼直下清凉矣。倘犹执迷不悟，势必发颠发狂。则本心已丧，邪魔附体，纵令千佛出世，亦不能奈汝何矣！

复周群铮居士书

一

蕅益生于明末，没于清初，一生弘法皆在南方，未曾一到北地。兼以顺治初年，南方多未归服，故大师于崇祯升遐，明图版荡之后，凡所著述但书岁次，不书国号及年号耳。及至福建、宁波各处归顺之后，不一二年即入涅槃。而台宗有仿之者，于康熙时著述亦不书国号、年号，可谓诬蔑蕅益与国家耳。其不善学，有如此者！南方学者多宗台教，北方学者多宗贤首、慈恩，彼既不相习，故其流通也少。世宗虽倡刻大藏，其年初夏即已宾天。其清藏中，所入所出容有世宗裁夺者，实多半由当时所派之亲王、总理、刻藏首领大和尚主持。又刻藏预事之僧，尽属贤首、慈恩、临济宗人；台宗只一人，而且尚属校阅无权之人。蕅益著述，所入唯《相宗八要》、《释大乘止观法门》二种，余者北方所无，将何由而附入乎？此系雍正末乾隆初年事。至乾隆末年，蕅益著述京中尚无多少。彻悟老人见《阅藏知津》，即欲刻板，拟再得一部，即不须另写，庶省心力。因遍询各刹，止得一部。凡大师流通到京之著述彻悟及彻悟之门人皆为刻板，亦有一二十种。不知世务之人，一归之于世宗不取，可谓诬罔世宗。使

世宗若全见蕅益著作，断当具足入藏，一部不遗。须知清藏肇始于世宗，及世宗崩后、高宗继立，凡刻藏事，皆当时僧俗中之权人主之，高宗亦不过应名而已。何以知之？世宗所著《拣魔辨异录》，草稿甫毕，尚未誊清，随即崩驾。高宗虽令缮写刻板，亦不暇检点，由未派一大通家主事，竟致错讹不胜其多。此其父之手泽尚且如是，况大藏乎？又世宗开首著此之时，即颁上谕、内有入藏流通之语。迨后止刻书册板，竟未入藏。但将此上谕附于《圆明居士语录》之后，将谓世宗亦嫌其习气而不入乎？此其不入之由，以汉月藏子孙之外护，多属当权之人，故不敢提倡耳。若言习气，蕅益可谓绝无。而一般瞎眼禅和，谓为徒有文字，未得大悟，贡高我慢；此等人乃仰面唾天，何得据以评论耶？至于毁世宗者，亦与毁蕅益者知见相同，皆道听途说，随声附和之流辈耳。

二

昨接师导信，言汝上月病势甚险，近已痊愈，幸甚！人之处世，一一须按当人本分，不可于分外妄生计虑。所谓君子思不出其位。又曰君子素其位而行。汝虽于净土法门颇生信心，然犹有好高务胜之念头未能放下，而未肯以愚夫愚妇自命。须知了生死、愚夫愚妇则易；以其心无异见故也。若通宗通教，能通身放下，做愚夫愚妇工夫则亦易。否则通宗通教之高人，反不若愚夫愚妇之能带业往生。净土法门以往生为主，随缘随分，专精其志，佛决定不欺人。否则求生反坠，乃自误耳，非佛咎也！

三

学佛必须专以自了为事，然亦须随分随力以作功德。若大力量人，方能彻底放下，彻底提起；中下之人，以无一切作为，遂成懒惰懈怠，则自利也不认真，利人全置度外，流入杨子拔毛不肯利人之弊。故必须二法相辅而行，但专主于自利一边。二林之语亦不可误会，误会则得罪二林不小。二林之为，乃专主自利，非并随分随力教人修习净土法门全废也。利人一事，唯大菩萨方能担荷，降此谁敢说此大话？中下之人，随分随力以行利人之事，乃方可合于修行自利之道，以修行法门有六度万行故。自未度脱，利人仍属自利，但不可专在外边事述上做。其于对治自心之烦恼习气置之不讲，则由有外行，内功全荒，反因之生我慢，自以功利为德，则所损多矣。譬如吃饭，须有菜蔬佐助；亦如身体，必用衣冠庄严；何于长途修行了生死之道，但欲一门深入，而尽废余门也？一门深入尽废余门，唯打七时方可，平时若非菩萨再来，断未有不成懈慢之弊者。以凡夫之心，常则生厌故也。天之生物必须晴雨调停，寒暑更代，方能得其生成造化之实际。使常雨常晴，常寒常暑，则普天之下了无一物矣。况吾侪心如猿猴，不以种种法对治，而欲彼安于一处不妄奔驰者，甚难甚难！人当自谅其力，不可偏执一法，亦不可漫无统绪。以持戒念佛，求生西方为主。遇一切人，上而父母、中而兄弟朋友、下而妻子奴仆，皆以此为导，将谓非自利乎？一灯只一灯，一灯传百千万亿灯，于此一灯了无所损。孰得孰失？何去何从？岂待问人方了知乎？

四

前月十五接到汝书，以汝言孟由一到即便登程，恐回书落空，是以不复。即午复接汝书，知孟由尚未归省。其所以稽迟不归者，殆不敢担由彼归而汝即走出之担子也。汝何不体我心及诸人之心，而硬做道理乎？光亦出家之人，岂必定碍滞汝，阻止汝，学在家人恋恋于家，不愿令人速得解脱乎？但人之际遇，万有不齐。约汝分论，实为在家益大而出家益小。

汝祖业颇可度用，上有慈亲可事，中有兄弟可靠；室有贤妻，膝无子女。而且汝之大兄颇信佛法，三弟四弟亦皆与道不相悖戾。汝在家笃修净业，亦可为慈亲生信念佛，以期了脱之导。亦可为兄弟在外，料理家门之事。亦可以率其妻室、弟妇等，同修净业、同出轮回之计。外而乡党亲戚，随缘开导。即家为道场，举慈亲及兄弟、妻室、子侄、乡党、亲朋皆为法眷，随力随分，身率言化，俾永嘉一班迷途之人，并彼邪见种性之人，同纳于佛法至极圆顿净土法门大冶洪炉之中，共成法器，同修净业，将来同登莲邦，共证菩提，岂不如汝出家为僧，舍亲远去，室人有无依之恨，慈亲有怨子之怀，而且一班不明至理之人反谓佛法为背畔世道，妄生谤毁，俾此等人造口业、堕恶道，未见其益而先受此等大损之为愈乎？况汝慈亲既不应许，岂可不遵慈命作怀此心乎？如汝亲绝不许汝修行，犹有可原，汝亲甚欢喜汝修行，何得必欲离亲修行乎？佛法中有六度万行种种之功业，皆为利益众生，汝不出家，则于亲有大利益。只此一事，即可曲顺亲心，居尘学道，俾亲日见之熟，不期其信向而自然信向，即为莫大功

德。况不止亲一人乎？又亲既不许，则义不可再思出家。以佛戒律中，父母不许出家，自己任意求出家者，不许摄受剃度乃受戒等，否则师弟各皆得罪。

汝既以光为师，谓为善知识。然光实非善知识，而于背佛法事断不敢为。但祈依光所说，顺亲之心，在家修行可也。古人有为知己者，不妨以身许之，况慈亲留汝，光劝汝，岂可违抗，固执不改乎？当知孝顺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乃往生正因，宜随王虚中、周安士、彭尺木三先生，则不愧为佛弟子矣。

五

天下事皆有因缘。其事之成与否，皆其因缘所使，虽有令成令坏之人，其实际之权力乃在我之前因，而不在彼之现缘也。明乎此，则乐天知命，不怨不尤，素位而行，无入而不自得矣。汝独不知身为人子，义当从亲之命，又欲为人徒，犹当从师之命。然父母为子谋者，或有不当，以恩爱重而或有偏处；师则既能视为知识，断不至所谋过于失当。居尘学道，即欲修真，乃达人名士及愚夫愚妇皆所能为，勉力修持，以在家种种系累当作当头棒喝，长时生此厌离之心，庶长时长其欣乐之志，即病为药，即塞成通，上不失高堂之欢，下不失私室之依，而且令一切人同因见闻，增长净信，何乐如之！但祈上遵母命，并顺光心，随分随缘，自利利人。菩萨舍头目髓脑以救众生饥饿，在家修行，于亲于汝，皆有大益，何得妄生违拒？如必曰决欲依我心行，光岂能令其不许如是，但祈将师徒之假名字取消，一任汝拜甚么高僧，光概不过问。他日相见，一同路人，不得犹执师弟之礼。若不如是，且请

依我所说。代光劝化瓯江士女，同入莲池海会。校与汝强欲为僧，致高堂失其欢心，兄弟妻室各怀忧念，而瓯人妄生诽谤佛法之心与业，其得失实不啻天地悬隔。汝试详审思之。光其为汝耶？害汝耶？光言尽于此矣。过此则一字不肯虚写，任汝自便而已。

六

因果一法，为佛教入门之初步，亦为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要图。丁氏所录，或有纰缪，然其大体却好，未可以袁氏之不德，而谓其为不足流通也。且袁氏往矣，能知其不德者几何人哉？使因果报应之事寓诸目、感诸心，即素鄙袁氏者，亦当闲邪存诚，克己复礼，以自求免于罪戾，培植来福耳。未可以一眚而掩之也。且袁氏初则辟佛，继则阅历转深，的知因果毫无差忒。虽未息心研究佛典，观其所载感应事迹，实于佛法心悦诚服。所以未能如彭二林者，以文字障深，又以懒惰懈怠，致其结果，只为将来因种，为可惜耳。吾谓以袁氏、纪氏之博达，尚孜孜然以因果报应是辑，后之鉴者，或必有深感焉。不欲流通即已，若意欲流通，即便流通，政不宜过于计虑也。

七

讲《起信论》甚好，但恐能领会者少，则于天机浅者失利益矣。似宜《净土法门》与之并行，令彼先知了生死之要道，又知佛法心法之要，则为机理双契矣。现在人的对症药，唯因果为第一。宜修法，唯净土为第一。若夫研究《起信》，

虽亦具因果净土，而凡夫知见，不能普领全义，又不能按论起修，则只一解义了之矣。无论何等根性，因果净土为必不可不先讲究也。

至于教相，亦须择人而施，以学生各有所学之事，佛学乃兼带耳。天机若浅，则专务教相，或将净土抛在脑后，致成有因无果之结果，是不可不相机而设法也。今之崇相宗者，其弊亦复如是。彼提倡者，实不为了生死，只为通理性，能讲说耳。使彼知自力了生之难，断不肯唯此是务，置净土于不问。或有诽薄之者，此其人皆属好高务胜，而不知其所以高胜也。使真知之，杀了亦不肯弃置净土法门而不力修也。

甚矣！学道之难也。弘一师之志，唯弘一师则可。若无大精进，生死心不切，则成懒惰懈怠之流失。今之僧人，实难令人生信，但既追悼僧人，何可诽谤僧人？若举其善者，戒励不善者，则无过矣。然自既在学生之列，即戒励亦宜缄默，以此种事唯有德望者方可举行，非黄口雏生之所宜为也。残经无可修补，烧则无过，如可看可补者，则不宜烧。有不知变通，一向不敢烧。此经毕竟不能看，兼不能如好经收藏，反成亵渎，兼以亵渎之过贻于后人也。岂可不知权变乎哉？光常曰："因果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今时若不以因果为救国救民之急务，任汝智巧道德如何高超，皆属虚设；以不讲道理，兼无王法故也。

与徐福贤女士书

余寄食普陀二十余年，在家二众概无交涉。兹因至愚老友驻锡慈岩，时常晤语。近来福岩师至，不浃旬日，每过予舍，言及贞操，辄兴悲感，因慰之曰："彼虽贞烈可风，无奈不知修途，吾当略陈纲要，令随分随力，笃修净业耳。"岩师即随礼恳，因为言曰：

佛法者，一切众生即心本具之法也。三乘（声闻、缘觉、菩萨）、六凡（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皆当遵行，在家、出家俱能受持，而况女身多障，诸凡不能自由，离乡别井，易招外侮讥毁。为尔虑者，只宜在为持戒念佛，决志求生极乐世界，断断不可远离家乡，出家为尼。至于研穷经教，参访明师，乃决烈男子分内之事，非女人所宜效法也。女人但当笃修净业，专持佛号，果能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自然现生亲证念佛三昧，临终往生上品。纵未能亲证三昧，亦得以高预海会，长侍弥陀。由是亲证无生，复本心性，无边教海皆悉了知。如宝镜当台，万象俱现，然后承佛慈力及己愿轮，不违安养，回入娑婆；种种方便度脱众生。俾一切有情同登莲邦，悉证无生，庶不负一番决烈修持之心。可谓火里莲花、女中丈夫矣！

凡修净业，以决志求生西方为本。而净土法门，以信、愿、行三法为宗。所言信者：须信娑婆之苦、若不可言；极乐之

乐，乐无能喻。娑婆之苦；所谓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音印，与荫同，盖覆也）炽盛（五阴炽盛者，谓众生于色、受、想、行、识五阴之中，起惑造业，如火炽然，不能止息也。此一属招苦之因，前七乃所招苦果。娑婆之苦，虽多逾恒沙，此八摄无不尽。诸苦既经身历，不烦备释）。极乐之乐，约根身则莲花化生，长生不死，体禀男质，绝无女形，不闻恶道之名，况有其实？约器界则黄金为地，七宝为池，行树参天，楼阁住空，思衣得衣，思食得食，凡所受用，无不如意。而诸凡用度，皆是化现，非如此土，由人力造作而成也。而弥陀导师相好光明，无量无边，一睹慈容，即证法忍。况复观音、势至，清净海会各舒净光，同宣妙音！故虽具缚凡夫，通身业力，若能信愿真切，即蒙佛慈摄受，一得往生，则烦恼恶业彻底消灭，功德智慧究竟现前。能如是信，可谓真信。欲详知者，当熟读《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此名净土三经，专谈净土缘起事理。其余诸大乘经，咸皆带说净土。而《华严》一经乃如来初成正觉，为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称性直谈一乘妙法，末后善财遍参知识，于证齐诸佛之后，普贤菩萨为说十大愿王，曾令善财及与华藏海众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圆满佛果。而《观经》下品下生，五逆十恶具诸不善，临命终时，地狱相现，有善知识教以念佛，彼即受教称念佛名，未满十声，即见化佛授手，接引往生。《大集经》云："末法亿亿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依念佛得饮生死。"是知念佛一法乃上圣下凡共修之道；若愚若智通行之法，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以其专仗佛力，故其利益殊胜，超越常途教道。昔人谓余门学道，似蚁子于高山；念佛往生，如风帆扬于顺水。可谓最善形容者矣！

若欲研究《阿弥陀经》，有蕅益大师所著《要解》；理事各臻其极，为自佛说此经来第一注解，妙极确极！纵令古佛再出于世重注此经，亦不能高出其上矣。不可忽略，宜谛信受。《无量寿经》有隋慧远法师疏，训文释义最为明晰。《观无量寿佛经》有善导和尚《四帖疏》，唯欲普利三根，故多约事相发挥。至于《上品上生章》后，发挥专、杂二修优劣，及令生坚固真信，虽释迦诸佛现身，令其舍此净土修余法门，亦不稍移其志。可谓净业行者之指南针也。若夫台宗《观经疏妙宗钞》，谛理极圆融，中、下根人莫能得益。故不若《四帖疏》之三根普被，利钝均益也。既知如上所说义理，必须依此谛信，自己见得及者如是信，即自己不及者，亦必也如是信。仰信佛言，断断不可以己凡情不测，稍生丝毫疑念，方可谓真信矣！既生信已，必须发愿，愿离娑婆，如狱囚之冀出牢狱；愿生极乐，如穷子之思归故乡。若其未生净土以前，纵令授以人天王位，亦当视作堕落因缘，了无一念冀慕之想。即来生转女为男，童真出家，一闻千悟，得大总持，亦当视作纡曲修途，了无一念希望之心。唯欲临命终时蒙佛引接引，往生西方。既得往生，则了生脱死，超凡入圣，位居不退，忍证无生。回视人天王等，及出家为僧，不知净土，修余法门，历劫辛勤莫由解脱者，如萤火之与杲日、蚁蛭之与泰山矣。可胜悲哉，可胜悼哉！以故修净土人断断不可求来生人天福乐，及来生出家为僧等。若有丝毫求来生心，便非真信切愿，便与弥陀誓愿间隔，不能感应道交，蒙佛接引矣。以此不可思议殊胜妙行，竟作人天有漏福因，而况享福之时必造恶业；既造恶业，难逃恶报，如置毒于醍醐之中，便能杀人。不善用心者，其过如是。必须彻底斩断此等念头，庶净土全益，通身受用矣。既有真信切愿，必须志心执持南无阿弥陀佛六字

圣号，无论行住坐卧、语默动静、穿衣吃饭及大小便利等，总不离此六字洪名（或四字持亦可）。必须令其全心是佛，全佛是心，心佛无二，心佛一如。若能念兹在兹，念极情忘，心空佛现；则于现生之中便能亲证三昧。待至临终生上上品，可谓极修持之能事也已。至于日用之中所有一丝一毫之善，及诵经礼拜种种善根，皆悉以此功德回向往生，如是则一切行门皆净土助行，犹如聚众尘而成地，聚众流而成海，广大渊深，其谁能穷？然须发菩提心，誓愿度生，所有修持功德普为四恩三有法界众生回向，则如火加油，如苗得雨，既与一切众生深结法缘，速能成就自己大乘胜行。若不知此义，则是凡夫二乘自利之见，虽修妙行，感果卑劣矣。

念佛虽一切时、一切处皆无妨碍，然须常存敬畏，必须视佛像一如活佛，视佛经祖语，一如佛祖对己说法一样，不敢稍存疑慢。虽孝子之读遗嘱，忠臣之奉敕旨，当不过是。至于平时念佛，声默随意，若睡卧、大小便、澡身濯足等，及经过臭秽不洁之地，俱宜默念，不可出声。出声则便为不恭，默念则功德一样。吾常谓欲得佛法实益，须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则消一分罪业、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则消十分罪业、增十分福慧。若或了无恭敬，则虽种远因，而亵慢之罪有不堪设想者矣。今之在家读佛经者，皆犯此病。故于有缘者前，每谆谆言之。念佛必须摄心，念从心起，声从口出，皆须字字句句，分明了了。又须摄耳谛听，字字句句纳于心中。耳根一摄，诸根无由外驰，庶可速至一心不乱。大势至所谓“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者，即此是也。文殊所谓“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者，亦即此是也。切不可谓持名一法浅近，舍之而修观像、观想实相等法。夫四种念佛，唯持名最为契机。持至一心不乱、实相

妙理，全体显露，西方妙境彻底圆彰，即持名而亲证实相，不作觐而彻见西方。持名一法，乃入道之玄门，成佛之捷径。今人教理观法，皆不了明。若修观实相，或至著魔；弄巧成拙，求升反堕。宜修易行之行，自感至妙之果矣。

《净土十要》乃蕅益大师以金刚眼于阐扬净土诸书中，选其契理契机至极无加者。《第一弥陀要解》乃大师自注，文深而易知，理圆顿而唯心，妙无以加，宜常研阅。至于后之九种，莫不理圆词妙，深契时机。虽未必一一全能了然，然一经翻阅，加服仙丹；久之久之，即凡质而成仙体矣（此是譬喻法门之妙，不可错会谓令成仙）。《净土圣贤录》历载弥陀因中行愿，果上功德。及观音、势至、文殊、普贤、马鸣、龙树诸菩萨自行化他之事。次及远公、智者，暨清初诸大祖师善知识往生事迹。及比丘尼、王臣、士庶、妇女、恶人、畜生，念佛往生之事。又复采其言论之切要者，并录传中，俾阅者取法有地，致疑无由。以古为师，力修净业，较参叩知识更加真切矣。《龙舒净土文》，断疑起信，修持法门，分门别类，缕析条陈，为导引初机之第一奇书。若欲普利一切，不可不从此以入手。此上三种，及《无量寿经疏》、《观经四帖疏》，共五种，前已为福严师说，令请而邮寄，不知已请得否？若无，当寄回音，即为邮寄。有此诸书，净土众义可以备知。纵不遍阅群经，有何所欠？倘不知净土法门，纵令深入经藏，彻悟自心，欲了生死，尚不知经几何大劫，方能满其所愿？阿伽陀药（梵语阿伽陀，此云普治，普治一切诸病也），万病总治，此而不知，可痛惜哉。知而不修，及修而不专心致志，更为可痛惜也已矣。

女人出门大有妨碍，况用度艰难更为不便。受戒一事，若男子出家为僧，必须入堂习仪，方知丛林规矩，为僧仪则，则

游方行脚，了无妨阻。否则十方丛林莫由住止。若在家女人，家资丰厚，身能自主，诣寺受戒，亦非不可。至于身家穷困，何必如此？但于佛前恳切至诚，忏悔罪业一七日，自誓受戒。至第七日，对佛唱言："我第子福贤，誓受五戒，为满分优婆夷（优婆夷，此云近事女。谓既受五戒堪事佛故。满分者，五戒全持也）！尽形寿不杀生，尽形寿不偷盗，尽形寿不淫欲（若有夫女，则曰不邪淫），尽形寿不妄语，尽形寿不饮酒。"如是三语，即为得戒。但自志心受持，功德并无优劣。切勿谓自誓受戒者，为不如法。此系《梵网经》中如来圣训。普陀秋不传戒，传戒在于正月上旬开堂，至二月十九圆满。然祈安住修持净业，不可奔驰跋涉。倘或执著不改，便为不识好恶，妨自己之清修，负老僧之忠言。我欲汝即生成就道业，断不至障汝法缘。汝但谛思，自知取舍。至于不能出家即欲舍命，此念虽烈，此心实痴。今之尼僧，谁堪为师？住持庵庙，强暴实多。汝既是女，上士则难为御侮，为避嫌故；下愚则竭力贪缘，欲造业故。汝只知出家为尼之解脱，不知出家为尼之障碍。故不辞烦恼，剀切言之。汝将谓舍命便解脱乎？不知识随业牵，又复受生。驴女马女，亦未可知。欲复得人女之身，恐未有此之大幸。纵令复得人女，或得为男，或为人王、天王，安保其能遇佛法而信受也？又安保其于佛法中，又复遇此即生了脱之净土法门也？纵令能遇，何若今生忍耐住世，报尽即生西方之为愈也？汝从生已来有如此为汝筹划者否？倘或不依吾言，即为忘恩负义，则将来之苦，当更甚于今日无量无边倍矣。把手牵他行不得，直须自肯始相应，可听与否，祈自裁度。并祈以此告福莲贞女知之。

复姚维一居士书

人之入道，各有因缘，因缘若到，则有莫明其妙之机感。光一庸碌守分之粥饭僧。自光绪七年出家，只欲自了而已，绝无一念敢发利人之心。自光绪十九到普陀，一事不为，但只在法雨寺，作吃饭僧。即偶有令支笔墨差事者，绝不用印光二字。即自己所为之事。亦用别名。以故二十余年颇安乐，终年无一人来访，无一函相寄。至民国元年，高鹤年以数稿给去，登《佛学丛报》，然非本名，人亦不知。间有一二多事者打听。至民国五年，徐蔚如已知，欲通函，托友问，光不许。至六年，以与友人之信三封，印数千本施送。次年搜罗二三十篇，于京排印，名《印光法师文钞》。从此印光之名，常刺人耳目，而从前之自在幸福，完全失之。此后函件日多，甚至月有百多封。且光一向不喜用人，而折、写、封、贴，通归自办。况尚有人情往还，颇觉辛苦。故于前年，已允香港数弟子之请，决欲往彼。以言语不通，僻居海岛，当可安乐，以了余生。友人以《普陀山志》未经成书，极力挽留，遂于苏掩关。去年另排《历史统纪》增修本，今已印出，想已请得。《普陀志》将欲开印，大约十月当可出书。现有《正信录》一书印出，此书可破拘墟之邪见。今又排《净土十要》之原本，比成时大师节略者，当多五分之二。而又附若干要文，与《十要》大有辅弼。大约明年春间，当可出书。光平生率

真守愚，绝不肯以大话撑空架子，以自误误人。《文钞》中所说者，均属人各能行，又能现生亲得实益者。即人谓光无知无识，但以愚夫愚妇所行之事教人，亦无所惜。然亦有谓其合己机宜，由兹生信修持者，亦不乏人。须知佛法，法门无量，欲依之修持了生脱死，必须到业尽情空地位，方可。否则，梦也梦不著。唯净土法门，若具真信切愿，加以志诚恳切念佛，则便可仗佛慈力，带业往生。一得往生，则已了生脱死，超凡入圣矣。倘不依此法，另修别种法门，则断难现生了脱。现生得遇此法，而不注意，将来岂能又遇此法，而即注意修持乎？是以宜及早注意于此法也。净土法门，一切世间事务，均无所碍。但须各尽其分，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主仁、仆忠而已。汝在家中，正好修行。常存除暴安良之心，对人民，作自己家人想，对兵士，作自己弟兄想，必期于弟兄护持家人。凡所到处，切诫兵士，存忠恕心，不可稍有掳掠奸淫之事。纵人不知，天地鬼神为记其功过。或于现生，或于后世，决定要受善恶之报，决定不会有因无果。民国八、九年，一军士杨某，人极忠厚好善。在陕镇嵩军中作营官，吃长素，能背诵《金刚经》，日念数遍。在军十年，打仗四百余次，通身大小未带一伤。初欲告退，以刘镇华、憨玉琨皆属同乡，不许彼退。一年开往河南打赵倜，彼遂私遁。从兹朝五台、峨眉、九华、普陀。至普陀，住法雨寺，与光言及彼之心行。惜无学问，未能阐扬大法，随机利人也。念佛之法，则《文钞》具有，此不备说。家中眷属，均当教彼志诚念佛，其益大矣。世有愚人，不知佛之所以为佛，每每死执恭敬而不变通。如吃荤，则不敢念。又如女人月经来，或临产，则不敢念。须知吃素最好，吃了荤亦可念。月经来，但常洗涤洁净，切勿以污手不洗，而触经像，及烧

香等。洗净，则无碍矣。女人临产，要出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决定不至难产。纵难产者，肯志诚念，亦决定即产。此话光初不说，及后闻许多人或生几天，或开肚皮，或由产死。故常与一切人说，凡临产若念，无一难生者。平时必须恭敬洁净。此时裸露不净，出于不得已，有性命相关。但取心中志诚，不必在形相上论也。若平时，则必须衣冠整齐，手脸洁净，方可出声念。否则，但心中默念，则功德仍是一样。故睡眠、洗澡、抽解、或至不洁之地，均心中念。唯女人临产，须出声念。以心中念力微，故难感通。若或鼓力，恐致受伤，故宜出声也。汝既欲皈依，今为汝取法名为宗慈。宗，主也。以慈悲心为主，而行自利利他之事，则可不虚此生，不虚此遇矣。近来人每每好高务胜，稍聪明，便学禅宗、相宗、密宗，多多将念佛看得无用。彼只知禅家机语之玄妙，相宗法相之精微，密宗威神之广大。而不知禅，纵到大彻大悟地位，若烦惑未净，则依旧生死不了。相宗，不破尽我、法二执，则纵明白种种名相，如说食数宝，究有何益？密宗，虽云现身可以成佛，然能成者，决非博地凡夫之事。凡夫妄生此想，则著魔发狂者，十有八九也。是以必须专志于念佛一门，为千稳万当之无上第一法则也。

致阮和卿居士书

前者陈豫堂寄信来，言有六善女人求皈依，令其回信寄于阁下，为其分交。又言前次皈依之阮戚氏，法名德正者，即其夫人。知居士学佛多年，家人悉皆循化，为可钦佩也。不知居士于净土横超之法，能谛信否？今既有此因缘，不妨略摅心怀。如来一代所说法门，无量无边。求其最直捷者，莫过于参禅。倘系上根，一闻千悟，得大总持，然此尚是悟，不是证。能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者，末世实不多见。其他多多皆是错认消息。其所云悟，多是错误，少有真悟。即是真悟，去了生死，尚大远在。以虽得开悟，而历劫以来之烦恼习气，须以种种方便对治，令其净尽无余，则可了生脱死，超凡入圣。偿烦恼已断若干，犹有丝毫未尽，则生死依旧莫出。若只当做识得自心就是道，此外便无所修持，则其误非小。以识得，而无烦恼可得，则可谓得道，此人已将生死根本斩断，故能了生脱死。若识得，而烦恼未断，何能了生脱死耶？此人虽比不识得者高超，然生死不了，再一受生，或反迷昧，则可怕之至，此谓真开悟者。其以误为悟者，更不须说矣。良以参禅一法，乃仗自力法门，故比念佛法门之利益，奚啻天渊悬殊。念佛法门，乃如来一代法门中之特别法门。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上上根如文殊、普贤之大菩萨，不能超出其外。下下根如五逆、十恶之大罪人，亦可预入其中。但具真

信切愿，皆可仗佛慈力，带业往生。若或已得三昧，及已断烦恼者，则一得往生，即入大菩萨位。一切法门，皆从此法门流出，一切法门，悉皆还归此法门（谓往生西方，以期圆满佛果也。）。似浅而深不可测，似小而大无不包。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无不资此以为成始成终之道。恐居士未遇真知净土之人，或视为浅近，而专致力于明心见性之禅，谓其能识得自心，即算了生，故不禁络索一上也。光言不足为凭，请详阅《净土十要》，《净土圣贤录》，并光之《文钞》，当不以光为谬妄也。若真知佛力、自力之优劣，则断不至犹执著于唯究自心，谓识得即是道，而不须念佛求生西方也。古人如圆观，知过去、未来，尚不能了。五祖戒、草堂清所悟之禅，今人何能仿佛？而且又复受生。是知凡夫决定要修佛所开示之特别法门，则无论何等根性，均可了生脱死，以仗佛力故也。若仗自力，恐梦也梦不著，不知居士肯信此说乎？

复宗诚居士书

今之学堂，直是一个陷人坑，不陷于党派中，便陷于自由爱恋，任意冶游。须知人只五六尺一动物耳，而与天、地并称三才，则人之名尊无与等。名既尊贵，必有可尊贵之实，方可名之为人。否则，便是衣冠禽兽，以其无有人之气分故也。才者，能也。天能生物，地能载物，人能继往圣，开来学，补天地化育之不及，故与天、地并称之为三才也。若只知饮、食、男、女，不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则较禽兽为恶劣。是人也，空得一世人身，绝无一点人气。则一气不来，当堕地狱，经百千劫，了无出期。欲为禽兽，尚不可得，况又得为人乎哉？汝最初不知此义，闻恶友之诱即冶游。及恶毒已受，疼痛不堪，好后又行，又发又犯，亦太不知好歹，太无志节矣！须知男子冶游，与女子偷人，了无高下。世人每以女子偷人为贱，而于男子冶游，则不以为怪，此皆不知人之名义，所以有此恶劣知见也。幸汝以屡次受苦，始知回头，亦是宿世善根所使。而光又详说所以者，恐汝此心未死，后来或复蹈此覆辙。故欲使知人名尊贵，而不致自暴自弃。并以此劝谕一切青年男女，同凛人之尊贵名称。实行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世善。又复发菩提心，普利自他，同皆生信发愿，念佛圣号，求生西方，以修出世之善，是则可名为人。虽不能继往开来，参赞天地

之化育，如古圣贤。然亦有少分继往开来，参赞之功德。则人之名方有实际，不成空谈。今为汝取法名为宗诚。宗，主也，本也。谓以真实至诚，自行化他，不使有一丝毫虚假，及恶劣念头，以至辜负人之一字也。五戒且先自持，既能真持，久之，则受又有何难？倘心仍犹豫，是则名为儿戏，不但汝自罪过，光亦同得罪过。

复许慧舫居士书

汝之病，乃宿世、或现生，有害人性命之事。此业不消，病决难好。现在吃药无效，即可不吃。但息心念佛，念观世音，以期超度怨家。念佛虽不见效，仍有利益，不可与吃药同作一例。汝家计如何？若无财力，则自己至诚恳切念佛。当生惭愧心，不可生愤恨心。生惭愧，则怨家之怨恨可解。生愤恨，则是欲解而更结矣。以彼怀恨相报，汝又怀恨彼报，则愈结愈深，莫可如何矣。此系解怨释结之最上一著。如家计尚丰，或可于灵岩山打一佛七，或请十五、二十、三十人，均可。灵岩为江浙第一认真办道之处，常年念佛，与普通打佛七同。有施主求若干人打七，仍是照常念佛，不过于佛前、牌位前，多三次回向而已。无论打七者，不打七者，通同一样念。不过请若干人，即得若干人之功德耳。现念佛堂有三十余人。若打七，当供一解怨释结之纸牌位，圆满则焚化之。若自己供长生禄位牌位，则做一木牌位，永供念佛堂中，则加五十圆，不做，则按人十圆。如十五人，即一百五十圆，三十人，即三百圆。此非为灵岩拉佛七，以汝病体重，故不妨说此办法耳。汝自斟酌，若无力，则不必强勉。今为汝寄《净土五经》二本，汝与妇同得受持，此可作常时读诵本。又灵岩去年重修大工，今碑已刻成，拓出，今寄一张，阅之，可知其修持之概耳。至于光之随便所说，何必集录。《文钞》、

《嘉言录》已可为法，何必求多乎？至于某某外道，所伪造之书，吾人只好任彼所为，各行各道。若与彼盲目者辨别黑白，彼何能自知其非，反惹彼生谤讟耳。譬如狗子吃屎，彼自谓香美。若与彼说是臭恶，彼决不肯信，反谓说者不知好恶。当今之世，大家完全在黑暗中，越学问大，越糊涂。往者，程子、朱子之学问人品，可谓很大很高，而且极力破斥因果轮回，谓为佛借此以骗愚夫愚妇耳。此种话，即是提倡破坏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者之大根据。知此，益当一心念佛，求生西方矣。今之有学问者，又何足道？

复殷德增居士书

欲以读诵大乘，助其净业，非真有深明净土之正知见不可。否则，便以经教中高深玄妙之法门是尚，于净土法门，完全视作愚夫妇之修持。近来之讲华严，讲法相者，多破净土。湖南某，深知净土，尚极力提倡。因学法相宗，后之所说，皆是谤佛、谤法、谤僧。汝发此种大心，颇为难得，但未必不随经教知识所转。不转，则可谓佛之真子。转，则或成舍易取难，或成湖南某派，则呜呼哀哉矣！往年一法师，以念佛为卖五香豆，以讲经为开银行。又以念佛为饭里参沙，将何以吃？是知非有大善根，不能深信此法。为汝说此，使汝于未发足前，先将南针认定，否则，大通家或可冒充，了生死恐难做到矣。念弥陀，亦可作恃怙，念观音，亦可得往生西方。但取其诚则有感，何竟作此种崖板会计乎？观音，是弥陀法王子，辅弼弥陀，度脱众生，是一家事，不是各别门庭。

复郑慧洪居士书

现今世道陵夷，在家修行好，出家反多障碍，切勿萌子女愿了出家之念。汝父于此劫浊之中，不知一心念佛，求生西方，痴痴然，欲参禅明心见性。须知彼所参者非禅，乃文字知见，参到老，于禅了无所干。即令真得禅宗明心见性之实益，其去了生死，尚大远在。以烦恼惑业未断，悟是悟，生死是生死。若谓明心见性，即无生死可得，此系门外汉，与狂禅者之所谬认者。然现时谁是明心见性之人？净土法门，全仗佛力，详看《嘉言录》、《文钞》，依之而行，决定可以往生西方。去秋，《净土十要》印出，此为净土法门最要之书。年底，《佛学救劫》编印出，尚未寄来。待来，当为寄三几包。依之而修，较比亲近善知识为稳当。若不自量，来江、浙遍访高人，或竟将此信心被高人打破。则禅既无望，净又不信，前途茫茫，将趣何所？今之欲亲近善知识者，须先知禅净之所以。否则，十有八九，由善知识破坏净土善根，尚自嚣嚣得意，谓得正法，良可痛叹。光今年决不出关。明年若清凉、峨眉、九华、灵岩四部山志了结，当觅一人不知之处，以终余年。祈与汝父说此意。又小儿当认真教训，切不可溺爱娇惯。

与赵奉之居士书

昨接张文理函，言居士近来念佛颇恳切，以未见不慧为憾。不慧业力凡夫，见之无益，肯依《嘉言录》修持，则胜似见面多多矣。今为居士寄《文钞》、《十要》、《圣贤录》各一部。《饬终津梁》、《正信录》各一本，有此诸书，自行化他，足有余裕。六十七岁老人，亦不必又去研究别种经典，但一心念佛，求生西方，自可仗佛慈力，带业往生。其余一切法门，皆仗自力断惑证真，方可了生脱死。念佛法门，但具信愿，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其间难易，奚啻天渊。祈认真修持，又须令眷属同念，按《饬终津梁》，说临终助念之利益，破坏之祸害，使彼等念熟听熟。待汝临终，则可大家相助。否则，必定大家相破坏矣。光老矣，目力甚衰，又有迫不容缓之三山志。已于月初，抿绝一切，以后切勿来信。《文钞》为净土入门之书，《十要》为至深至切之典，《圣贤录》为古人已得之榜样。有此诸书，又有何欠，而复以一函问法乎？

与陈慧恭居士书

诚之所至，金石为开，况仗三宝之力乎？居士果能详看各书，将来当有成就。否则，便成一无恒之狂人矣。在家人念蒙山，有何不可？此系普结孤魂缘者。小则蒙山，中则焰口，大则水陆，同是一事。常结孤魂缘，则常吉祥矣。人不敢念者，意恐招鬼。不知鬼与人混处，无地无鬼，即不招鬼，谁家无鬼乎？鬼比人当多百千倍，人若怕鬼，当积德行善，则鬼便敬而护之。人若做暗昧事，鬼便争相揶揄，故难吉祥。人若知此，虽在暗室，亦不敢起坏念头，况坏事乎？此种鬼，乃善鬼，人来则让开，人去则又遍占其地。若厉鬼发现，则有大不吉祥。放蒙山，若至诚，虽厉鬼亦当谨遵佛敕，不复为厉。是以凡怨业病，医不能愈者，至诚念佛、念观音，即可速愈，乃怨鬼蒙念佛恩，得生善道而去耳。可知人人面前，常有许多善鬼、或恶鬼。怕鬼之人，当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所有之鬼，通成卫护之人矣。此鬼唯恐不多，越多越好，用怕作么？汝妻发心皈依，今为取法名为慧雅。雅者，正也。能一心念佛，不生来生人天福报之妄想，方为依佛智慧之正慧，故曰慧雅。三女逢春，法名宗贞。宗，主也。贞，正也。春为一岁之首，贞为乾德之终。《乾卦》云：“乾，元、亨、利、贞。”孔子释之曰：“贞者，事之干也。”此贞字，义理深广，非止以女守身为贞也。凡一切人，所作所为，得其大体，皆

名为贞。逢春果能恪守本分，以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将来相夫教子，俾夫与子女，皆为贤善，方为宗贞之实义。方与岁首之春，乾德之贞相合。便是女流师范，闺阃母仪，其为荣也，何能逾焉！祈慧察，与彼说之。

复张纯一居士书

令友陈敦复夫妇，敦行孝友，复能笃信佛法，精修净业，洵为今时不多见之人。今欲皈依，并受五戒，必要认清净土法门宗旨，庶可现生了生脱死，超凡入圣。须知净土法门，以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为宗旨。世人每每以此为平常无奇，遂以宗门参究之法为殊胜，而注重于开悟，不注重信愿求生。美其名曰禅净双修，究其实，则完全是无禅无净土。何以言之？不到大彻大悟，不名有禅。今之参禅者，谁是真到大彻大悟地位？由注重于参，遂将西方依正庄严，通通会归自心，则信愿求生之念毫无。虽名之曰念佛，实则与念佛之道相反。或又高张其辞曰，念实相佛。实相，虽为诸法之本，凡夫业障深重，何能做到？弄到归宗，禅也靠不住，净也靠不住。仗自力，即到大彻大悟地位，以惑业未断，不能了生死。未悟到大彻者，更不须论。仗佛力，须具真信切愿，念佛求生西方，方可以。一向以西方净土，无量寿，无量光，一一通会归自心。而自心只是徒执其名，未证其实。西方之佛，无感不能有应。自心之佛，在因无有威德。世之好高务胜者，每每皆成弄巧成拙，求升反坠。而知识欲人以圆融见称，亦绝不肯作如是说。致如来以大慈悲心，欲令一切众生，现生即了生死，而依旧不能了。此生既不能了，将来或可能了，而尘沙劫又尘沙劫，仍在轮回六道中者，当居多数也。如真能

识得此种利害，再息心看净土各经书，方知此念佛求生西方一法，其大无外。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无不资此以成始成终也。今为敦复取法名为慧复。谓以佛智慧所说之净土法门，自行化他，各各皆得复本心源也。为其妻郑含章，取法名为慧章。谓依佛所说之净土法门，自行，复以教诲儿女，以及一切坤伦，俾二妃、三太、韦提希之道，大明于今，故名慧章。吾常曰，治国平天下之权，女人家操得一大半。盖以母贤，则儿女皆贤。在胎则禀母之气，幼时则观母之行，闻母之言，已熏陶于读书之前。及其读书，则一一措之躬行，而为贤人、善人故也。又曰，教子为治天下之本，而教女为尤要。以无贤女，则无贤妻、贤母，因之亦无贤人矣，今不于净土法门指示，而泛言于此者，以期人人各知务本也。此本既立，一切世、出世间道理，均得恢复彰显矣。今为彼寄净土经书二包，息心读之，其修法利益，固不在光之多说也。五戒，无论受与不受，皆当严持。以前之杀、盗、淫、妄四条，名为性戒，即不闻戒名之人，犯之亦有罪过。而受戒者犯之，则成两重，于本罪外，又加一犯戒罪过。故曰，一切人皆须严持。饮酒，名遮戒，未受戒，饮无罪。受戒后饮，只一犯戒罪耳。祈慧察，并令彼夫妻阅之。

复周孟由问《心经》色不异空四句书

此大士以己所照见五蕴皆空之相示人也。色，为五蕴之首，故先详言之。言色不异空者，以色虽有形相可见，乃是幻妄之相。以深般若智照之，当体了不可得，有如虚空。不但色当体了不可得，而空亦了不可得，故又云空不异色。此恐人认世间空为色空之相，谓空亦无有实际可得亦如色之了不可得。良以空亦是世间法，虽无形相，而其空洞虚豁，犹有空相。五蕴中，色蕴之空，不是虚空之空，故随即曰空不异色。乃是圆离空相之空，故曰空不异色。谓此空之空，亦如色之了不可得，不可认为空洞虚豁之空。又恐不了，又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谓色即是空之不可得，空即是色之不可得。此之色空，是寂照双彰双泯，色空双即双离之色空也。若见及此，自可亲证真如佛性。色蕴既如是，受、想、行、识之四蕴，可以例知，故不再说，只云亦复如是。五蕴既如是，一切法亦然。故又曰此五蕴皆空之相，为一切诸法之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当体如是，不必约凡圣生佛配说。以本无有生，何由有灭，及与垢、净、增、减乎哉？是故诸法空相之中，无色、受、想、行、识之五蕴，无眼、耳、鼻、舌、身、意之六根，无色、声、香、味、触、法之六尘，无眼界（眼下略去识字。）乃至无意识界之六识，是无六凡界

法。无无明，乃至无老死，是无十二因缘流转门，亦无无明尽，乃至亦无老死尽，是无十二因缘还灭门，是无缘觉界法。无苦、集、灭、道，是无声闻界法。无智，智为六度末后之一度，是无菩萨界法。亦无得，得即菩提、涅槃，是无佛界法。有将色不异空之空，作真空实相解者。粗看颇似顺，详审似未圆。何以故？既无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之世间六凡界法。又无四谛、十二因缘、智、得、出世间之四圣界法。一切凡圣诸法皆空，何得不空世间之空乎？由其凡情圣见均无，故能圆满菩提，归无所得。由其无所得故，故能心无罣碍、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也。此法，乃三世诸佛究竟成佛之法，以诸法空相中，无此凡圣生佛等法，故能从凡至圣，修因证果，圆证此法。譬如作屋，为取其空，方能住人。若其不空，人何能住？由空而方可真修实证。若其不空，则无此作用矣。以深般若智中，不见此种情见之相为无，切不可误会以不修为无。若以不修为无，则破坏诸佛正法，必定永堕阿鼻地狱，宜详审思之。光之此说，容有不合前人处，其大旨不至大悖佛经。亦可作见峰见岭，见仁见智之一种所见耳。

复修净师书

一切法门，皆仗自力了生死。念佛法门，兼仗佛力了生死。仗自力了生死，非一生、二生能了。证初果人，尚须七生天上，七生人间，方证四果，四果则了生死矣。未证初果之人，升沈不定。今生很好修行，来生造大业者百有九十多。证初果人，纵令以威力逼令造业，宁肯舍命，不肯造杀、盗、淫等恶业。若不出家，亦娶妻室。若令邪淫，宁死不行。此人虽未了生死，决定不会下降。未证初果者则不定，纵一生、二生不造业，决难永不造业。故知仗自力断惑证真之难，难如登天矣。念佛之人必须生真信，发切愿，决定现生求佛加被，到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往生西方。平时念佛如丧考妣，如救头燃。又须以此法门，随分随力，与一切人说。又须事事尽己职分，便可满愿。欲看经，则宜先看《净土五经》，欲看浅近之书，当看《印光文钞》，《印光嘉言录》。再欲看最切要，极深妙，又易于领会者，当看《净土十要》。欲知古今往生事迹。当看《净土圣贤录》。现在不能寄书，当向成都北门东珠市巷三十二号，谢慧霖居士借看。彼此各经书均有，但不能送人。重庆佛学社，光十多年前，各经书送几十捆，或尚有。问佛学社王晓西、舒次范、王适均等，当可有则送汝，无则借看。三台县三元宫巷，蒋特生处，或尚有之，有则必送汝。四川寄书，唯重庆佛学社最多，次则蒋特生、谢慧霖

处，不过令彼看，无令送人者。念佛法门，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行、住、坐、卧，一切时，一切处，均好念。若衣冠整齐，手脸洁净，出声念，默念均可。若睡倒，及衣冠不整齐，尚未洗漱及到不洁净处，或抽大小解时，皆须默念，不宜出声。虽睡不可赤体，须穿衫裤。心中常存敬畏，不可放纵。欲摄妄念，第一要心存恭敬，常若身在佛前，不敢起别种念想。每二要字字句句，心里念得清清楚楚。口里念得清清楚楚，则妄想自渐渐消灭矣。即默念，也要听。以心一起念，即有声。自己的耳，听自己的心里的声，仍然明明了了。《楞严经》大势至菩萨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注重在听。六根即眼、耳、鼻、舌、身、意。心，即意根。口，即舌根。听，即耳根。心念、口念、耳听，此三根一摄，眼也不会东张西望，鼻也不会闻别的气味，身也不敢放逸懈怠，故名都摄六根。都摄六根而念，自无污杂妄念，故名净念。净念，必须要常常相继不断，故名净念相继。能净念相继，久而久之，则得念佛三昧。此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为得三昧之第一妙法。故云，得三摩地，斯为第一。三摩地，即三昧之别名。如此念之，决有净念常存，妄念全无之一日。光老矣，目力、精神均不给，已经拒绝一切信札。愍汝之诚，为汝说其摄心，及请经书之办法，然经书已久，恐无存者，即借不到，请亦有利益。若借得到，当依之而行，则往生便可决得矣。

诫吾乡初发心学佛者书

吾常曰，欲得佛法实益，须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即消一分罪业，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即消十分罪业，增十分福慧。若毫无恭敬，虽诵经念佛，亦非毫无利益，而亵渎之罪，当先受之，堕落三途，经若干劫。其罪毕已，当承此善因，又复闻法修道，吃素念佛，求生西方，了生脱死。若现生竭诚尽敬，则现生即可仗佛慈力，带业往生西方。一得往生，超凡入圣，了生脱死，永离众若，但受诸乐矣。

人之修福造业，总不出六根、三业。六根即眼、耳、鼻、舌、身、意。前五根属身业，后意根属心，即意业。三业者，一身业，有三，即杀生、偷盗、邪淫。此三种事，罪业极重。学佛之人，当吃素，爱惜生命。凡是动物皆知疼痛。皆贪生怕死，不可杀害。若杀而食之，则结一杀业，来生后世，必受彼杀。二偷盗，凡他人之物，不可不与而取。偷轻物，则丧己人格。偷重物，则害人身命。偷盗人物，似得便宜，折己福寿，失己命中所应得者，比所偷多许多倍。若用计取，若以势胁取，若为人管理作弊取，皆名偷盗。偷盗之人，必生浪荡之子，廉洁之士，必生贤善之子，此天理一定之因果也。三邪淫，凡非自己妻妾，无论良贱，均不可与彼行淫。行邪淫者，是坏乱人伦，即是以人身行畜生事，现生已成畜生，来生便做畜生了。世人以女子偷人为耻，不知男子邪淫，也与

女子一样，邪淫之人，必生不贞洁之儿女。谁愿自己儿女不贞洁。自己既以此事行之于前，儿女禀自己之气分，决难正而不邪。不但外色不可淫，即夫妻正淫，亦当有限制。否则，不是夭折，就是残废。贪房事者，儿女反不易生，即生，亦难成人，即成人，亦孱弱无所成就。世人以行淫为乐，不知乐只在一刻，苦直到终身，与子女及孙辈也。此三不行，则为身业善，行，则为身业恶。二口业，有四，妄言、绮语、恶口、两舌。妄言者，说话不真实。话既不真实，心亦不真实，其失人格也，大矣。绮语者，说风流邪僻之话，令人心念淫荡。无知少年听久，必至邪淫以丧人格，或手淫以戕身命。此人纵不邪淫，亦当堕大地狱。从地狱出，或作母猪母狗。若生人中，当作娼妓。初则貌美年青，尚无大苦，久则梅毒一发，则若不堪言。幸有此口，何苦为自他招祸殃，不为自他作幸福耶？恶口者，说话凶暴，如刀剑，令人难受。两舌者，两头挑唆是非，小则误人，大则误国。此四不行，则为口业善，行，则为口业恶。三意业，有三，即贪欲、瞋恚、愚痴。贪欲者，于钱财田地什物。总想通通归我。越多越嫌少。瞋恚者，不论自己是非，若人不顺己意，便发盛怒，且不受人以理谕。愚痴者，不是绝无所知，即读尽世间书，过目成诵，开口成章，不信三世因果，六道轮回，谓人死神灭，无有后世等，皆名愚痴。此种知见，误国害民，甚于洪水猛兽。此三不行，则为意业善，行，则为意业恶。若身、口、意三业通善之人，诵经念佛，比三业恶之人，功德大百千倍。

学佛之人，必须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存好心者，凡逆天悖理。损人利己等恶念，不许起。起，则立刻生惭愧忏悔之心，令即消灭。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利人利物之心，须常存之。力能做者，认真做去，不能做者，心

亦常存于此。说好话者，要说有益于人，有益于物的话，不是要人听到欢喜，叫做好话。如教训儿女，及劝人为善，劝人戒恶，劝人敦伦，劝人修福等。行好事者，认真行孝亲、敬兄、睦族、化俗之事，凡诵经、礼佛、念佛、拜忏各佛事，必须身心恭敬。

学佛之人，夜间不可赤体睡，须穿衫裤，以心常如在佛前也，吃饭不可过度，再好的饭，只可吃八九程。若吃十程，已不养人。吃十几程，脏腑必伤。常如此吃，必定短寿。饭一吃多，心昏身疲，行消不动，必至放屁。放屁一事，最为下作，最为罪过。佛殿僧堂，均须恭敬。若烧香，不过表心，究无甚香。若吃多了放的屁，极其臭秽，以此臭气，熏及三宝，将来必作粪坑中蛆。不吃过度，则无有屁。若或受凉，觉得不好，无事则出至空地放之，待其气消，再回屋中。如有事不能出外，当用力提之，不一刻，即在腹中散开矣。有谓不放则成病，此话比放屁还罪过，万不可听。佛制戒律，未说此事，想古人身体好，又不贪吃，无有此事，故未说。若有，佛必说之。切不可谓佛不说，就应当放，则是自求堕落，佛也难救矣。孔子以圣人之资格，朝于凡夫之国君，将欲升堂，在阶下，便不敢大出气，况入堂面君乎？故《论语》云："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摄，提也。齐，音咨，与齐同，衣岔子也。鞠，曲也。屏，闭藏也。息，鼻中气也。孔子朝君，将升堂，先鞠躬而行，鞠躬，则衣前长，故必提其两岔，去地约一尺，方不至蹋其衣，而跌蹶失仪。严肃之极，故鼻中之气似乎不出。试看此是何等敬畏。今人比孔子，则相去悬远。时君与佛，又相去悬远。静言思之，直大地无容身之处矣，可不极力留心乎？）吾人业力凡夫，在圣中圣，天中天之佛殿中，三宝具足之地，竟敢不加束敛，任

意放屁，此之罪过，极大无比。许多人因不多看古德著述，当做古德不说。不知古德说的巧，云泄下气，他也不理会是什么话，仍不介意。光三、四十年前，常说此事，后试问之，人不知是何事，以故只好直说放屁耳。唱戏骂人说放肆，就是说你说的话是放屁。凡有所畏惧，气都不敢出，从何会放屁？由其肆无忌惮，故才有屁。你勿谓说放屁话，为不雅听，我实在要救人于作粪坑之蛆之前耳。

晨起，及大小解，必须洗手。凡在身上抠，脚上摸，都要洗手，夏月裤腿敞开，要扎到。随便吐痰唏鰯（音喜）鼻，是一大折福之事。清净佛地，不但殿堂里不可吐鰯，即殿堂外净地上，也不可吐鰯。净地上一吐便现出污相。有些人肆无忌房惮，里地上、墙上乱吐，好好的一个屋子，遍地满墙都是痰。他以吐痰当架子摆，久久成病，天天常吐，饮食精华，皆变成痰了。若肯咽了，久则无痰，此是以痰杀痰最妙之法，如不能咽，当袖一痰巾，吐于其上复袖之。此亦劳人，又不洁净。不如咽了，又不劳人，又无污秽，而且永无痰病，是为治痰病之妙法。

学佛之人，一举一动，皆须留心，至于念佛，必须志诚。或有时心中悲痛起来，此也是善根发现之相，切不可令其常常如是，否则必著悲魔。凡有适意事，不可过于欢喜，否则必著欢喜魔。念佛时，眼皮须垂下，不可提神过甚，以致心火上炎，或有头顶发痒、发痛等毛病，必须调停适中。大声念，不可过于致力，以防受病，掐（音恰）珠念，能防懈怠，静坐时，切不可掐，掐则指动而心不能定，久必受病。看经论，及各典章，不可急躁，须多看，急躁不能凝静，必难得其旨趣。后生稍聪明，得一部经书，废寝忘餐的看。一遍看过，第二遍便无兴看，即看，亦若丧气失魂之相，此种人，均

无成就，当力戒之，苏东坡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孔子乃生知之圣，读《易》尚至韦编三绝。以孔子之资格，当遇目成诵，何必又要看文而读。故知看文有大好处。背诵多滑口诵过。看文则一字一句，悉知旨趣。吾人当取以为法，切不可显自己聪明，专尚背诵也。当孔子时无纸，凡书或书于木板，或书于竹简（亦竹板也）。《易》之六十四卦，乃伏羲所画。六十四卦开首之彖，乃文王所作。每卦之六爻，乃周公所作。此外之上经彖传、象传，下经彖传、象传，并乾、坤 二卦之文言，及系辞上传，系辞下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所谓十翼者，皆孔子所作。若约字说，孔子所作者，比文王、周公所作，当多十余倍。而孔子读文王、周公之《易》，竟至将编书之熟皮绳，磨断过三次，可以知读之遍数不可计也。吾人能以孔子之恒而读佛经，持佛名，必能以佛之言之德，熏己之业识心，成如来之智慧藏也。其专修净土法则，自有《净土五经》，《净土十要》，及净土诸著述。此不备书。

《挽回世道人心标本同治录》序

世、出世间之理，不外心性二字。世、出世间之事，不外因果二字。心性之理微，虽圣人犹有所不知。因果之事显，纵愚夫亦可以略晓。圣人欲天下永太平，人民常安乐，特作《大学》，以示其法。开章即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然明德，乃人各自具。由无克念省察之功，则明德被幻妄私欲所蔽，不能显现而得受用，其明之之法，在于克念。克念之工夫次第，在于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物者何？即随境所生，不合天理，不顺人情之幻妄私欲，非外物也。由此私欲固结于心，则所有知见，皆随私欲而成偏邪。如贪名贪利者，只知有利，不知有害，竭力营为，或至身败名裂。爱妻爱子者，只知妻子之好，不知妻子之恶，养成祸胎，或至荡产灭门者，皆由贪与爱之私欲所致也。若将此不合情理之私欲，格除净尽，则妻子之是是非非自知，名利之得之以道，不须夤缘妄求矣。此物字，先要识得是幻妄不合情理之私欲，则其格除，乃易事。否则尽平生力，不奈彼何。纵读尽世间书，也只成得一个依草附木，随波逐浪汉。甚矣，私欲之物之祸大也！若知此物是吾人生死怨家，决不令彼暂存吾心，则即心本具之正知自显。正知显，而意诚心正，身修，顺流而导，势如破竹，有不期然而然者。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作佛。以一切人民，各具明德。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其

不能为尧舜，不能作佛者，皆由私欲锢蔽，不奋克念之功，遂致从劫至劫，随私欲转，轮回六道，了无出期，可不哀哉！然专以格致为训，不以因果相辅而导者，或难奋发大心，励志修持也。吾常曰，因果者，圣人治天下佛度众生之大权也。约佛法论，从凡夫地，乃至佛果，所有诸法，皆不出因果之外。约世法论，何独不然？故孔子之赞《周易》也，最初即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夫积善、积不善，因也；余庆、余殃，则果矣。又既有余庆余殃，岂无本庆本殃？本庆本殃，乃积善积不善之人来生后世所得之果，当大于余庆余殃之得诸子孙者百千万倍。凡夫不得而见，何可认之为无乎？喻如黑夜不见一切物，不得谓一切物悉皆消灭矣。箕子之陈《洪范》也，末后方说，向用五福，威用六极。五福、六极，乃示前生之因，为今生之果。向，顺也。用，以也，得也。寿、富、康宁、考终命，乃前生修道修德所感之果。修好德，乃前生修道修德之习性也。极，穷厄也。威，义当作违，悖逆也。谓前生所作所为，悖逆道德，致今生得横死之凶，与夭寿之短折。（凶与短折，合为第一。）及身不康之疾，心不宁之忧，用不足之贫，貌丑之恶，身无能力之弱也。儒者昧于前因后果，一一归于王政，不几灭天理而诬王政乎？小儿生于富贵家则享福，生于贫贱家则受若。岂王政分别令生乎？故经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洪范》乃大禹所著，箕子以陈于武王者。末后五福六极之说，发明三世因果之义，极其确切。宋儒谓佛说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乃为骗愚夫愚妇奉彼教之据，实无其事。断以人死之后，形既朽灭，神亦飘散。纵有剉斫舂磨，将何所施？神已散矣，令谁受生？在彼断其必无因果，而《春秋传》、《史》、《汉》中，每有冤杀者作祟，蒙恩者报德，

种种事实，悉是前贤为佛教预为骗人之据乎？既无因果，无有后世，则尧桀同归于尽，谁肯孳孳修持，以求身后之虚名乎？以实我已无，虚名何用？由兹善无以劝，恶无以惩。又加以特唱高调，令人为善，须无所为，以有所为而为善即是恶，此种邪说，误陷国家社会不浅。无知之人，钦其高明，绝无一念欲为善矣。有智之人，痛裂心肝，以完全将圣人循循善诱之道废之，以圣人之资格期人。然圣人亦非无所为而为善者，孔子行年七十，尚欲天假或五或十之数年，以期学《易》而免大过。一部《易》经，无非示人趋吉避凶，战兢惕厉，克念修持之道。若如彼说，则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皆成错误教人为恶之罪魁祸本也。有是理乎？人情如水，因果如堤。宋儒极力辟驳因果，以为是如来骗人奉教之据。而儒经中所说因果，何得又是实有乎？彼欲辟佛以卫儒，卒致废经废伦，实行兽化，此种恶剧，皆由彼所唱之高调演出，俾人道或几乎熄。费子智俨，昔曾深受程朱之毒，及其年老而阅历深，世乱而知祸本，于是皈依三宝，遍阅群书。于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事迹，略录大概，冀阅者弃断灭之邪见，遵儒佛之洪规。果能人各依行，则世返唐虞，人敦礼教，以互相残杀之毅力，作互相维持之大业，故名其书曰《挽回世道人心标本同治录》。以医家治病，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如其人咽喉肿胀，二便不通，不先用消肿通便之剂，则其人即死，虽有治本之法，绝无可用之地，故先治标。其余各标病，但将脏腑调理好，标病不治自无矣。格物、致知，慎独、克念，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事理，从凡夫地，乃至成圣作佛，均不可离。孔子以德不修，学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为忧。如来所说四谛，十二因缘，六度万行，一一皆是因果。若无因果，则人与禽兽无异矣，可妄说乎？

《梵网经·菩萨戒集证》序

《梵网经》者，如来陶炼一切若圣若凡，俾其究竟断除三惑，亲证三德，复本具之佛性，成无上之佛果之大法也。良由真如妙性，生佛体同，在凡不减，在圣不增。但以从无始来，迷而未悟，如金在矿，不得受用。如来愍彼一切众生，迷衣里之明珠，徒向外以驰求。由是起贪、瞋、痴，造杀、盗、淫，以致轮回六道，了无出期。纵或有断界内惑，出离生死，然去佛地，尚大远在。以故于初成正觉时，即为一切凡圣，说此大法。先令了悟自心，原是佛心，故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汝是当成佛，我是已成佛。能如是信，决不至高推圣境，自处凡愚，上辜佛化，下负己灵，故曰，常作如是信，戒品已具足。然后令于日用，云为中，起慈悲心，孝顺心，闲邪存诚，克己复礼，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必使方寸之中，无少愧怍。三业之内，永绝瑕疵。则己立立人，自利利他之大体大用，两皆具足。其居心，则冲虚清洁，犹长空之普含万象，而了无障碍。其行事，则正大光明，若杲日之普照万方，而绝无拣择。由是四摄齐施，四宏普度，所谓“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虚空设有尽，我愿亦无穷。”能如是，则尚何有人我是非，自私自利之心？况有破斋犯戒，及损人利己，相倾相戕之事乎哉？是知此经虽属出世大法，实为治世良谟，以故一切国王大臣，及出家四众，在家四民并诸鬼神，皆当受

持也。若能受持，则如水洗器，即复本净，如香熏衣，顿增芳馨。当此劫浊，欲为挽回，舍此一法，其何能淑？妙朗行者，宿具灵根，笃修净业，每读此经，不胜景仰，发愿流通，普利一切。又每于读诵大小乘经，及诸传记，所示持戒要义，必节录之，以为自他修持之法戒，亦附于后，俾阅者知持戒利益，近则三业清净，三学圆明，远则三惑净尽，三德圆彰。犯戒祸患，近则三业污浊，三途永堕；远则三障常现，三界莫出。佛自我作，狱由己造，如临宝镜，妍媸洞现。谁肯自贻伊戚，舍利益而取祸患乎？方井妯娌，奉先姑遗命，愿出净资，助印一万本，成就其志，以期奉施于出家在家诸佛子。以此功德，用祝家门清吉，人眷安康，现生获箕畴之五福，裔世纳伊训之百祥。又祈时和年丰，民康物阜，礼让兴而干戈永息，法运通而天下太平，爰为颂曰：

维我世尊，为诸法王。普令九界，同证真常。所说诸法，各随其机，唯此戒法，凡圣同依。等觉菩萨，六道群萌，无有一人，不堪持行。由众生心，兴佛无二，因惑业故，致成殊异。其相虽异，其性原同，故说此经，令证大雄。既知众生，皆有佛性，佛是已成，我实当证。譬如穷子，获昔宝藏，得本无得，欢喜无量。既悟佛性，当行佛行，严净毗尼，衾影致慎。发慈悲心，及孝顺心，自利利他，同出苦轮。能如是者，名真佛子，凡佛所得，己亦当尔。须如此经，铸佛嘉模，依之力修，即证无余。愿见闻者，同事受持，消除惑业，圆满菩提。

《地藏经》石印流通序

众生之心，与佛无二。其不能作佛，常作众生者，以其自无慧力，不能觉悟，又无善知识为之开导。由是以本具佛性之妙心，作起惑造业之根本。致令长劫轮回，了无出期，可不哀哉！故我世尊，初成正觉，升忉利天，为母说法，欲令一切众生，悉皆图报父母之恩，特为表彰地藏菩萨往劫因救母故，广发菩提之誓愿，以作未来众生得出苦海之舟航。全部经文，理事详明，文词显豁。圆彰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是心作众生，是心是众生。及心能造业，心能转业。心不能转业，业即能缚心等义。而地藏往劫救母二事，于此义意，更为真切著明。诚可谓险道之导师，昏衢之慧炬。贫乏之宝藏，凶岁之稻粮。俾一切迷昧众生，速得觉悟，一切孝顺儿女，有所师承。经之利益，莫能宣说。西天东土，读此经而兴起者，何可胜数！真达和尚，俗报罔极之恩，拟请善书者恭写此经，石印施送。适智准居士鲁指南，以自所书《金刚经》请正。师以居士为报亲恩，自己恭写，以常持诵。则书写此经，必所乐为。因以恳请，即蒙允许。命光作序，以抒经益，而发起世间人子之孝心。冀其随时随事，以尽孝道。念劬劳之深恩，必致吾亲于究竟安隐之宝所而后已。由是以至诚心，念佛圣号，兼以恪敦伦常，尽己天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此功德，资益吾亲。必期生则业障消除，善根增长，福寿增崇，

智慧开发。没则神超净域，业谢尘劳，忍证无生，位登不退。庶可稍尽乌私，无忝所生矣。又须知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当以大菩提心，随顺机宜而为宣说，及与救济。于以契佛心而符己愿，扇慈风以息杀业，将见礼让兴而干戈永息，风俗美而天下和平矣。

《普门品讲义》序

观世间菩萨，于无量劫前，早成正觉，号正法明。但以誓愿宏深，慈悲广大，不离寂光，垂形九界，随类现身，寻声救苦，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愿使一切世界，一切众生，咸得离幻妄之现苦，受真常之法乐。而又于娑婆世界，更为悯恻也。由是释迦世尊，于法华会上，欲令娑婆众生，恒蒙覆庇，特因无尽意菩萨之问，以表彰观音之慈悲誓愿，功德威神，俾九法界一切众生，同得恃怙。及法流此土，至晋，而罗什法师，特译《法华》，方知观音本地迹门，均难思议。而楞严观音自陈圆通，华严观音教示善财，咸与《法华》意旨吻合。是知大士无心，以众生之心为心，故得随感即应，了无差殊也。当晋末时，北凉沮渠蒙逊有疾，昙无谶令其诵《普门品》，得以即愈，由是此品得以别行。陈、隋智者大师，释《法华经》，独于此品，特为详悉发挥。足见佛、菩萨、祖师之心。唯期一切众生，离一切苦，得一切乐也。谛闲法师，力宏台宗，兼修净土，今夏宏戒哈尔滨，归过大连，潘对凫、施省之等居士，请其讲演此经。又恐南北语言不通，因先出讲义，即印五百本，遍给听者，遂得目击而喻。但以为时仓卒，不无错讹。对凫居士，欲令广传于世，因寄一本，兼令作序。窃念《法华》经藏，深固幽远，无人能到，唯佛与佛，乃能究尽。光粥饭庸僧，何由发挥其致？姑

就观音之本迹，及此经流通注释之来历处，撮略叙之，以塞其责。普愿同人，常念观音圣号，若至念极情亡，心境两寂，则恒沙功德，无量妙义，自可圆现于一念中，固不须为繁述也。

《大佛顶首楞严经》楷书以供众读诵序

如来藏妙真如性，生佛同具，了无增减。佛以究意证故，安住寂光，享常、乐、我、净之法乐；众生以彻底迷故，起惑造业，受生死轮回之妄苦。虽则染净不同，苦乐各别，而其本具之妙真如性，仍自无增无减。然众生但有性德，绝无修德，不能得其受用。反承此妙性功德之力，作生死因，受轮回果，以是因缘，感佛慈悲，示生世间，随机说法。俾彼各各就路还家，识取衣珠，庶不致孤露无依，了无恃怙也。《大佛顶首楞严经》者，乃三世诸佛圆满菩提之密因，一切菩萨趣向觉道之妙行，故名之为《首楞严》也。梵语“首楞严”，华言“一切事究竟坚固。”何谓一切事？即心、境二法，开而言之，即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也。此一切事，皆如来藏妙真如性之全体大用，本自坚固，了无生、灭、垢、净、增、减之相。而众生迷真逐妄，背觉合尘，若心若境，皆成幻妄，皆是生灭，缘不坚固矣。故因阿难请问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奢摩他、三摩、禅那、最初方便。如来于是微心、显见，历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以显示一一皆如来藏，随众生心，循业发现，令其开悟。后又以二十五圣，于二十五法，各证圆通，以实其说。此经为对阿难多闻，及娑婆闻性最利之机，故文殊选择，唯取观音。而

净土念佛法门，普逗十方三世一切众生之机，故列于弥勒之后，观音之前，以密示其普逗群机之意。否则当列于虚空藏之后，弥勒之前矣。刻论普通法门，必须断尽烦惑，方可了生脱死，唯上上最利根人，可于现生即了。若非此等根性，则或二三四五生，或二三四五劫，或至尘沙劫又尘沙劫，仍在轮回六道中者多多矣。以仗自己戒、定、慧力，断尽贪、瞋、痴、烦恼惑业故难。况时丁末法，人根陋劣，寿命短促，知识稀少，魔外纵横，正见稍亏，即坠魔罥乎？唯净土特别法门，仗弥陀慈悲誓愿，与自己信愿忆念之力，于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俾上上根人，速证无生，即下下根人，亦预圣流，其为利益，何可名言？此义乃华严末后归宗之一著，切不可以光之人微，而谓为谬妄也。吾人果能具真信切愿，如子忆母，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而念。即是以势至反念念自性，观音反闻闻自性，两重工夫，融于一心，念如来万德洪名。久而久之，则即众生业识心，成如来秘密藏。所谓以果地觉，为因地心，故得因该果海，果彻因源也。有缘遇者，幸勿忽诸。此是微尘佛，一路涅槃门，况我末法人，何敢不遵循？此后严示四重戒律，以培其基，备说神咒功德，以期侍卫。详谈十法界因果，一一皆是循业发现。显示五阴魔境。令知功行深者，尚有著魔造罪堕狱之事，况初心者乎？《观经》初七处徵心，十番显见，历阴、入、处、界、大，重重开示，方令最利根之阿难，圆悟藏性，（即宗门所谓，亲见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也）则大彻大悟，诚非易易。经后禅定力深，已破色、受二阴，尚被魔惑，失其正见，造诸恶业，生陷王难，死堕地狱。是知欲了生死，唯仗自力，其难与险，莫可比喻。愿诸同伦，依势至忆佛念佛，及普贤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之教，与尽华藏世界海诸菩萨，一致进行，求生西方，实为万全之计。

智茂居士许文菁，楷书《楞严经》，以供觉社莲友读诵。瞿智鸿、叶圣方二居士，为之购纸。书毕，祈光作序。光以觉社乃念佛道场，理宜显示净土法门胜妙之义，庶不致好高务胜者，专主自力，弃舍佛力，卒成求升反坠，弄巧成拙之结果，故其言似乎泛滥迂腐。纵有以此见责者，亦只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耳。

《净土十要》序

如来一代所说一切法门，虽则大、小、顿、渐不同，权、实、偏、圆各异，无非令一切众生，就路还家，复本心性而已。然此诸法，皆须自力修持，断惑证真，了生脱死，绝无他力摄持，令其决于现生入圣超凡，成就所愿也。唯净土法门，仗佛誓愿摄受之力，自己信愿念佛之诚，无论证悟与否，乃至烦惑丝毫未断者，均可仗佛慈力，即于现生，往生西方。既得往生，则已证悟者，直登上品，未断惑者，亦预圣流。是知净土法门，广大无外，如天普盖，似地均擎，统摄群机，了无遗物。诚可谓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上之则等觉菩萨，不能超出其外。下之则逆恶凡夫，亦可预入其中。畅如来出世之本怀，开众生归元之正路。故得九界同归，十方共赞，千经俱阐，万论均宣也。而况时值末法，人根陋劣，舍此别修，不但具缚凡夫，莫由出离生死，即十地圣人，亦难圆满菩提，以故文殊、普贤，马鸣、龙树、远公、智者、清凉、永明，悉皆发金刚心，为之宏赞。以期六道、三乘，同得横超三界，复本心性也。竺震著述，多难胜数。蕅益大师，选其最契时机者九种，并自所著之《弥陀要解》，名为《净土十要》，欲学者由此具识如来度生之要，与一法普摄一切诸法之所以然。大师逝后，其门人成时，欲遍界流通，恐文言繁长，卷帙博大，

费钜而难广布。遂节略字句，于各要叙述意致，加以评点，实煞费苦心。惜其自恃智能圆照，随阅随节，不加复勘，即行付刊，致文多隐晦，兼有口气错乱，词不达意之处。民国七年，徐蔚如居士见访，以彼经理刻藏经事，因祈彼搜刻原本，后彼即刻《弥陀要解》，《西方合论》二种。今具得原本，李圆净居士拟照前《十要》章程重刊，凡时师所作叙述评点，一一照录。唯补时师之欠缺，不灭时师之苦心。仍作四册，以所节有多少不同，故卷须重调。《西斋诗》，《念佛直指》，昔则前后倒置，今调令适宜，各册末附各要文，及彻悟语录。又另以《往生论注》，《莲华世界诗》，合一册作附本，共成五册，均与《十要》文义宗旨符合，了无差殊。如帝网珠，互相掩映。令诸阅者，深知净土法门，为一切诸法之归宿。一切诸法，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也。

《嘉言录》题词并序

净土大法门，其大无有外，如天以普覆，似地以普载。等觉欲成佛，尚复作依赖，逆恶将坠狱，十念登莲界。普被九界机，咸皆勤顶戴，畅佛度生心，唯一了无再。我以宿业力，曾作一阐提，效法韩、欧等，其愚莫能医。幸得病数年，时复深长思，古今众圣贤，岂皆无所知？彼既悉尊奉，我何敢毁訾，虽圣有不知，韩、欧焉足师？因兹皈依佛，剃发而披缁，自量宿业深，宗教非所宜。唯有仗佛力，或可副所期，专心修净业，庶得预莲池。近十余年来，人或谬见问，所答亦以此，不敢稍越分。海盐徐蔚如，以其切而近，再三于京、沪，为之付排印。语言虽朴质，人皆不见愠，遗迹而究益，多有生正信。圆净李居士，宿根深复深，注释诸经论，阐明如来心。继以费精神，衰病每相侵，舍博而守约，立志追东林。又俗利初机，作修持规箴，节录《文钞》语，分类以编紝。并自出净资，印施诸有缘，冀使一切人，勉力希圣贤。敦伦而尽分，各完已性天，众善悉奉行，诸恶尽销蠲。信愿勤念佛，求登九品莲，临终佛来接，有若月印川。直下往西方，永出生死渊，见佛悟无生，渐致福慧圆。因请为著语，以期广流传，俚言入雅目，徒招诮且怜。赧颜贡愚诚，祈各自审焉，若未起等觉，且预回向员。

净土法门，理极高深，事甚简易。由兹天姿聪敏，知见

超特者，每每视作愚夫愚妇之事，而不肯修持。岂知其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究竟法门乎？彼以愚夫愚妇能修，遂并法门而藐视之。何不观华严所证与普贤等，与诸佛等者，尚须以十大愿王，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圆满佛果乎？藐视净土法门而不屑修，其于华严将复视作何等？又于华严末后归宗一著，为复尊重之也，为复藐视之耶？此无他，盖未详审通途，特别法门之所以，及自力、佛力，大小难易而致然也。使详审之，能不附于佛藏海众之班，一致进行，同求往生乎？光自束发读书，即受韩、欧、程、朱辟佛毒。幸无韩、欧 、程、朱之才，使稍能相埒，则必致自误误人，生身陷入阿鼻地狱矣。自十四五后，病困数年。从兹遍思古今，详绎经书，始知韩、欧、程、朱之作此说者，全属门庭知见，绝不计及堂奥中事之所致也。乃于弱冠之次年，出家为僧，专修净业，誓尽此生，作自了汉。决不建立门庭，广收徒众，以致后世子孙，败坏佛法，并拉光于阿鼻地狱中，同彼受苦也。至光绪十九年，普陀法雨寺化闻和尚，入都请藏经，命查印刷。事毕，邀同来山。知其不喜作事，故令住一闲寮，随意修持，于今已三十有五年矣。在山日 久，有以笔墨事见托者，绝不用印光名字。即自己有必须署名之文字，亦只随便写二字即已。以故二十年来，绝无人客过访，及信札往来诸纷扰。民国启元，高鹤年居士给去数篇文稿，登《佛学丛报》，不敢用印光名，以印光常称常惭愧僧，故署名常惭。徐蔚如居士，及周孟由谬为见赏，打听三四年，了无知者。后孟由来山拜谒，遂祈归依，持去数篇废稿，寄于蔚如，乃于京师排印，名《印光法师文钞》。以致遍刺雅目，愈增惭愧耳，时为民国七年。八年，又搜罗若篇作续编，并初编同排之。九年，令上海商务印书馆，排作

两册，留板，十年春出书。光又于扬州，将九年所排者，刻一书册板，作四册。十一年，又于商务印书馆，排作四册。当时诸居士任者有二万部，而商务印书馆印以出售者，不在此数。十四年冬，又令中华书局排增广本，亦作四册，比先增百余页。今年夏出书。以工潮等，其价甚昂，只印二千。原订打四付纸板，二归本局，二归于光。乃令杭州浙江印刷公司先印一万，以后续印，一任因缘。圆净居士李荣祥，近数年来，专心佛学，于《起信》、《楞严》、《圆觉》，各为疏解。光谓青年人宜先著实用念佛功夫，待其业消智朗，障尽福崇时，再行发挥，自可阐明佛意，宣传宇宙。当时彼尚不以为然，后以用心过度，形神日衰，始知光言不谬。乃复详阅《文钞》，不胜欢喜，遂摘录要义，分门别类，编作一册，祈光为作题词。拟用报纸印一千册，以应急欲即阅者。（以先曾逐次登《居士林林刊》，故屡有催促令印之者）及光五月至申，乃与其妻，同受归依。八月书出，不久送完。函索者纷至沓来，遂令漕河泾监狱署，排作书本，陈荻洲居士，愿任排工，并打四付纸板费，又任印二千册，一时任者，将近二万，其纸板拟留本狱署一付，以作上海流通之备。一归圆净居士保存，以备己及诸善士之用。一送哈尔滨宣讲堂，俾关外信心者，易于购阅。一送南洋新加坡商会，俾各岛华侨，同得读诵。其所录之出处某卷某页，一一备载，庶可以《文钞》全文相对阅，由其于诸文中截取要义，汇归一类，故每有文义稍同，而不即删削者，冀阅者受反复劝勖之益，冀其直下断疑生信也。共出处卷及页数，皆依《增广文钞》。以《增广文钞》，作永久流通之本，余则久后必无再印之举也。又以《文钞》繁广，初机或难于简别其易晓了而事机宜者，欲令先得其门径，从兹著实进修，自至其极，免致望洋兴叹，或至退

屈之虞。因录《文钞选读目录》，附于《嘉言录》序后，庶未曾研究佛学之人，得以坐进斯道，其利人之心，可谓亲切周挚，无以复加矣。因为叙其所以然，以期阅者共知。所愿见者闻者，勿以所说皆平实庸常而弃之，以求其高深玄妙者。夫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如来之道，戒、定、慧而已，能于平实庸常之事而实行之，行之及极，其高深玄妙之理，岂待别求？否则高深玄妙，但属口头活计，生死到来，一毫也用不著，愿阅者悉注意焉。

《心经添足》重刊流通序

《心经》，发挥三世诸佛所证之菩提涅槃，一切众生本具之真如佛性，十方如来度生之要道，凡百行人作佛之良谟。文简而义丰，词约而理著。普令上、中、下根同得一超直入如来地，于诸经中，最为第一。虽只二百六十字，而六百卷《大般若》甚深义理，包括罄尽。良以如来智慧自在无碍，随彼当机，广略适宜。广之则罄海墨而莫尽，略之则觅一字而叵得，令彼闻者，各得实益。末世众生，根机陋劣，常持此经，依之修习，自可空五蕴而证诸法实相，离颠倒而得究竟涅槃。以故古之名人，每每诵至数百万遍者，以其为总持诸法之法门故也。夏慧华居士，次子叔夔，姿性聪敏，执心公益，素抱不为良相，必为良医之志。于北平协和医学校，为学生会会长。民国十五年，年二十七，病亟将终，问其父曰："《心经》不生不灭，作何解说？"居士谕之曰："此示吾人心之本体，如太虚空，无相无形，非空非有，在凡不减，在圣不增，居生死而不垢，证涅槃而不净。生相尚无，灭从何有？能悟此理，堪名佛子。虽然，谈何容易？汝且一心念佛求生西方，迨至华开见佛，证无生忍时，始为分证此不生不灭之心体。从兹进修，直至三惑净尽，二死永亡，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时，方为究竟证此不生不灭之心体。切不可以闻名为亲证，不求往生，以致长劫沉沦，莫由出离也。"未久即逝。

彼平生于佛法绝未措怀，临终问此，殆有宿根欤？蒙居士开示，纵不往生，亦可以作来生入道之缘，校彼没世不闻者，奚啻天渊悬殊也。居士因此欲流通《心经》最显豁详明之注，冀初机悉能领会。范古农居士，令印明弘赞法师之《心经添足》，又为校其字句。因付排令印若干卷，施诸净侣，以结法缘而资超荐 。留板两付，以备永永续印。所愿见闻受持者，同以甚深观智，照见蕴空，亲证此不生不灭之心体，而度一切苦厄也。

《净土五经》重刊序

净土法门，其大无外。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九界众生，舍此则上无以圆成佛道；十方诸佛，离此则下无以普度群萌。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行门，无不还归此法界。若论大机所见，肇始实在《华严》。以善财遍参知识，末后于普贤座下，蒙其威神加被，所证者与普贤等，与诸佛等，是为等觉菩萨。普贤乃以十大愿王，劝进善财，及与华藏海众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圆满佛果，而为《华严》一经归宗结顶之法。然则《华严》明一生成佛之法，而归宗于求生净土。是知净土一法，乃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无上大法也。此殆大机所见，二乘尚不见闻，况具缚凡夫乎？迨至方等会上，特为专说净土三经，俾一切若凡若圣，同事修持，以期现生出此五浊，登彼九莲也。佛在摩竭提国，灵鹫山中，说阿弥陀佛，最初因地，弃国出家，发四十八愿。又复久经长劫，依愿修行，迨至福慧圆满，得成佛道。所感之世界庄严，妙莫能名。十方诸佛咸赞叹。十方菩萨，与回小向大之二乘，具足惑业之凡夫，咸得往生，等蒙摄受，是为《无量寿经》。于摩竭提国王宫中，说净业三福、十六妙观，俾一切众生悉知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诸佛正遍知海，从心想生。则是心作众生，是心是众生，众生烦恼业海，从心想生之义，便已彰

明校著。果能深明此义，谁肯枉受轮回？末明九品生因，以期各修上品，是为《观无量寿佛经》。在舍卫国给孤园中，说净土依正妙果令生信，劝诸闻者，应求往生以发愿，复令行者，执持名号以立行。信、愿、行三，为净土法门之纲宗。具此三法，或毕生执持，已得一心；或临终方闻；止称十念；均得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是为《阿弥陀经》。此三，乃专谈净土之经。而《阿弥陀经》，摄机尤普。以故禅、教、律各宗，咸皆奉为日课焉。诸大乘经，带说净土者，多难胜数。而《楞严经·大势至念佛圆通章》，实为念佛最妙开示。众生果能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以念，岂有不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近证圆通，远成佛道乎哉？故将此章，列于三经之后，而以普贤《行愿品》殿之，以成净土法门之一大缘起。令诸阅者，知此一法，大畅佛怀，校彼仗自力断惑证真以了生死者，其难易奚啻天渊悬殊。以故九界同归，十方共赞，千经俱阐，万论均宣也。金陵《净土四经》板，已经模糊。修净业者，苦无最清爽之读本。因为铸板，以《势至念佛圆通章》，附于三经之后，称为《净土五经》。若论法门缘起，宜以《无量寿经》为首。今为便于读诵，故以《阿弥陀经》为首。阅者谅之。

《净土五经》后附
《华严经·净行品》缘起序

《华严》妙典，理事圆融，理由事显，事因理成，理事各臻其极，圆证毗卢法身。以故如来初成正觉，与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说如来自证法门诸因果法，因果，即事。如来自证之法，即一真法界，寂照圆融，不生不灭，非有非空之真如佛性也。此之佛性，在凡不减，在圣不增。佛以究竟证故，常享常、乐、我、净之法乐。众生以彻迷故，恒受生死轮回之妄苦。譬如大圆宝镜，经劫蒙尘，虽有照天照地之光，莫由发现而得受用。故借诸菩萨，互相酬唱，为说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各法门。又复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以期圆满佛果。此如来以自证之因果，普示一切众生，令其各各亲证之一大轨范也。其在信位，则以《净行品》，为以因地心，上契果觉之弘誓大愿。虽进而登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各深位。犹复以此一百四十一愿，而为进修之据。是知此一品经，关系甚大，不徒为入佛之初基，洵可谓成佛之大本。而末世众生，根机浅薄，果能心心念念，常诵此文，常发此愿，便可三业顿获清净，念念上契佛心，临终直登上品，与普贤《行愿品》功德，交光互映，无或差池。故宋初省常法师，慕庐山远公之风，提倡净土法门，刺血书此品，又以净行名其

社。而莲宗得以丕振者，以深致力于日用云为，悉使与如来无上觉道合之所以也。一弟子杨慧导，拟以《净行品》，与普贤《行愿品》，合印流通。光谓，欲令初机息心念佛，当以《净土五经》为先导，不宜于《五经》中只取《行愿》一品。使彼遍读《五经》，再以《净行》一品，作一切时一切处之警策，则自可欣欣就道矣。呜呼！今之时是何时也，乃废弃纲常伦理，专尚机械变诈，互相残杀之时也。若不以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为导，则后世为人，恐先圣所立纲常伦理之名，亦不可得而闻矣。以故凡具正知见，正信心者，咸皆以修持净业为志事，兹特述其缘起，以附于经文之后，庶后之读者，无所疑焉。

袁了凡《四训》铸板流通序

圣贤之道，唯诚与明；圣狂之分，在乎一念。圣罔念则作狂，狂克念正作圣，其操纵得失之象，喻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可不勉力操持，而稍生纵任也！须知诚之一字，乃圣凡同具，一如不二之真心。明之一字，乃存养省察，从凡至圣之达道。然在凡夫地，日用之间万境交集，一不觉察，难免种种违理情想，瞥尔而生。此想既生，则真心遂受锢蔽，而凡所作为，咸失其中正矣！若不加一番切实工夫，克除净尽，则愈趋愈下，莫知底极。徒具作圣之心，永沦下愚之队，可不哀哉！

然作圣不难，在自明其明德。欲明其明德，须从格物致知下手。倘人欲之物不能极力格除，则本有真知，决难彻底显现。欲令真知显现，当于日用云为常起觉照，不使一切违理情想暂萌于心。常使其心虚明洞彻，如镜当台，随境映现，但照前境，不随境转；妍媸自彼，于我何干？来不预计，去不留恋。若或违理情想，稍有萌动，即当严以攻治，剿除令尽。如与贼军对敌，不但不使侵我封疆，尚须斩将搴旗，剿灭余党。其制军之法，必须严以自治，毋怠毋忽；克己复礼，主敬存诚。其器仗须用颜子之四勿、曾子之三省、蘧伯玉之寡过知非，加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与之相对，则军威远振，贼党寒心。惧罹灭种之极戮，冀沾安抚之洪恩，从

兹相率投降，顺归至化，尽革先心，聿修后德。将不出户，兵不血刃，举寇仇皆为赤子，即叛逆悉作良民。上行下效，率土清宁，不动干戈，坐致太平矣！如上所说，则由格物而致知，由致知而克明明德。诚明一致，即凡成圣矣。其或根器陋劣，未能收效；当效赵阅道日之所为，夜必焚香告帝，不敢告者，即不敢为。袁了凡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命自我立，福自我求，俾造物不能独擅其权。受持功过格，凡举心动念及所言所行，善恶纤悉皆记，以期善日增而恶日减。初则善恶参杂，久则唯善无恶，故能转无福为有福，转不寿为长寿，转无子孙为多子孙，现生优入圣贤之域，报尽高登极乐之乡，行为世则，言为世法，彼既丈夫我亦尔，何可自轻而退屈？

或问："格物，乃穷尽天下事物之理。致知，乃推极吾之知识，必使一一晓了也。何得以人欲为物，真知为知，克治显现为格致乎？"答曰："诚与明德，皆约自心之本体而言。名虽有二，体本唯一也。知与意心，兼约自心之体用而言，实则即三而一也。格致诚正明（此指明明德之明，与诚明之明），五者皆约闲邪存诚，返妄归真而言。其检点省察，造诣工夫，明为总纲，格致诚正乃别目耳，修身、正心、诚意、致知，皆所以明明德也。倘自心本有之真知为物欲所蔽，则意不诚而心不正矣。若能革而除之，则是慧风扫荡障云尽，心月孤圆朗中天矣。此圣人示人从泛至切，从疏至亲之决定次序也。若穷尽天下事物之理，俾吾心知识悉皆明了，方能诚意者，则唯博览群书、遍游天下之人，方能诚意正心以明其明德，未能博览阅历者，纵有纯厚天姿，于诚意正心皆无其分，况其下焉哉？有是理乎？然一切不深穷理之士，与无知无识之人，若闻理性，多皆高推圣境，自处凡愚，不肯奋发勉励，遵循从事。若告以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因果，或善

或恶各有其报，则必畏恶果而断恶因，修善因而冀善果。善恶不出身、口、意三，既知因果，自可防护身、口，洗心涤虑，虽在暗室屋漏之中，常如面对帝天，不敢稍萌匪鄙之心，以自干罪戾也已。此大觉世尊普令一切上、中、下根，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之大法也。然狂者谓其拘束，谓为著相；愚者防己愧怍，谓为渺茫，除此二种人，有谁不信受？故梦东云：'善谈心性者，必不弃离于因果。而深信因果者，终必大明夫心性。'此理势所必然也。须知从凡夫地乃至圆证佛果，悉不出因果之外。有不信因果者，皆自弃其善因善果，而常造恶因，常受恶果，经尘点劫，轮转恶道，末由出离之流也。"哀哉！圣贤千言万语，无非欲人反省克念，俾吾心本具之明德不致埋没，亲得受用耳。但人由不知因果，每每肆意纵情，纵毕生读之，亦只学其词章，不以希圣希贤为事，因兹当面错过。袁了凡先生训子四篇，文理俱畅，豁人心目。读之自有欣欣向荣，亟欲取法之势，洵淑世良谟也。永嘉周群铮居士，感佩之极，祈上海商务印书馆铸铅为板，以公同志，又印送若干，以结法缘，祈予为序，因撮取圣贤克己复礼闲邪存诚之意，以塞其责云。

南浔极乐寺重修放生池疏

戒杀放生之事，浅而易见；戒杀放生之理，深而难明。若不明其理，纵能行其事，其心决不能至诚恻怛，其福田利益亦随其心量而致成微浅。倘遇不知者阻诽，遂可被彼所转，而一腔善心随即消灭者有之。以故不避繁词，用申其义，俾物类同沐慈恩，人伦各培福祉，以恳到之深仁，灭自他之杀报，同臻寿域，共乐天年。尚祈以此功德，回向西方，则永出轮回，高超三界，为弥陀之弟子，作海众之良朋矣。阅者幸注意焉！

原夫水陆众生一念心性，直下与三世诸佛无二无别。但以宿恶业力，障蔽妙明不能显现，沦于异类。遂致知识陋劣，除求食避死之外，了无所知。譬如大宝铜镜，经劫蒙尘，不唯毫无光明，即彼铜体亦不显现，直同废物。忽遇智人，知是宝镜具有照天照地无边光明，遂日事磨砻，初则略露镜体，次则渐发光明。及乎磨之至极，则照天照地之光，全体显现。无智之人方始贵重，视为至宝。须知此光，镜本自具，非从磨得；虽复自具，倘无磨砻之缘，从劫至劫，亦无发光之日。一切人天六道众生心性悉皆如是，由无始来惑业障蔽，不能显发本具妙明，迷背真性，造生死业。大觉世尊知诸众生一念心性与佛同俦，因兹种种方便，随机说法，普令修习戒、定、慧道，以期断惑业而复本有，圆福慧以证法身。又令世人发

慈悲心，戒杀放生，良以我与一切众生皆在轮回之中，从无始来展转相生，展转相杀。彼固各各皆为我之父母、兄弟、姊妹、儿女，我亦各各皆为彼之父母、兄弟、姊妹、儿女。彼固频频由恶业力，或于人中、或于异类，受我杀戮；我亦频频由恶业力，或于人中、或于异类、受彼杀戮。久经长劫，相生相杀，了无底止。凡夫不知，如来洞见，不思则已，思之则不胜惭愧悲悯矣。我今幸承宿世福善，生于人道，固宜解怨释结，戒杀放生，令彼一切有生命者，各得其所。又为念佛回向净土，令得度脱。纵彼业重，未能即生，我当仗此慈善功德，决祈临终往生西方。既往生已，即得超凡入圣，了生脱死，永出轮回，渐证佛果矣。

且爱物放生，古圣先贤皆行此事。故《书》有鸟、兽、鱼、鳖咸若之文；而文王泽及枯骨，况有知觉之物哉？至于简子放鸠、子产畜鱼、隋侯济蛇、杨宝救雀，此固圣贤一视同仁之心，尚不知其蠢动含灵，皆具佛性；展转升沈，互为怨亲，及将来决定成佛等义。迨至大教东来，三世因果及生佛心性平等无二之理，大明于世；凡大圣大贤，无不以戒杀放生为挽杀劫以培福果、息刀兵而乐天年之基祉。古云："欲知世上刀兵劫，须听屠门半夜声。"又云："欲得世间无兵劫，除非众生不食肉。"是知戒杀放生乃拔本塞源之济世良谟也。故陈智者大师，买临海江沪溪梁六十余所，亘四百余里为放生池。请敕立碑，禁止渔捕，有偷捕者动辄得祸。直至唐贞观中犹然如是。唐肃宗乾元二年，诏天下诸州各立放生池，敕颜真卿撰碑文，并书丹，有云："我皇举天下以为池，罄域中而蒙福，承陀罗尼加持之力，竭烦恼海生死之津。揆之前古，曾何仿佛？"宋真宗天禧元年，诏天下立放生池，而杭州西湖亦宋之放生池也。明莲池大师立放生池于上方、长寿二处，其

戒杀放生文，流通天下，迄今三百余年以来，景仰高风、慈济物类之缁素通人何可胜数？

或曰："鳏寡孤独，贫穷患难，所在皆有，何不周济？而乃汲汲于不相关涉之异类？其缓急轻重，不亦倒置乎哉！"答曰："子未知如来教人戒杀放生之所以也。夫人物虽异，佛性原同。彼以恶业沦于异类，我以善业幸得人身。若不加悯恤，恣性食啖，一旦我福或尽，彼罪或毕，难免从头偿还，充彼口腹。须知刀兵大劫，皆宿世之杀业所感。若无杀业，纵身遇贼寇，当起善心，不加诛戮。又况瘟疫水火诸灾横事，戒杀放生者绝少遭逢。是知护生原属护自，戒杀可免天杀、鬼神杀、盗贼杀、未来怨怨相报杀。鳏寡孤独，贫穷患难，亦当随分随力以行周济，岂戒杀放生之人绝不作此项功德乎？然鳏寡等虽深可矜悯，尚未至于死地。物则不行救赎，立见登鼎俎以充口腹矣！"

又曰："物类无尽，能放几何？"答曰："须知放生一事，实为发起同人，普护物命之最胜善心。企其体贴放之之意，中心恻然，不忍食啖。即不食啖，则捕者便息。庶水陆空行一切物类，自在飞走游泳于自所行境，则成不放之普放，非所谓以天下而为池乎！纵不能人各如是，而一人不忍食肉，则无量水陆生命得免杀戮，况不止一人乎？又为现在、未来一切同人断鳏寡孤独、贫穷患难之因，作长寿无病、富贵安乐、父子团圆、夫妻偕老之缘。正所以预行周济，令未来生生世世永不遭鳏寡等苦，长享受寿富等乐，非所谓罄域中而蒙福乎？何可漠然置之？子审思之！戒杀放生毕竟是汲汲为人，抑止汲汲为物，而缓急轻重倒置乎？"

南浔极乐寺外向有放生池，以磡未全砌，遂致坍塌；兼复多年未濬，淤泥充满。每有善士就河放生，虽发善心，生

难获益。其旦蒙放而暮复遭捕者，当居多半。若近大江，则固宜放之江中，小河则断非所宜。园林大师心有不忍，拟欲深濬其池，外筑围墙以为防护，俾放生有地，而资捕无由，其意亦良厚矣！尚未开工，适普陀觉三大师至，一见即志道相契，族以寺事付托，而己则放下万缘，专修净业焉。觉师继承旧绪，即欲速成其事，但以工程浩大，独力难成，拟募阖镇善信共襄胜事，祈予作序。（下略）

灵岩寺永作十方专修净土道场及此次建筑功德碑记

得最胜之地，方可宏最胜之道，建非常之事，必须待非常之人。虽否极泰来，属于天运；而革故鼎新，实赖人为。灵岩山，乃天造地设之圣道场。吴王夫差，于此作馆娃之宫，唯以淫乐为事，其污辱此山也，甚矣。故至筑宫未久，随即亡国殒命，实为相当之因果。使其立德施仁。以追乃祖太王、泰伯、仲雍之流风善政，当与文王之灵台相埒。生膺景福，没遗令名，又何至跪请活命而不得，竟以幂面自刎，而辱及祖先乎哉？是知无胜德而有生地，反为祸本。愿后之君子，咸以夫差为鉴，其为利益，何能名焉！晋司空陆玩居此山，因闻佛法，舍宅为寺，此灵岩道场之肇始也。至梁又增拓之，至唐又重兴之，其间屡由智积菩萨画像现形，启人信仰，致灵岩道场，为吴地冠。而昔之淫乐宫阙，今成圣道场地，足见诸法随缘，人杰则地灵也。晋唐间，住持无所考。自宋迄清，其住持均教海老龙，禅窟巨狮，德为人天师表，道续佛祖慧命。清初，弘储师住此，大启法筵，殿堂寮舍，焕然一新。圣祖、高宗南巡，驻跸于此，法门之盛，耀古胜今。咸丰十年，遭兵燹，焚毁殆尽。同治中，僧念诚，蒙彭宫保玉麟公护持，以期逐渐兴复，光绪十八年，僧遍玉铸大钟，尚未造楼。宣统三年，僧道明因失衣，妄打可疑人，犯众怒，逃去。寺既

无主，所有什物，一无存者，田地亦复遗失不少。木渎乡绅严公良灿，启请真达和尚住持。真师即令其徒明煦代理，先建钟楼。至民国十五年，鄂乱，戒尘法师与学者南来，真师即以灵岩相委，永为十方专修净业道场。概不讲经、传戒、传法、收徒、应酬经忏。常年念佛，其章程与普通佛七同。田租只收八九百。限住二十人，用度不足，真师津贴，亦不募缘。十七年，戒师特往普陀，求真师添建房屋，以五六千元为准，真师许之。彼回山，即起单往云南去，盖避建筑之烦也。因以院事，托慈舟法师。慈师色力单薄，不耐其苦，遂屡往汉口讲经。去夏又应鼓山之聘，不辞而去。近二三年，檀越多知灵岩道风，有欲荐先亡，祝亲寿者，求为打七。人已住四十余，堂不能容，兼矮小，夏天甚热。今盖五间高楼，下为念佛堂，宽广敞亮。此外又添三十余间，约用五万余元。真师出二万二千余元，余系常住用度所余，及檀越喜助。现已圆工，妙真当家师，以两次建筑，真师出近三万，此次亦为发起，此功德与改十方，均当立碑。请余为叙其事，以纪功德而示后来，固不得以不文辞也。其最初所立规约五条。一，住持不论是何宗派，但以深信净土，戒行精严为准。只传贤，不传法，以杜法眷私属之弊。二，住持论次数，不论代数，以免高德居庸德之后之嫌。三，不传戒，不讲经，以免招摇扰乱正念之嫌。堂中虽日日常讲，但不招外方来听耳。四，专一念佛，除打佛七外，概不应酬一切佛事。五，无论何人，不得在寺收剃徒弟。五条有一违者，立即出院。明紫柏大师，一生兴十余处大丛林，不作方丈，不收徒弟，工成即去，置诸度外。妙峰大师凡寺、塔、桥梁、道路之工程，他人不能办者，请彼办，经手即成，成即告退。当修造时，或令其徒代理，工成，绝不安己一人。其心之正大光明，数百年后闻之，

令人钦佩不已。宜其王臣恭敬，龙天拥护，生有令名，没证圣果也。今人多多谋夺他人道场，谁肯以己所有者让人。真师概然行之，虽其道远逊于紫柏、妙峰，而心迹光明无私，殆相近之，殊为可钦。愿作住持，及执事，与随众修持者，同秉大公无私专精办道之心，庶不负佛说净土横超法门之恩，与历代老祖宏法，及真师建立，妙师经理之一番厚爱辛勤也。

南京三汊河创建法云寺缘起碑记

如来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所谓大事者，欲令一切众生，悉皆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各得成佛而已。以众生根性，大小不一，致如来法门，权实不同。由兹如来普度众生之心，不能大畅。故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一法，俾若凡若圣，同于现生，出此苦域，生彼乐邦。上根则顿证法身，中、下亦同登不退。令众生同出生死，畅如来出世本怀。其为利益，莫能名焉。故得九界同归，十方共赞，千经俱阐，万论均宣。以其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故也。法云寺者，效法云栖，所立之念佛放生道场也。其原由民国十年八月，光往扬州刻书，王幼农办振南京，赴约往访。次日访刘圆照，魏梅荪亦来见，谓已颇信佛法，曾阅师《文钞》，近亦念佛。但恨业习浓厚，不能吃素耳。光曰，此病易治，祈将光《南浔放生池疏》，熟读，保汝即能吃素矣。彼于十月，即吃长素。念杀劫弥漫，皆由杀生食肉所感。因汲汲提倡念佛放生，冀民物各遂其生，同得往生西方也。次年，与幼农、庞性存、妙莲、心净等，商买方峻生三汊河地若干亩，以实行其事。峻生，乃世德之裔，不胜欢喜，特作廉价，而祈其将彼祖先父母牌位，永供念佛堂，以期仗佛慈力，接引往生，用报亲恩也。遂于腊月开工，

掘池垫基，次年盖莲舍，及用屋十余间，掘池九面，得以分类而放，免至鱼贼害鱼，其年又发起慈幼院，教养孤儿，俾读书学艺，能自成立，不至流为饿莩与匪类也。因先办慈幼，建寺遂作缓图。由连年时局不靖，稽迟至今，邓璞君与梅荪，同师冯梦华，而又同归依光。祈冯与光题四十八愿册，以募建筑法云之款。凡他人募者，亦归此册中，每愿千元，有四五万元，即可建造。题至五十余愿，已交二万二千七百七十元，以未开工，故不催出。十九年，璞君西逝，其册二本，其子翰芬交出初本。次本遗失，其捐款人名，不得而知，兼有去世移徙者，故虽册中有名，亦难尽收。数年来，慈幼院经费不给时，辄用此款之息，故致了无增益。去年，梅荪西逝，幼农以光与彼，皆非世之久客，若不急图，后来或致湮没。遂规定办法，令筑地工，备材料，今春当来督造。适政府命彼为陕西省政府委员，兼陕西民政厅长，督造之任，通归住持心净矣。又以此事，由光发起，令撰碑记，以告来哲，当民十一年，买地之时，议定章程，为专修净业道场。长年念佛，其每日功课，与普通打佛七同。概不讲经、传戒、传法、收徒，应酬经忏。其住持无论台、贤、济、洞，若戒行精严，教理明白，深信净土，志期利人者，皆可请任，若余均优胜，唯于净土，不甚注意，则决不可请。住持论次数，不论代数，以传贤，非师资相承之例。念佛堂中，每日或住持，或班首，说净土，及戒律，开示一次，俾诸师发起增上胜心。有信士慕此间道风，祈打念佛七，以期延椿萱之寿算，超祖宗之灵魂，消己躬之罪愆，培子孙之福祉者，仍照常念佛，加三次回向而已，焰口亦决不放，以杜住应赴僧，伏破坏道场之机也。凡祈打七者，只可来一二人，以行礼敬，即日便回。若广集亲友，及少年女眷，住此待圆满方归者，决不应许。此道场，乃

特别法门，故不循成例而行。其章程，即于地买妥时订之。而苏州灵岩，于民十五年，真达和尚即以己寺改作十方，已按此规先行矣。现以款项有限，加以时局艰难，不易募化，只好缩小范围，以免棘手。大殿盖五间高楼，上供新印之宋藏，并作阅经之所。下作大殿，念佛亦在此中。两边各盖十余间，以作客堂、库房、厨房、关房。三门，即弥勒韦驮殿。范围虽小，体裁略备。拟先安真心办道僧十余位，认真修持，以期国运昌隆，灾祸消灭，雨旸时若，天下太平耳。所有打七，或荐亡，或延生，牌位供于佛龛之后，则长年之经声佛号，资益于神识也大矣。此次建筑，功德芳名，另碑刻之，倘有大功德主，所住人数，再为扩充。所愿住此寺者，同发自利利他，同生西方之心，庶可不辜佛化，不负己灵，四恩总报，三有齐资矣。

无锡西方殿缘起碑记

净土法门者，如来一代时教之特别法门也。为诸法之本源，举凡圣而悉度。上、中、下三根普被，禅、教、律一道同归。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省而得效速。允为九界众生归真之捷径，大畅本师释迦出世之本怀。溯自法流东震，远公首开莲社。从兹志慕西方高人，各承宗风，化被全国，兼及外域。虽千余年来，不无隆替之迹，而众生心中，常存归向之诚。无锡县，乃泰伯、仲雍，潜隐之胜地；西方殿，为佛法、世法，并修之道场，当逊清光绪二十九年，有高超则、秦学西、赵净证、滕心净、顾净明五优婆夷者，行宗三太，志期九莲。各出净资五百，拟建念佛精舍于西门外，二十二七图。超则令嗣震叔，助地六分五厘，益以社友协力筹募所得，遂建大殿、三门、客堂、净室共十余间，历三年始获落成。凡佛像经典，庄严法器，悉略圆备。并详订规约，藉以传持。若皈依三宝，笃修净业之坤伦，均可随喜修持，此无锡女莲社之嵩矢也。初超则心厌生死，冀速了脱，蒙其叔凝风、道南两先生，指示净土法门，遂发心结社，同修净业。始则立会于石狮庵内，继乃兴此殿而自主其事。至宣统二年，将欲归西，遍邀护法绅耆善信，令学西继任其事。继学西而主持迄今者，为显中。显中宿植慧根，好学精修，尝依超则于此修持。近来领袖净友，卓著令誉。殿中向来朝暮课诵，三时念

佛，规矩严肃，修持精进，俾见闻者，咸生正信。由兹反迷归悟，转邪为正，于不知不觉中者，何可胜数？近来莲社林立，佛声载道。未始非此殿而为发起也。又于门前置地二分五厘，预为日后扩充地步。显中以主持日久，老死见逼，意欲退隐，专修净业，因以此殿缘起，托史聿光叙述，祈予为记。爰为略示净土法门之广大高深，此殿诸人之修持精进。故致善信钦仰护持，以成就此即俗修真，自利利他胜妙道场。俾一切人，咸知此犹如火宅之世界外，原有最极清净安乐之故乡在。同办信、愿、行之归家资粮，以期亲见大慈悲父母之阿弥陀佛，即得与佛同证无量光寿也。愿各勉旃，愿各勉旃。

（三门者，空、无相、无作，三解脱门也。乃一门，而具此三解脱之义耳。）

天台山国清寺创开放生池碑记

（前略）国清寺为天台首刹，可兴和尚，极力恢复，又请静权法师，为之辅助。欲广佛祖之慈悲，以启世人之善念，因以三门西之疏圃，开放生池，西山溪水，流注于中，活水源源而来去，养鱼最得其所宜，夏秋则清晨月夜，春冬则午后哺前，大众来此，朗念佛号，绕池三匝，回向净土。俾彼水族，同种出世善根，亦令大众，同效佛祖悲愿。欲发挥放生之义致利益，命光作记，以告业哲。窃谓放生，原为提倡戒杀吃素，人若毕生吃素，便成不放之大放矣。今将宋黄山谷居士《戒食肉诗》录之，以期大家于食肉时，再三思之，必有不忍食，与不敢食之心，勃然而兴。诗曰："我肉众生肉，名殊体不殊。本是一种性，只为别形躯。苦恼从他受，肥甘为我需。莫教阎君断，自揣应何如？"有味哉！斯诗也。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此仁民爱物，成始成终之大经大法，不须更为详谈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深义也。愿见闻者，咸深思之。

天台山国清寺创建养老养病助念三堂碑记

娑婆为极苦之邦，固属客途旅舍；安养为极乐之域，原是本有家乡。但由众生迷而未悟，遂以龌龊旅舍为家乡，而不知有祖父所建至极清净安隐之住处也。由兹起贪、瞋、痴，造杀、盗、淫，轮回于六道之中，沉溺于三途之内，从劫至劫，莫由得出。大觉世尊，愍而哀之，示生世间，随机说法。俾诸众生，返迷归悟，就路还家。由众生根机不一，致如来所说各殊。然此诸法，皆仗自力，唯最上上根，即生可以了办。若下焉者，或二生三生始了。其久经长劫不能了办者，居其多数。如来普度众生之心，郁而未畅，于是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一法，俾上圣下凡，同于现生，出此娑婆，登彼安养。圣则速成佛道，凡则渐证菩提，普度孤露无依之众生，大畅如来出世之本怀。上之文殊、普贤、马鸣、龙树，下之五逆、十恶、极重罪人，皆此法所摄之机。吾人上不能如文殊等，下未至于逆恶等，可不奋发大志，以期横超三界乎？溯自大教东来，虽有禅、教、律、密、净之门庭不同，而无一不以往生净土为归宿者。天台山，为智者大师道场，大师以五时八教，判释如来一代时教；又复注重于净土一门，虽未见《华严》末后归宗之文，其立法固暗与之合，足见佛祖原是一个鼻孔。国清寺为大师将入灭定基之寺，至今一千三

百数十年，虽屡经沧桑，代有兴替，而赖有高人为之住持，故致至今道风不坠。清乾隆初，宝琳珍公为之重兴，殿堂寮舍，焕然一新。尚有三堂，力未暇及。一曰养老，以诸方名德，本寺耆旧，年老息心，专办己事，不有专堂，何资净业？二曰养病，十方僧侣，孤孑一身，既来依止，即是同胞，一有疾病，不能随众，移此将息，以期速愈。如或世寿将尽，则移之助念堂中。三曰助念，凡病重临终之人，移归此堂，常住即派人轮班助念，住持、班首，当为开导，令其通身放下，一心念佛。面前当供接引佛像，令其心念口念，耳听目睹，除佛之外，一无所念，庶可正念昭彰，随佛往生。此出家修行，丛林宏法，至极紧要之一件大事。为住持执事者，当视人之老病死，为己之老病死，必使各得其所，决不肯含糊了事。则现在之道德日尊，往生之莲品更胜矣。况古人建立丛林，原为老病而设。亦令济济僧伦，有所依止，莘莘学子，有所参承。人谁无老？人谁无病？人谁无死？若不特开一堂，则老者病者，身心难安。身心不安，则于念佛求生，适成障碍。此特立养老、养病二堂之所以也。然老病犹可将就，临终断难疏缓。若工夫未深，佛念未纯，又加病若沈重，不有知识开导，净侣助念，便归轮回之中，绝无了脱之望矣。即工夫已深，佛念已纯之人，又得大众助念之力，岂不更为速得见佛闻法，悟无生忍乎？是知助念一事，关系甚大，当此命光迁谢，升沉立判之时，既有开导助念之人，譬如怯夫避寇，拟乘邮船远遁，得诸人之扶持，便可一跃而上，遂得安坐以达彼岸。若无开导助念之人，必受破坏正念之祸，勿道工夫未深者，不能了脱，即念佛已纯者，亦难往生。譬如勇士破围而出，拟乘舟逝，被众人之攀挽，即时坠入深渊。或超凡入圣，或依旧轮回，在此呼吸之间，其得失之权，操之于住持

者居多半，操之于执事者居少半。若住持执事，视他人之死，如己之父母师友死，必极力如法助念，成就往生。既得往生，久必圆成佛道。是成就一人往生，即成就一众生作佛也。其为功德，何能名焉？至民十七、八年，以住持不得其人，遂致一败涂地。十九年，本山耆老，及诸乡绅恭请前退居可兴和尚，复为住持，以期恢复。兴公又邀 挚友静权法师，为之辅助。于是特开学社，宏阐台宗，兴利除弊，百废备举。今又拟建此三堂，堂各五间，其地附近大厨，以期老病所需饮食茶水方便耳。每堂各安照应之人，各立规约。住持执事，时常巡视，不致照应之人，偷懒疏忽，其用心慎密，令人钦佩。命光作记，因嘉其为法为人之诚，遂忘其固陋，而书其大意。原国清以后之住持执事及诸方现未之住持执事，各各深注意焉。

吴县香山草庵香光莲社创修西方三圣殿碑记

大觉世尊，善治众生身、心等病，善使天下太平，人民安乐。心病者何？贪、瞋、痴是。既有此病，则心不得其正，而逐情违理之念，炽然而起。此念既起，必欲遂己所欲，则杀、盗、淫之劣心，直下现诸事实矣。所谓由惑造业，由业招苦，经尘点劫，无有了期。如来愍之，随彼众生之病，为之下药。为彼说言，贪、瞋、痴心，非汝本心，汝之本心，圆明净妙，如净明镜，了无一物。有物当前，无不彻照。物来不拒，物去不留。守我天真，不随物转。迷心逐境，是名愚夫。背尘合觉，便入圣流。人若知此，心病便愈。心病既愈，身病无根，纵有塞热感触，亦无危险。心既得其正，身随之而正，以既无贪、瞋、痴之情念，何由而有杀、盗、淫之劣行乎？人各如是，则民胞物与，一视同仁，又何有争地争城，互相残杀之事乎？以故古之聪明睿智之王臣，无不崇奉而护持者，以其能致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不识不知，致太平于无形迹中也。惜后之儒者，心量狭小，取佛经之妙义，助彼空谈；斥佛说之实理，谓为虚构。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事理，乃使贤者速登圣域，愚者勉为良民之大经大法。彼谓因果报应，实无其事。人死神灭，令谁受罪，及与托生？从兹善无以劝，恶无以惩，以乃致于废经废伦，废孝免耻，不

以为耻，反以为荣者，皆此种学说之所酿成也。然世乱已极，人各忧惧，欲为挽救，不得不从事于如来大法，由是各处悉立净业社、居士林，提倡因果，专修净业。吴县香山草庵住持清禅大师，及地方诸居士，久已兴起香光莲社，今特创建西方三圣殿五楹，于草庵之东。庵住僧人，常年修习，社结缁素，定期举行。备具净典，随人读诵，每于月之十五，大家齐集，念佛一日。随便讲演净土法门之宗旨，俾修持者，彻了于心，不至口说求生西方，心仍忆想此界，致使垂成之功，亏于误会；冀出生死，仍坠轮回也。又复详示因果，备陈罪福。凡入社者，必须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之八德，志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八事。必使儒宗由佛法而得以复兴，佛化因儒士而得以广布。补前人阴奉阳违，自误误人之偏见；示后世居尘学道，己立立人之弘规。三人同行，必有我师；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作佛。彼既丈夫我亦尔，不应自轻而退屈。庶可不辜负即心本具之佛性，及即生了脱之大法也。普愿来者，纪念勿忘，则幸甚！

四川乐山县大佛陵云寺创建藏经楼功德碑记

佛、法、僧三宝，乃无明长夜之灯烛，生死苦海之舟航。不但志期断惑证真，了生脱死者，所当依怙，即明德亲民，治国安邦者，亦必以显示心性妙理，发明因果实事，以为转人心而辅郅治之一大助缘也。故古之建大功，立大业，精忠贯日月，浩气塞天地者，多由学佛得力而来，莫不致力于庄严佛像，流通佛经，护持行僧，冀一切人民，同由住持三宝，悟人一体三宝，以至亲证即心本具之真如佛性也。在昔陵云寺处，水势湍急，行舟每致撞破，为害甚大。唐初，海通禅师，见而愍之，欲为救护。遂于山上凿一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坐像，高三十六丈，所坐莲华，不在数内。由师愿力，感佛慈加，水改其道，靠山之处，涌一沙洲，而居人焉。师意以弥勒为当来世尊慈无能胜。造此大像，不徒仗佛慈力，救护行舟。深冀见闻之人，纳于八识田中，为现生发心修行，往生西方，将来回入娑婆，辅弼龙华之一大因缘。终师之世，尚未圆功，至德宗贞元间始成。适南康王韦皋为西川节度使，作碑记，有曰，身高三百六十尺，头围若干尺，目广二丈，其余相好，一一称是，此吾国第一大佛也。然佛真法身，充满法界，至于应化所现，则渺无一定。民国九年，常州庄思缄，朝普陀，以所携米佛三尊见示。其像微妙庄严，世无伦匹。系天然生成之立像，其米下之粮蒂尚存，凡见闻者，悉感佛恩。至于佛

经所说谛理，固不易于显示，取其要者为论，则四圣、六凡、十法界因果，本于一心。心之本体，凡圣不二，生佛一如。在凡不减，在圣不增，亘古亘今，不迁不变，体虽不变，用常随缘。随净缘，以功德有浅深，则有证声闻果，证缘觉果，证菩萨果，证佛果之不同。虽最小之声闻，而已断惑证真，了生脱死，常享法乐，不受后有矣。随染缘，以惑业有轻重，则有生天道，生人道，生阿修罗道，生畜生道，生饿鬼道，生地狱道之各别。虽最上之天、人，仍是具足惑业，生死轮回，常处三界、六道之中，了无出期焉。此十法界，由当人一心所造。其升沉苦乐，天渊悬殊，而其心之体性，常自如如，在凡不染，在圣不净。故《华严经》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以故佛视一切众生，皆是未成之佛。随顺彼之机宜先为说五戒十善之人天乘，次为说四谛之声闻乘，次为说十二因缘之缘觉乘，次为说六度万行之菩萨乘，次为说福慧两足，寂照双融，三惑净尽，二死永亡，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之佛乘。又念众生劣弱，非仗弥陀宏誓愿力，决难现生了脱生死。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法门，俾彼具足惑业凡夫，仗佛慈力，带业往生。既往生已，则惑业已无，圣位已证，校彼唯仗自力者，其难易不可同年而语矣。然此法门，正被上根，兼摄中下，以故善财已证等觉，普贤菩萨，令其以十大愿王，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圆满佛果。并以普劝华藏海众诸菩萨，一致进行。以其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故也。世有天姿稍聪明者，每鄙视净土法门，不肯修持，不但自误误人，直是谤佛谤法。夫华藏海众，乃已证法身之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四十一位大士以十大愿王功德，回向往生西方，以期速证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之佛果。此

其人为何如人，此其事为何如事，我何人，斯敢与彼抗？至于一大藏教之文，分为经、律、论三，故名三藏。藏者，深固幽远，取用不竭之谓。若于一字一句，得一入处，便可通一切法，达一切义。以故禅宗六祖，闻“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句，便嗣祖位。莲宗行人，常持“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即可现生生极乐国，预莲池会，此经、律、论三，自天竺来者，唐《开元释教录》已有五千四十八卷。自后续译亦不少，亦有遗亡。现清藏自天地玄黄，至漆书壁经漆字，凡四百八十五函，乃四千八百五十卷。此方著述，凡释经、宗经、各疏论，及传记、语录等，自书壁经，至两疏见机止，凡二百三十九函，乃二千三百九十卷，统计共七千二百四十卷。此为清雍正十三年二月开工，至乾隆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圆工所刻者。上根利智，于此各经一字一句，神而明之，便可自利利他，己立立人，次则至诚恳切，受持读诵，依教奉行，明因果，识罪福，以身率物，俾一切人相观而善。则于法门，于社会，均有利益。若了无敬意，只求多闻，或妄以臆见，论经深义。则虽是善因，定招恶果，愿诸阅者，各力勉焉。陵云住持果静和尚，久欲恭请大藏，俾缁素之有大志者，咸得研阅。然经楼未建，请来无安置处，幸民国十八年，荣岩法师，偕王旭东居士，来寺观光。因言请经修楼之事，二公即各慨助五百元。于是竭力经营，陶瓦庀材，于二十三年正月开工，至今年四月告竣。其楼七间，高五丈六尺，楼之两旁，盖平房各五间，以备阅经之人安宿。已往北平请经，于经未回之先，命光作创建经楼碑记。因将建寺之原由，与大藏之要义，并其函卷，撮略书之，俾后之来哲，咸委悉焉。伏愿国基巩固，治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檀信蒙福，僧众安和，兵革永息，雨暘时若。

中国济生会苏州分会捐放生池园永为灵岩山寺下院功德碑记

大觉世尊，为三界大师，四生慈父，视一切众生，犹如一子。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当作佛，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故。于诸大乘经，严戒杀生食肉，以期一切众生，同得长寿安乐之近报，同证解脱涅槃之远果也。智者大师，宗佛慈意，于陈大建间，买临海江沪溪梁六十余所，亘三百余里，为放生池，请敕立碑，禁止渔捕，有偷捕者，动辄得祸。至唐贞观中，犹然如是，此佛祖普度众生之悲心也。乾为大父，坤为大母，民吾同胞，物吾与（友也）也。此儒者民物一视之素志也。严禁伤胎破卵，必使鸟兽鱼鳖咸若（若，顺也。咸若者，皆顺遂其生也），此圣王胜残去杀之德政也。良以天地之大德曰生，民物之大苦曰杀。胜残去杀，须由小而至大。仁民爱物，必自易而至难。倘不推本于涵养仁恕，必至舍小取大，舍易取难，日行残杀，而妄冀仁民爱物，则徒成空谈，决难实行其事矣。何以言之？小儿平民，皆能实行爱物之事，行之既久，满腔仁慈，日后得位行政，便可大庇群黎，即隐居一乡，亦可以身率物，移风易俗。如是，则仁民之道，自爱物培植而来者，方可周遍圆满而无弊。不由爱物来者，于现生犹无所憾，于将来大有可虞。以既种残害物类之因，难免循环报复之果。愿仁民者，当慎思焉。放生一

事，原为启发现、未人之善心，以期戒杀吃素，普令含识，各得其所，各尽天年。近之则息杀因，远之则灭杀果。小之则全吾心之纯仁，大之则弥世界之杀劫，且勿以为不急之务，而漠然置之也。中国佛教济生会苏州分会，虎啸桥放生池园，系民十三年，甲子七月，上海济生会会员陆君维镛，来苏叙谈，始知苏济生分会同人，议设放生池园，极表赞成。谓之有苏人沈君，以地一方，约六亩许，捐上海济生会，今可移捐分会，以为放生池园地址。中有一塘，掘池尤为省力，嗣将地契寄来，至十四年九月。分会会员杨君达淦，介绍汪君吉庭加入分会，首愿捐资建筑，复经同人等集资一万余元，继续经营，掘池盖亭，布置一切，虽不华美，而雅致不俗，可称世外桃源。至十五年十二月，功始告竣。十七年五月，袁君孝谷，加购南面地基七分，藉以扩大，并画图呈县备案。此数年中管理经费，悉由吴君颖芝等，先后维持。去夏，灵岩山寺监院妙真师，以苏垣无有下院，以后来苏，颇感不便。注意于虎啸桥放生池园，祈光向曹君崧乔，询问情况，并祈与该会诸同人商量，若肯施送，则放生事业，益可进行。又无须特派人员管理，彼此有益。所谓一点水墨，两处成龙也。曹君去问，同人咸皆赞成，谓灵岩山不上十年，道风遍闻遐迩，居然为吴县第一清修道场。若以放生池园为下院，则后来之发达，安知不与灵岩相埒耶？遂议订五种条件，以期永不废坠。一，中国佛教济生会苏州分会放生池园字样。二，济公祖师殿。三，悟根师牌位。四，池上吉亭一座。五，园墙外地主沈姓坟址。此五种当永远保存，不得取消。余诸建筑开拓，则随灵岩寺僧料理。其缘起当勒碑存案，以垂永久。于是以从前所有契约图画，存案字据统皆交出，可谓成就灵岩净土道场，发展放生事业，最大功德。所愿该会同人，与灵

岩监院，大家同心戮力，提倡卫生吃素，以成不放之大放。至诚念佛，以期往生而了生死。其弥杀劫而邀天眷，挽世道而正人心者，岂语言文字所能形容也哉！

福州佛学图书馆缘起

佛者，觉也。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方名为佛。乃烦惑净尽，福慧具足，五蕴皆空，三德彻证，圣中之圣，天中之天之嘉号，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之通名。其释迦牟尼，乃娑婆教主之别号也。梵语释迦牟尼，此翻能仁、寂默。能仁，谓广度众生。寂默，谓彻证自性。学者，效也。即随分随力依教修行也。依教修行，何言其随分随力也？以佛随众生根性说法，以根性不一，佛随彼之智识身分所宜而说。随机施教，对症发药，必期于机教相契，令各得益。令在生死苦海沉溺之众生，归依佛、法、僧三宝，以为恃怙。令持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之五戒。令修十善，于身三、口四、意三，皆止其恶而行其善。所谓身不行杀生、偷盗、淫邪之事，口不说妄言、绮语、恶口、两舌之话。意不起贪欲、瞋恚、愚痴之念。愚痴指不信因果，谓作善作恶，无有报应，人死神灭，无有后世等邪见。又复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朋友则劝善规过，主仆则法仁效忠。一一各令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此为人乘法。依此而修，生生为人，人乘，为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之根本。如地基筑坚，高楼随意可建也。天乘，于五戒十善外，加修各种禅定，以生六欲、四禅、四空等天。人乘，天乘，皆非了生死法。声闻乘，依戒、定、慧，修四谛法，以了生死。缘觉乘，依戒、定、慧，观察十二因缘流

转、还灭二门，以了生死。菩萨乘，依戒、定、慧，修六度万行，下化众生，以期上成佛道。然此三乘法，皆属仗自力之普通法，若最上上根人，当可现生了生死，即佛在世时，亦是百中之一。若现在，恐全世界亦无一二矣。然佛以大慈悲，预知后世众生，无仗自力现生能了生死者，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之特别法门。无论老幼男女，贵贱智愚，士农工商，政军学界，在家出家，上圣下凡，皆令现生仗佛慈力，往生西方。博地凡夫，带业往生。即生西方，惑、业、苦三，悉皆消灭。喻如片雪，当于洪炉，未至而化。已了生死之二乘，及权位菩萨往生，则速证无生法忍。已证无生之法身大士往生，则速证佛果。如来一代所说一切大小乘法，皆仗自力，故难。唯此一法，全仗阿弥陀佛慈悲誓愿摄受之力，及与行人信愿诚恳忆念之力，故得感应道交，即生了办也。然即欲往生西方，当念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念报其恩，常加护惜，不敢杀食。见一切同伦，及诸鬼神，与鸟兽昆虫，皆心念口言，令其念佛求生西方。果能三业清净，敦伦尽分，以修持净土法门为劝，则相观而善，当有潜移密化，俗美风淳之望。世人未读佛经，不知佛济世度生之深谋远虑，见韩、欧、程、朱等辟佛，便以崇正辟邪为己任，而人云亦云，肆口诬蔑。不知韩、欧绝未看过佛经。韩之《原道》，只寂灭二字，是佛法中话，其余皆《老子》、《庄子》中话。后由大颠禅师启迪，遂不谤佛。欧则唯韩是宗，其辟佛之根据，以王政衰，而仁义之道无人提倡，故佛得乘闲而入。若使知前所述佛随顺机宜，济世度生之道，当不至以佛为中国患，而欲逐之也。欧以是倡，学者以欧为宗师，悉以辟佛是则效。明教大师，欲救此弊，作《辅教编》上仁宗皇帝。仁宗示韩魏公，韩持以示欧，欧惊曰："不意僧中有此人也！黎明当一见

之。”次日，韩陪明教往见，畅谈终日，自兹不复辟佛。门下士受明教之教，多皆极力学佛矣。程、朱读佛大乘经，亲近禅宗善知识，会得经中全事即理，及宗门法法头头会归自心之义，便以为大得。实未遍阅大小乘经，及亲近各宗善知识。遂执理废事，拨无因果，谓佛所说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乃骗愚夫愚妇奉彼教之根据，实无其事。且谓人死，形既朽灭，神亦飘散，纵有剉斫舂磨，将何所施？神已散矣，令谁托生？由是恶者放心造业，善者亦难自勉。夫因果者，圣人治天下，如来度众生之大权也。谓其实无，至后之学者，皆不敢说因果，唯以正心、诚意，为修、齐、治、平之本。而使善者不能不正心、诚意，恶者不敢不正心、诚意者，因果也。既不讲因果，则治国、治家、治身、治心之法，徒具虚文，不得实益。数百年来，尚能支持者，犹有古大人之流风善政，未全泯灭也。近来废弃旧法，竟尚唯新，争城争地，互相残杀，弱肉强食，酿成大劫者，皆由全国儒者，皆不敢说因果，恐人以违背先贤攻击。又或稍有树立，当入文庙，人以佞佛而阻之，故视说因果为畏途。以致从古未有之大乱，大为发生。使家庭、学校、社会皆讲因果，断不至乱至此极。在程、朱当日，恐佛教盛则儒教衰，故作此违理昧心之辟驳，以卫护儒教。其相争相杀，多年不息之惨象，实未看到。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彼恐不辟佛，儒者皆悉学佛。不知儒者果皆学佛，儒教当更兴盛。此义详于《林文忠公行舆日课发隐》中，当另抄之。俾贵地儒者，大开眼界，有所依从。世乱已极，思治之士，咸皆提倡佛学，以冀人各明因果，识罪福，回心向善，挽回劫运，以安民生。罗铿端等诸居士，拟立佛学图书馆，祈余作缘起，以发明佛教济世度生之旨趣，遂书此以塞其责。

募修苏州报恩寺报恩塔缘起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当作佛，是名正因。此属性德，亦本觉也。虽有正因，若不闻佛法，则如宝在藏中，珠系衣里，由不知故，枉受贫穷。既闻佛法，知佛是已成之佛，我及一切众生，皆是未成之佛，从兹修戒、定、慧，断贪、瞋、痴，返妄归真，背尘合觉，是名缘因，此属修德，亦始觉也。修德功深，性德体显，方知从昔已来，承正因佛性之力，行种种背性之事，受种种幻妄之苦，犹如暗室触宝，反受损伤。今已亲见本有佛性，则昔本不失，今亦无得，全妄即真，全修即性，是名了因，乃性修双融，始本合一也。凡佛所说一切大、小、权、实法门，无非令众生亲证乎此而已。然众生根有利钝，职有亲疏，难以普益。故以建立塔庙，庄严法相，鸣钟击磬，扬拳竖拂，为助发入道之缘。而古人每于大聚落处，建大塔庙者，以期见者闻者，纳佛种于八识田中，后来必至亲证觉道，非徒为壮观瞻也。苏州报恩寺者，乃三国吴主孙权为报母恩所建，原名通玄寺。至梁武帝中大通四年重修，僧正慧建十一级宝塔，备极庄严。隋文代陈，为吴令孙宽所废。唐初，僧慧頵重建。玄宗开元二十六年，诏天下州郡各建一大寺，以开元为额，遂改名开元寺。中有金铜玄宗像，昭宗大顺间，为淮西贼孙儒焚毁。后唐同光三年，吴越王钱鏐另建开元寺于盘门内瑞光寺旁，以晋愍帝建兴元年，由

海浮来之二石佛，修无梁砖殿以供之。吴越王钱镠，自唐僖宗时，征黄巢，平董昌，尽忠唐室。昭宗时封王，所辖吴越，法道大兴。五代之世，唯吴越最为安靖，以数世信佛，绝无苛政所致。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尽献所辖之地于宋。此八、九十年，于佛于儒，均有莫大之关系焉。当五代周显德间，钱王于故开元寺基，重建寺，移支硎山报恩寺额于此，为报恩寺之所由名也。至宋神宗元丰间，重修寺塔，苏东坡舍铜龟以藏舍利。自后兴衰，不一而足。明万历初，塔寺复毁，由僧性月任兴复，适如金至，性月悉委任之。金广谈因果，显大神力，致檀施云集，阅九年而竣功，清康熙五年，一源法师欲为重修。适太傅金文通公告老居家，因劝倡修，遂得大逾前规。道光十六年，邑绅潘梅溪，独舍巨资，俾得一新。光绪二十四年，敏曦老法师莅苏，邑绅以报恩寺塔颓败，欲仗德望恢复，请为住持。法师许之，未及开工而寂。法徒咏荷公极力担当，令徒孙昭三公辅弼之。祖孙二人，竭力监督，功甫及半，而咏荷公殁，时在光绪三十一年。昭三公接往持，惨淡经营。至次年，俾九级浮图，及各殿堂，悉皆完整。迄今又三十余年，风雨摧残，木朽瓦裂。今年五月中旬，塔颠第八层陵角，忽然崩堕。由上至下，层层受损，若不急修，则后难收拾矣。昭三公持志书来，并说现状，拟即募修，祈不慧撰一缘起。恳祈十方宰官长者、善信人等，发菩提心，行方便事，舍不坚之资财，培无尽之福德，将见佛天云护，吉庆骈臻。富寿康宁，现身获箕畴之五福。桂兰蔚茂，后裔纳伊训之百祥矣。

责任编辑：宗　人
责任校对：雨　贵
封面设计：谭国民



ISBN 7-5004-1833-7/B·394
定 价:10.00 元